

桃花坞岁时风情

吴眉眉 ◆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桃花坞纸古雅而朴素，又有乡野风情，
因民间社戏、田家乐而盛行，因朱竹石、吴昌
硕篆刻而兴盛，因升龙而多神，因文天南出志，
因工艺而精，因花翎而绚烂，更因春夏秋冬，
岁时习俗而风情万种。

ISBN 978-7-5474-0588-8



9 787547 405888 >

定价：58.00元

桃花坞岁时风情

吴眉眉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坞岁时风情 / 吴眉眉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2

(桃花坞书系)

ISBN 978-7-5474-0588-8

I. ①桃… II. ①吴… III. ①苏州市—地方史 IV.
①K29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6627号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周 晨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sbs.com.cn>

电子邮箱 hbsb@sdpress.com.cn

印 刷: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5 × 250 毫米

14.75印张 190幅图 11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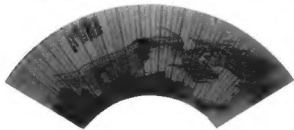
定 价: 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小 引

自苏州建城以来,阊门内外,就是最热闹的商业区,陆机《吴趋行》就有“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之咏。至明代中期,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文荟萃的大背景下,苏州进入了全盛时期,阊门则是苏州的象征,唐寅就有一首《阊门即事》咏道:“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生活在阊门内的桃花坞人,这种感受是最真切的了。至清代,阊门的繁华有增无减,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桃花坞人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家有田产或店铺的,自然不愁吃着,小民百姓,辛勤劳作,也能暖饱度日。他们像许许多多的苏州人一样,“竞节物”,“好游逛”,“信鬼神”,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一年四季的风俗活动中去。

明清时期,苏州的岁时风俗,丰富而绮丽,唐寅的《江南



◎ 阊门舟船图(明·张宏)



○童子礼佛图(明·陈洪绘)

四季歌》，袁学澜的《吴中四时行乐歌》，就作了概括的展现，反映了苏州人和谐美好的生活现状。桃花坞既占市廛的繁盛，又有乡野的风情，因阊门而壮观，因园墅而幽丽，因水巷而灵动，因画舫而浪漫，因舟妓而多情，因文人而出名，因工艺而精彩，因花树而绚烂，更因春夏秋冬的岁时习俗而风情万种。

岁时节令是农耕文化的具体反映，古人就是在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中，认识宇宙运动的客观规律。经过千百年来的磨合，人类逐步与自然形成步调一致、和谐统一的四季劳作和生活习俗，并基本保持天人合一的稳定局面。而贯穿一年始末的各种祭祀活动，对于崇尚孝道、相信鬼神的古人来说，在日常生活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儿童的教育，不仅仅是读书识字，祀神祭祖等也是一个课堂，让他们认识社会，认识礼仪制度，认识生活的丰富多采。

有人说，凡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文化现象，都有其民俗特点，从民俗继承流衍的脉络中，可以窥见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社会形态以及文化和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我想，关于这一点，从桃花坞岁时风俗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印证。

目 录

小 引 / 1

春 看灯未了人未绝 等闲又话清明节

拜 年 / 3

五辛盘 / 8

灯 市 / 13

探 梅 / 21

桃 花 / 27

看菜花 / 35

百花生日 / 41

上 巳 / 47

寒 食 / 51

斗 草 / 56

夏 提壶挈榼归去来 南湖又报荷花开

饯 春 / 63

轧神仙 / 69

蚕 俗 / 73

端 午 / 80

端午节物 / 87

荷花诞 / 94

花 船 / 101

舟 妓 / 106

画舫游 / 111

船 菜 / 114

秋 左持蟹螯右持酒 不觉今朝又重九

七 夕 / 121

演 戏 / 127

中 元 / 133

九思香 / 138

中 秋 / 144

斗蟋蟀 / 149

水 鲜 / 154

重 阳 / 160

旗幟信爆 / 165

大闸蟹 / 170

冬 安排暖阁开红炉 敲冰洗盏烘牛酥

开 炉 / 177

冬酿酒 / 180

冬 至 / 184

暖 锅 / 190

冬春米 / 194

施粥厂 / 199

年 景 / 204

祭 灶 / 210

年夜饭 / 216

守 岁 / 220

后 记 / 226

后 记 / 233

春

着灯未了人未绝
等闲又话清明节



◎春景图(明·仇英)

江南人住神仙地，雪月风花分四季。满城旗队看迎春，
又见鳌山烧火树。千门挂彩六街红，风笙鼙鼓喧春风。歌童
游女路南北，王孙公子河西东。看灯未了人未绝，等闲又话
清明节。呼船载酒竞游春，蛤蜊上已争尝新。

——唐寅《江南四季歌》

拜 年

新岁拜年，实在是人们传递情感的一种形式。元旦清早起身，先拜祖宗喜容、陈设几案，点起香烛，供上鲜果、粉圆之属，自长及幼，冠服而拜，遵古制行贺年之礼，以祈四季安乐，万事大利。行礼毕，向父母伯叔等长辈叩头贺年，再由家长带领到亲友各处祝贺，或派子弟代贺，称之拜年。尊长则以果饵或红纸裹银元赐与幼辈，称拜年钱，又叫压岁钱。若男儿已成婚，则其妻对翁姑及各尊长也同样行贺年礼，受领父母尊长的拜年钱。

拜年是件大事，或阖家而出，或派遣代表，亲戚故旧一家家拜过来。包人笑先生出生在刘家营，七岁那年搬到桃花坞，他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苏人的拜年活动，真是繁忙、热闹，飞舆满路，华服充衢，轿夫们一路狂奔，口号声不绝于耳，平日里人迹稀少的静巷幽坊，也沸腾起来了。十里商民，出谒邻族亲友，互相往来拜贺。家道小康的，则车马盈门；子弟豪贵的，则官绅接踵。因此半月光阴，完全废弃于贺年之中。时而奔走，时而揖让，时而翎顶辉煌、衣冠济楚，遇人则拱其双手，互称恭喜，其态度殷勤、笑容可掬。

凡亲戚故旧上门来拜年，都要回拜，即使一年中从不来往的亲朋之间，也必须互相上门拜年，因为有许多亲友终年不相往来，时间一长，便断了音讯，所以趁着新年互相拜一次年，可以一直联络下去。如若遗漏一家，则必招致嫌疑，被对方误认为轻视或鄙视对方家庭贫困，若遗漏的是外戚或亲



○元旦图（清·马思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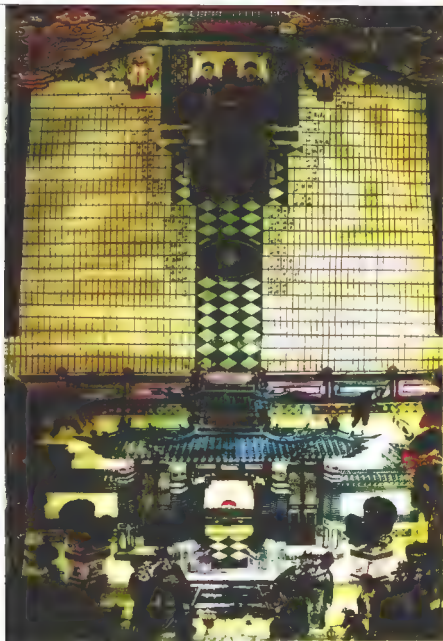


◎岁朝图 清·袁尚统

长，必大受训斥。亲戚朋友多的人家，少则数十多则数百，马不停蹄地一家接一家拜，也要花上两天的时间，若是薄暮降临才拜到的人家，称拜夜节；初十以外拜的，称拜灯节，俗语有“有心拜节，寒食未迟”，甚至说“有心来拜年，端午也不迟”。话虽如此说，但一般来讲，以不超过初十为好。若存居丧期，则迟五日出门拜年，否则被认为不懂礼数。

既要拜人家的年，又要候着人家来拜年，疲于奔命，却又分身无术，在宋代时就流行一种省时省力的拜年方法，差人递帖拜贺，即贴到而人不到。这种形式虽好，有时也会闹出笑话来，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就记了这样一件事：“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柬刺命名于上，使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余表舅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公子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戚，于是酌之以酒，阴以己刺尽易之。沈仆不怕，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异日合卺，因出无刺人束，相与一笑，乡曲相传以为笑谈。”吴四丈正为没有家仆可以差遣而徘徊门首时，恰好友人沈公子的仆人送贺帖来，于是他耍了小聪明，将自己的名刺换下沈公子的，事情败露，真令沈公子啼笑皆非。这种拜年形式，称为飞帖。

明清时期，飞帖拜年十分盛行。拜年的帖子，清初以前用古简，上有称呼，全康熙以后，则易为印有固定格式的纸帖子，上书某人拜贺。故袁学澜有“红帖朝来满路飞，千门爆竹报春归”之咏。叩门投帖，往往是平日关系平淡，不求见面，只求传情达意。那主人也就不必亲自接帖，在墙门内里设一簿籍，来人留下帖子，再写上姓名就可以了，甚至就在大门上黏一红纸袋，上面写着“接福”两字，来人将帖子投入纸袋，就算拜过年了。范来宗《拜年》就咏道：“走贺纷闾岁钥更，素非识面也交情。恭逢列怀怀中刺，过个飞留簿上名。羽士禅师同逐逐，东家西舍尽盈盈。春明旧梦还能记，驰遍输蹄内外城。”这种拜年帖子，就是桃花坞作坊里刷印的，年前处处有卖，作为年货的一种。它与后来的贺年卡，正有一脉相



○家堂(清代年照)



拜年 (清 沈白《大德堂》)

承之处

包大笑家大多在初一、初二两天,由父亲带领一家大小前往帅长家、外戚家、姑母家、表亲家等。登门道贺。包大笑那个性疏放的父亲,视每年的拜年为畏途,在包大笑九岁那年,他就作了个决定,明年自己不出去拜年了,要包大笑代替,让他借此机会学学礼貌上的一切。好在包大笑并不怕生,也不怯场,于是父亲精简了一下拜年的名册,由原来的近百家减至五十家左右,坐一天轿子便可拜完。

当时苏州人的代步工具为轿子,包大笑拜年的轿班,隔年就定下了。前蓝呢轿,一名轿夫。除夕那天,轿夫们来领年赏,知道新正甲由小少爷出去拜年,初二一天跑五十多家,而且午饭到史家巷吴宅(包大笑外祖家)吃,轿夫们自然高兴得很。一来小少爷身子较轻,抬着毫不费力,二来一路上的行程就全听他们的了,而且他们最喜欢到史家巷吃饭,因为包大笑的外祖父待卜人极宽厚,不但给轿夫们轿饭钱,还款待他们酒饭。晚点心则回到桃花坞吴宅吃,那是包大笑的舅

祖父大襟家

过新年，一家大小都要穿上新衣洁履，富人家的孩子，身上都穿得花团锦簇的，即使穷苦人家的孩子，那天也要穿得干干净净，包天笑自然也是一身新衣。由于是代替大人出去拜年，所以他主动要求穿上类似大人的衣冠：由父亲一件灰鼠毛褂改制的一件小灰鼠外套，外套里面的袍子是原本就有的，一顶特意定制的小头寸的暖帽，上面还装了一个水晶顶珠，脚上穿的也是定制的鞋，厚厚的鞋底令自己看起来高一点。

初一那天，吃完早饭八点出门，包天笑开始了他的初次拜年之旅。先把拜年单子给轿班头看，分定东南西北路线，尽量不走冤枉路。好在亲戚大都在城内，城外的一家也不挤在这天拜，因此出门时先到衙门、盘门，然后到葑门、娄门，再由城中心到史家巷，差不多一家拜完了。吃过饭，再由城中心到齐门、阊门，最后到桃花坞吃点心。有几家疏远的亲友，轿子到门口被他们挡了驾，说主人不在家。可那些轿夫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轿子抬进门去停下。照理挡了驾就不必下轿了，可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拿不到轿封了，其实人家也是不愿出轿封才挡驾的。难怪有句俗语“被人抬了轿子”，说的就是被抬人不能自主，完全听命于几个轿夫。小孩了出去拜年，有的人家献了茶便说主人不在家，明明在也不愿出来与小孩周旋，轿夫欢喜，可以马上走；有的人家太太奶奶喜欢小孩了，便可以直入内室，装出果盘来招待，问长问短，这样耽搁许多时间，轿夫就急得传话进来催请。

这样的拜年情景，包天笑连续了几年，直到父亲故世，在居丧期间不宜出去拜年，到后来更觉拜年毫无意义。不过有几家至亲，奉了祖母和母亲之命还是要去拜的，还有先来拜年的必须回拜，礼尚往来，那就不坐轿子，安步当车了。再后来，仅以邮使代劳的名刺投递方式，再也不见贺年之人奔走于道路。



○街头的轿子（《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五辛盘

苏州旧俗，元日有椒柏酒和五辛盘之制，范成大《元日立春感叹有作》咏道：“元日兼立春，霜寒又雪寒。开筵传菜手，同捧饔飧盘。春豚稀穿颊，扶头懒正冠。五年如此度，宁得话衰残。”尽管范成大“扶头懒正冠”，但依旧要“同捧饔





○辛盘图（《点石斋画报》）

椒盘”，可见椒柏酒和五辛盘为元旦的重要节食。

宗懔《荆楚岁时记》记元旦食俗，就说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卜五辛盘；进敷淤散，服祛鬼丸；各进一鸡子。所谓五辛盘，即盛“五辛”的春盘，“五辛”指大蒜、小蒜、韭菜、芸苔、胡荽，均为辛辣之物，据孙思邈《食忌》说，食之可以辟疔气。又《养生诀》说，食之能开五脏去伏热。但是让苏州人吃五辛盘确实不容易，那么就服用数于散、祛鬼丸或鸡子吧。数于散，是用柏子仁、麻仁、细辛、干姜、附子等药材制成，以井水化服，据说有抑阴助阳、祛邪辟疫的功效。祛鬼丸，是以武都雄黄研散，一两，用蜡调而而成，做成丸状，既可内服，又可盛以红布袋中，男左



女右佩于手臂,据说可以驱邪避鬼。另据周处《风土记》说,元口生吞鸡蛋一枚,称之“炼形”。葛洪《抱朴子内篇》也说初一吞鸡蛋,可以辟瘟气。鸡蛋的确有营养,吃了对身体有益,但其功效也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么神奇。

椒柏酒和五辛盘,明代时还有遗存,唐寅《岁朝》诗有“胯车竹马儿童市,椒酒辛盘姊妹筵”之咏,但苏州人毕竟口味不同,那就找些什么替代一下吧。比如岁末乡农沿门叫卖的黄连头,也有着类似五辛的功效。黄连树,村落间都有,极高,其苗可食。乡农于四五月间摘取其头,以甘草汁腌之,据说小儿吃了,可解内热。此外,还有所谓“打盘果饵”。新年亲朋贺岁,相揖就坐,必端出陈陈漆盘,杂什果品、糖饵以款待客人,就是古五辛之遗制。苏人称为九子冰盘,盘中其放九碟,想来无非是柿饼、蜜枣、莲子、瓜子、桂圆、果仁、胡桃仁之类,其中必不可少的是饴糖,也就是胶牙糖,是老幼皆宜的节物。

从初一起,至十五日十元节止,家家设宴,亲朋好友间轮番邀饮,互为宾主,吴俗按不同性质被称之为春酒、年酒。因为这并不是为了品味佳肴,实在属于礼数应酬,况且是东家吃西家,要去的人家很多,虽也有尽醉而归的,但一般只是稍稍吃几杯就告辞而去。范来宗《留客》诗云:“登门即去偶登堂,或是知心或远方。柏酒初开排日饮,辛盘速出隔年藏。老饕屡忆情忘倦,大户流连念怕狂。沿习乡风最真率,五侯觥酌一锅香。”这“锅香”,想来就是冬日里最受欢迎的暖锅了。

凡吃年节酒,或是拜年,都得点茶饷客,蔡云《吴歙白绝》就咏道:“大年朝过小年朝,春酒春盘互见招。近日款宾仪数简,点茶尤复枣花挑。”明代苏州新年风俗,点茶有用诸色果及攒枣为花的,名为挑瓣茶。全清嘉庆时已久废,并将挑瓣茶改为橄榄茶,即茶盏里放两枚橄榄,故苏州有“年初一请吃橄榄茶”的俗语,也称为元宝茶,不但讨吉利的口彩,也让油腻了胃口的人们,得到一点清香甘苦的滋润。

及至民国,元口风气未移,只是节食已不见五辛盘,却



《图》：大团圆（一）

多了许多口彩好。苏人又爱吃的“甜点”——元旦清晨起床后，向长辈们拜完年，便吃汤圆。汤圆以粉制，小如桂圆核，煮以糖汤，苏人称之“圆子”。不仅是元旦、年初一，立春日、元宵夜，也都要吃圆子，大约“圆”字口彩佳，有团圆之意。新年里，是不能吃粥的。年初五，俗称财神生日，则吃鲜汤，又称元宝汤，因年糕中有元宝形状的，切成一块块煮糕汤，讨个好口彩。

此外，新年点心还有枣子糕、百果糕、玫瑰猪油糕等，大多为甜食，也有两种咸的，一为火腿粽子，一为春卷。相比辛辣刺激的五辛盘，苏人更愿意吃香香糯糯的糕团点心。糕团点心之类，桃花坞人家一般自己不做，就到附近的万福兴、桂香村去买。

灯 市

俗以农历正月十五日为元宵节,也叫元宵节。元宵节前
后,天坛场、中书街、桃花坞一带有灯市,那几日,天上的圆月
与人间的花灯交相辉映,让唐寅心生欢喜,他写了一首《元
宵》,咏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
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

食西湖游覽志五月上元前後張燈五夜自是
安堵王象於編撰之燈市戎
朝世隆昇平年景物阜浙江元宵燈市盛於他
街巷俱結綵棚懸各色花燈其額書
天子萬年天下太平玉鏡堂登鳳調雨順清時新歲萬
民同樂之景象也



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新年之中，人人皆事娱乐，每至黄昏时分，儿童们聚在一起，以敲锣打鼓为戏，至元夕，其兴尤浓，即所谓闹元宵。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有一首《灯市行》，就描述了元宵灯市的景象。序中说：“风俗尤竞！元。月前已买灯，谓之灯市。价贵者，数人聚博，胜则得之，喧盛不减灯夕。”可见苏州宋代销售花灯，也有用博彩方式，可惜范成大没有介绍怎么来赌博。市人既希望得到价格昂贵的花灯，又可过把瘾，增添了节日浓浓的氣氛。桃花坞向来是各式花灯的出产地，展示区，每当元宵节前，桃花坞的人街小巷，会出现这“喧盛不减灯夕”的灯市景象。

元宵，作为新年第一次望月之夜，自然要隆重庆祝，重头戏就是灯市。灯市上，男女老少尽情徜徉街市，故而也可视为普通人的狂欢节。苏州风俗最为繁盛，即使在社会动荡之时，元宵也是要张灯结彩的，元末张士诚据苏时就如此。杨仪《竿起杂事》记道：“元夕张灯，城中灯球乃丽，他处莫及，有玉雕灯，琉璃灯，万眼罗，百花灯，流星灯，万点金。街衢杂踏，人物喧哗。士诚登观风楼，开宴赏灯，令从者赋诗，号望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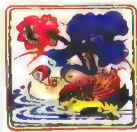
《竿起杂事》里提到“琉璃灯”，“万眼罗”，乃是宋代有名的苏灯品种。范成大《吴郡志》卷一，说：“元，灯彩乃丽，它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琉璃球者，尤妙天下。”范成大还专门写了《咏吴中二灯》，一首《琉璃球》云：“龙棕缣冰茧，鱼文镂玉英。雨丝风外约，云网日边明。叠叠重重见，分光而面呈。不深闲里趣，争识个中情。”另一首《万眼罗》云：“弱骨千丝结，轻球万锦装。彩云笼月魄，宝气绕星芒。檀点红娇小，梅妆粉细香。等闲一夕看，消费一年忙。”但这两种名灯，究竟如何形制，已不可考，但其制作之工，用料之精，费时之久，于诗中约略可见。

值得桃花坞人骄傲的是，灯市上悬挂的各色花灯，均出自吴趋坊、皋桥、中街里、中市一带。为了展示缤纷多姿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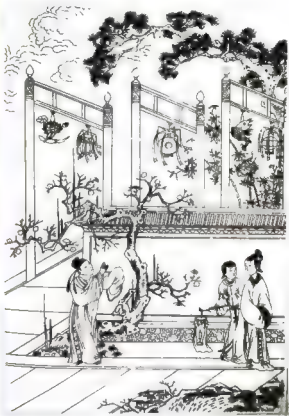
灯,桃花坞的工匠们早早就开始准备了,虽未必“消费”一年“忙”,但做一盏精品花灯,确实是颇费功夫的。卖灯的摊上也早早摆出各色花灯,精奇百出。如像生人物有老驼少、月明度妓、西施采莲、张生跳墙、刘海戏蟾、招财进宝之类,花果有荷花、栀子、葡萄、瓜、藕等,百族有鹤、凤、鸡、鸭、猴、鹿、马、兔、鸡、鱼、虾、螃蟹等,奇巧的有琉璃球、万眼罗、走马灯、梅里灯、夹纱灯、画舫、龙舟,品种繁多,举不胜举。

十一日起至十八日止,街市间就一片绚烂了。清人袁翼《忆江南》云:“元宵节,船记泊皋桥。金凤髻簪新柏叶,玉鸭叉打嫩梅条。灯市闹山腰。闹门内外,人街通路,灯彩遍张,不见天日。各采松枝竹叶,结棚子通衢,白天悬彩,杂引冰床,夜晚则燃灯,辉煌火树。是夜,家家燃一炷巨蜡于中堂,或安排筵席,互相宴赏。”整云,《吴歙百绝》咏道:“看钱人烛闹元宵,划五更船忙打招。不放月华侵下界,划竿火塔又星桥。”“龙灯兴过马灯兴,还托攘灾搭彩棚。中市前头濠上路,火为城复锦为城。”小注云:“龙灯自首至尾竹节断续,众人持以盘舞。其扮演杂剧故事间以饶鼓者,谓之‘马灯’。俗云,岁有火灾,所以灯市代之,实托词也。灯彩惟闹门内外为盛,故有‘中市彩子南濠灯’之说。”

清人沈锺《吴门踏灯词》中,有数首描写桃花坞灯市即景的,其中四首云:“火树银花照绮罗,满城箫鼓醉人多。连宵踏遍金钗月,僻巷闲坊处处过。”“彩胜珠幡户户存,吴趋月色烂如银。沿街一队红灯过,笑着楼头拥丽人。”“十五盈盈旧姓卢,莲蓬巷里闭闲铺。元宵烛下闻裁剪,自制花灯照紫姑。”“倾城士女踏春宵,道是能将百病消。走遍闹门灯市里,传声先得上皋桥。”神祠、会馆、鼓乐声声,华灯万盏,称之灯宴。游人以看灯为名,结队往来,或杂沓于茶炉酒肆之间,通宵不绝。桥上竖起木桅,置竹架如塔形,逐层张灯,称塔灯;沿河神庙也竖竿,系悬灯,称造桥灯。乡村之间,除塔灯、桥灯之外,又缚秸作棚,四周挂杂灯,门径屈曲,如入迷宫,称黄河九曲灯。或点小盏灯数十,遍散井灶门户,称之敬



灯笼画·四季花鸟(河北武强年画)



图：元宵灯会

灯，其聚如萤，散如星辰。有钱人家点灯四夕，家境清贫的点灯一夕。城乡远近，无不一灯，凡此种种都是为了攘除疫疠。

元宵节似乎也是年轻人的情人节，不是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吗？元宵，苏州年轻女性可以名正言顺地走上街头，因为今晚她们要“走桥”。而桃花坞人家，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她们就在家门口的缤纷灯市里“走桥”。可以想见，身着盛装，头簪梅花的女子结伴出门，提着彩纸扎灯，穿过灯烛辉煌、烟火灿烂的街衢小巷，

先后踏上桃花桥、鲤鱼桥、香花桥。如果在灯市上遇到了自己心仪的郎君，大可以一直走下去，因为桃花坞的小桥实在是多，气氛也实在是热烈。袁学澜《走桥》咏道：“连街钲鼓闹元宵，月浸阊门夜漏遥。赢得细娘罗袜底，笑看灯市走‘桥’。”

灯市上，最开心的就是孩子，吃着手里的糖团，存着，看着五彩缤纷、造型各异的花灯，尤其看到一只只可爱的动物花灯时，一个个欢呼雀跃起来。走马灯，点烛之后纸马随风旋转循环不息，“随风旋转似圆圈，宛宛神情亦自然。如此循环终不息，儿童拍手笑声连”（次公）。斗鸡灯，形象而生动，“坐中初看叶绶红，夜深童子忽开笼。羽毛争讶分明处，烽火都归踊跃中。句到孟韩犹觉晦，力如刘项漫争雄。独特一如当樽俎，输与朱翁善折冲”（吴宽）；滚地大球灯，令小朋友们再也迈开脚步，“铜钱搜出爷娘袖，要买花灯滚地球”（王应遴）。灯市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不留神就会迷失在灯海里，“鼎家闺女路旁啼，向人说什大街西。才随姥姥桥边过，



◎庆元宵 天津杨柳青年画



看放花灯忽失迷”(刘效祖) 如果幸运的话,还能看见“吴姬明月下,个个学吹笙”

眼花缭乱的五彩花灯,将街道装扮得犹如天上的银河,此情此景怎不令诗人情动,这不,沈沂曾沉醉在灯市里,《灯市词》咏道:“香天雾海影朦胧,画烛光摇锦绣丛 近日嫣红渐狼藉,百花吹放仗人丁”“剪碧裁红样最佳,杂陈百戏好安排 麝脐十丈婆娑舞,挽入春城软绣街”“珠探腋下幻神龙,彩护层云一万重 丁火方炎须雨润,惯随附会笑吴依”“灯蛾飘冷黛眉侵,韵事梨园艳古今 别有笙歌分两部,儿童亦解逗存心”他在小序里说:“吾吴灯市之盛,远近驰名 吹蜡作薪,幻火成树 蛰青流其百骸,凤脑屑以千枝 光映珠帘,浓春似海 影飘锦幔,红烛如山 妙制巧思,旷无其匹 始仿佛毛贲之增彩,下继之芙蓉云尔”故“睹此斐然情动,爰赋灯词十首报之”

街市上的舞龙灯、马灯、狮子灯等,不少是行会组织的,灯的装饰特别讲究,况且舞者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们舞向各条街道 有的龙灯,长达四五间,灯内燃点数十支蜡烛,由数十人高举舞动 他们往往有意舞到大户人家门前,大户人家自然满心喜欢,提供酒肴,赠与银两 那时各衙门平日是禁止平民出入的,但在十五日上灯至十八日落灯的一天,庶民可以自由出入,称之为“放夜” 可见灯市在当时是极重要的群众性活动,地方长官也以人为本 与民同乐

元宵前后还有猜灯谜,设于寺观、通衢,每盏灯于门壁间,灯上有谜面,供人来猜 顾炎涛有《打灯谜》诗云:“灯如豆挂门傍,草野能随乙苑忙 欲问还疑终缱绻,有何名利费思量”猜中者有奖,奖品是砚台、毛笔、纸张、墨锭、巾扇、香囊、果品、食物等,称为谜赠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八年(1882),苏州名士管礼昌、朱世德、徐钺、胡二桥、张王竿等在桃花坞五亩园成立“五亩园谜社”,这是苏州第一个民间灯谜社团,每逢望日,社员齐集园内,酒阑茶罢,悬谜遣兴 谜社一直活动至光绪十四年(1888),因社中主要成员俞吟香,



要得雞灯无用处，
厨房去煮煮元宵

○“要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煮煮元宵”

（朱子悠）

何维棣、胡三桥、江长卿等相继过世而消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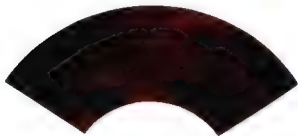
元宵灯市也带动了其他买卖，卖食物及玩器的，其利倍，称之“赶节”。苏州各大糕团店也纷纷出售应时的糖馅，圆形粉团，称元宵，油炒熟的称炒元宵。上灯那天吃圆子，落灯那天吃糕汤，故民间有“上灯圆子落灯糕”的俗语。凡新嫁女儿的人家，都要将油脰送到婿家去。此外，灯市食还有糖粽、荷梗、瓜子、糯米花诸品。至民国时，苏州人有“上灯吃面，落灯吃圆子”之说，金孟远《吴门新竹枝》就有“上灯面与落灯圆、灯市萧条月色妍。踏月香街谈笑去，宋仙洲巷烛如椽”之咏。可见曾经繁华的灯市，已渐渐趋于萧条。

探 梅

早春二月，惊蛰之时，暖风入林，梅花叶蕊，此时苏州人便纷纷走出家门，前去探梅。有闲的士人人，更是夜以继日，风与无阻，远至城西光福诸山，近则寻访于城内外园墅，或结伴载酒泛舟，或独自戴笠骑驴，舟里吟诗，驴背觅香。

去光福诸山探梅，固然能看到香雪如海的景象，然而毕竟路途遥远，无法随心所欲，自从范成大在那里辟了一处名为范村的园圃后，苏州人就不必舍近求远，至范村去就可欣赏疏落有致各种梅花了，至于桃花坞人，不经意间，就能闻得范村飘出的幽幽清香。

历史上，有人认为范村在石湖之滨，如卢襄《石湖志略》、张大纯《采凤类记》都这样说，其实范村是在苏州城里桃花坞之南。据周必大《范公神道碑》记载，范成大“先以石湖稍远，不能日涉，即城居之南别营一圃，因村光庭《神



“范村”匾额（明·李士达）



○ 寻梅女，邵迅画



○ 梅图（清·赵孟頫）

仙传》，记胡六子自昆山凤海至范老村遇陶朱公事，大喜曰：“此吾甲子宗故事，不可失也。”题曰范村，刻两朝赐书于堂上，榜曰重全。其北又昔古桃花坞，往来其间。”《姑苏志》世记道：范参政在西河上，文穆公成大所居，有寿栎堂。其南有范村，以唐胡六子涉海所遇为名，中有重全堂，奉孝宗御笔，傍有使坐，梅曰凌寒，海棠曰花仙，醴醴洞中一方志，众芳杂植曰云露，其后庵曰山长，县见公所为诗。“范村建于绍兴元年（1190），它的星落，大约在今桃花桥路东侧范街月南面，据《五亩园小志》记载，那里后来叫做“杨树祠”。

范成大特别喜欢花木，范村里分别种植着梅花、海棠、酴醾等，而梅花占的地方最大，他在《梅谱自序》里说：“余于西湖十雪坡，既有梅数百本，比年又于舍南买王氏铁含七十楹，尽拆除之，治为范村，以其地一分之，与梅。”种植梅花的那一区，他题名凌寒，园圃里有江梅、早梅、官城梅、消梅、古梅、垂叶梅、绿萼梅、白叶细梅、红梅、鸳鸯梅、杏梅、蜡梅，共有十一种，有些品种得来实属不易，这让范成大很有成就感。他在《梅谱序》中写道：“梅，人下无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又说：“吴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尽得之，随所得为之谱，以遗好事者”。

范成大懂得如何欣赏梅的姿态、神韵与格调，他认为“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为贵。其新接稚木，岁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醾、蔷薇辈者，吴下谓之气条。此直宜取实观利，无所谓韵与格矣。又有种类类壤力胜者，于条上消短横枝，状如棘针，花密缀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画墨梅，江西有杨补之者尤有名，其徒仿之者实繁。观杨氏画，大略皆气条耳。虽笔法奇峭，大梅实远。惟廉宣仲所作，若有风致，世鲜有评之者，余故附之谱后。”（《梅谱序》）

梨斗，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范村的一株株梅树！一粒粒红的、绿的、白的、粉的、黄的半合半开羞答答地挂满枝头，范

成人便不能自拔地深深陶醉其间，他常常坐于凌寒椽下，
 阵随风吹过，那幽幽的暗香袭来，一首首咏梅诗便从心底涌
 出。从冬季的期盼，到早春流连，梅花的兴衰时时牵动着
 他的心弦，于雪后欣赏了自己亲手栽种的梅花后，得意地写
 下《范村雪后》咏道：“习习我余兴，钟情未湿灰。忍寒贪看
 雪，访老强寻梅。熨贴愁眉展，勾般笑口开。直疑身健在，时
 有句飞来。”当人风过后，望着零落殆尽的梅枝，怜香惜玉之
 情溢于言表，让人动容，《连夕人风，凌寒梅已零落殆尽一绝》
 咏道：“枝南枝北玉初匀，夜半颠风卷作尘。春梦都无一日
 好，冬忙杀探梅人。”“玉马飘零贱似泥，惜花还记赏花时。
 赏花不肯轻攀折，只许家人戴一枝。”“花开长恐赏花迟，花
 落何曾报我知。人自多情春不管，强颜犹作迎春时。”若遇
 多雪天气，梅花晚开，范成人很是企盼，《去年多与苦寒，梅
 花遂晚，元夕犹未盛开》咏道：“隔年寒力冻芳尘，勒住东风
 寂寞滨。只管苦吟三尺雪，那知迟把一枝春。灯棋画阁香犹
 冷，汤暖铜瓶玉尚皴。花定有情堪索笑，自怜无术唤真真。”
 梅花谢了，他对一地花瓣小饮，依依惜别，《唐懿仲诸公见过，
 小饮凌寒残梅之下一绝》云：“春风动是隔年期，更对残花把
 一卮。少待和烟和月看，依稀犹似未开时。问人何处是花踪？
 香玉勾销不见泥。莫怪山翁行步涩，更无亭处著枯藜。”

住在城里，范成人也感到有日常生活的情趣，他有《自
 晨至午，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戏书四绝》诗云：
 “巷南敲板报晨更，街北弹丝行诵经。已被两人惊梦断，谁家
 风鸽斗鸣铃。”“菜市喧时窗透明，饼师叫后药煎成。困居日
 出都无事，惟有开门扫地声。”“北岩教回封鼓远，东禅饭熟
 打钟轻。小童一唤先生起，日满东窗暖似春。”“起傍东窗手
 把书，华颜种种不禁梳。朝餐欲到须臾里，已有重来晚市鱼。”
 巷南时闻敲板报更声，街北传来弹丝诵经声，还有北面车寨
 的挝鼓声，东禅寺饭熟的打钟声，附近菜市的叫卖声等，各种
 声音串连起来仿佛就是一幅桃花坞人的生活画卷。范成大
 每天听到这些声音，知道该是什么时辰了，就有规律地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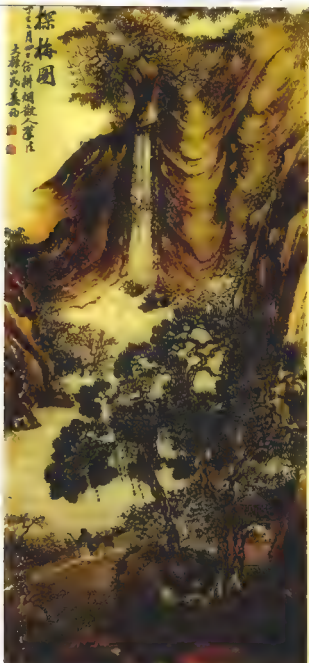
自己的饮食起居

可惜的是，范成大死后，不但范村荒芜，梅树枯死，就连他那颇为宽绰的第宅，也很快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至清代，名士陈芬一居此，利用舍北隙地，叠石疏池，中筑一室，题名藕舫，藕舫之南有南康草堂，其名就取自范成大《千秋岁·重到桃花坞》词中的“北城南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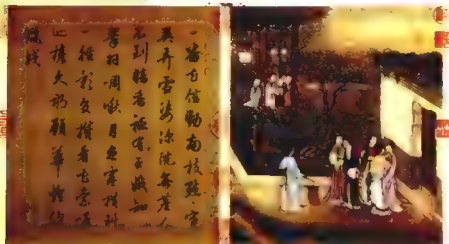
其实，桃花坞人始终是热爱梅花的。早在范成大之前，梅宣义就在五亩园里植梅，清人张基寿有“宣义当年此避畔，桃花坞里种梅花”，“万竿烟雨一疏寮，剩有梅花伴寂寥”诸句。杨引传也咏道：“梅氏遗踪地早荒，一盂麦饭叹今无。何人好事重营护，为植寒梅五百株。”（《五亩园题咏》）明人唐寅，不只爱桃花，也爱梅花，梅花是他笔下常见的题材，他画《墨梅图》并和王蒙原韵题诗一首云：“黄金布地梵王家，白玉成林腊后花。对酒不妨还入墨，一枝清影写横斜。”又有题《梅花图》诗云：“北风卷面刮起霜，蜡月何处寻芳？尺杖拄短湘竹节，双鞋踏尽江莎芒。溪桥突兀旧膝裂，与裹梅开梅卧雪。不妨地上有微冰，且是江南好月明。千古谁能赏风韵？一朵偏先漏春信。不独何逊解吟诗，不独寿阳能画鬓。更且卢梅足记，半上再洗螭头觥。高致久契梅与马，微名素轻公与王。一年若得长寒冷，四季便并长不醒。买田筑室老西湖，定种梅花八千顷。”

晚清时，桃花坞已没有大片的梅树了，但望炊楼主人谢家福，自光绪十七年（1891）起，年年约朋友去光福探梅，谢景衡等在《绥之府君行述》里说：“复与同郡费芸舫丈延鳌、姚凤生丈孟起、凌碧生丈泗、任友濂丈施拥白丈、秀水沈蒙叔丈景修订探梅邓尉之约。每届花时，放棹来会，相与渡虎山桥，入元墓山，徜徉于铜坑铜井间，登万峰台，肃傲烟霞，香雪若海，白无际，各赋诗篇，互相酬答。府君每谓生平乐事无逾于此。”后来将这些诗汇集起来，印了一本《邓尉探梅诗》，收在《望炊楼丛书》里。还在五亩园里留下了“七友探梅图”的石刻，这七友，就是谢家福、费延鳌、姚凤生、凌泗、





大梅山民姜丙画



1. 暨南大学·费正清先生·故居·题词

施绍书、任艾生、沈景修。过了三十年，费廷廉的友人费树荫来游，见壁间七友探梅图依旧完好，不由感慨万千，作有《五亩园》一首云：“树意池容记不真，探梅石刻料犹新。依然二十年前事，哭哭菁英更密亲。”诗下注道：“七友探梅图为先君子及谢、姚、施、任、凌、沈诸丈丁辰邓尉纪游而作，刻石嵌园壁。癸未先君逝，诸丈相继归道山，子妹归谢丈子，亦夫妇俱亡矣。”据说，这方“七友探梅图”刻石，前几年还有人在桃花坞看到，如今惜已不知去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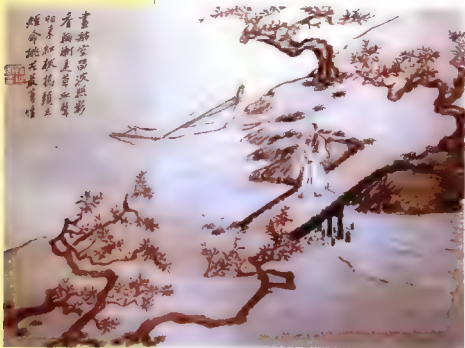
遥想当年，曾经无数个早春，桃花坞里的各色梅花竞相绽放，灿若锦绣，那暗香，浮动于阊门内外的小桥流水、人家，惊醒了三月的桃花梦。

桃 花

桃花坞，自然以桃花著名。范成大有《次韵章秀才北城新圃》两首，诗云：“方流桃花坞，窈窕入壶天。碧城当岩岫，清湾如涧泉。风月欲无价，聊费四万钱。雪后春事起，红云蜂蝶边。”“西城如西塞，桃花占来多。钓艇鱖鱼肥，前身张志和。烟带几白鹭，风雨一绿蓑。清江的新引，清绝胜阳阿。”后来他又重到桃花坞，填了《卜千秋岁》，词云：“北城南康，玉水方流汇。青髓里，红尘外。万桃春不老，双竹寒相对。回首处，满城明月曾同载。分散西园盖，消减东阳带。人事改，花源在。神仙虽可学，功行无过醉。新酒好，就船况有鱼堪买。”描绘了那里的独特风景。

桃花坞的来历，可追溯北宋枢密直学士章榘，他在苏州五亩园南营建庄园，种植桃花千百株，故名为桃花坞别墅，人称章园。章园广七百多亩，广辟池沼，阡陌交错，溪带流紫，曲折十余里。正是因为有了章氏的桃花坞别墅，才让桃花坞这个地名流传至今。

建炎四年（1130），金兵南下，烧杀抢掠，桃花坞成为一片废墟。至乾道、淳熙间，才逐渐有所恢复。范成大《次韵章秀才北城新圃》中的“章秀才”就是章榘的后人，“新圃”也就是在那里重新起造的园第，当然其规模已不可与当年章园同日而语。范成大说的“桃花占来多”，乃是追溯历史，“万桃春不老”则是记录眼前景象，可见当时桃花坞仍以桃花为春来的胜景。



桃花坞图 黄·罗画

由此延续到宋末元初，隐居在桃花坞的学者陈深，有《次韵子封咏之游桃花坞》诗云：“闭门行乐送韶华，闲访城隅野老家。黄蝶得晴飞菜叶，翠禽隔浦啄桃花。衡门倒屣临官路，古渡横舟阁浅沙。亦有诗人时一到，醉吟行尽夕阳斜。”郭祥卿《黄子敬同游桃花坞，赵中时适至》诗云：“麦光绕郭绕青浪，华气浮空散紫霞。小院碧桃留客醉，隔林修竹回邻家。清明过了春将暮，浊酒倾残日又斜。一笑相逢成不易，人生看得几韶华。”

春分前后，桃花盛开，燕子归来。随后菜花灿烂，蜂蝶嬉戏。元明时，桃花坞除小桥流水外，桃花和油菜花依然是春天田野风光的主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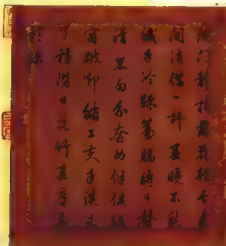
唐寅住在吴趋坊，特别喜欢离家不远的桃花坞，他写的

《姑苏八景》中专有一首《桃花坞》诗云：“花开烂漫满村坞，风烟酷似桃源古。千林映日莺乱啼，万树围春燕双舞。青山寥寥无烟埃，刘郎一去不复来。此中应有避秦者，何须远去寻天台。”他一直有个理想，在那里建造一个别墅。科场案发生六年后，唐寅倾其所蓄，又东借西凑，在大营门内双鱼池西择地一方，起建别墅，徐祯卿就有《唐生将卜筑桃花之坞，谋家无费，贻书见让，寄此解嘲》一诗，记下了他的窘迫。

弘治十八年（1505）月，别墅终于落成，它的规模，如今已不可考，只知其中有梦墨亭、检斋、桃花庵诸构。唐寅对自己的新家很满意，他在《桃花庵与祝允明、黄云、沈周同赋》有云：“茅茨新卜筑，山水野花中。燕婢泥街紫，狙公果献红。梅梢盈月，柳絮一帘风。卧庐与衡岳，仿佛梦相通。”他又作了一首《桃花庵歌》，咏道：“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来花下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醒半醉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马多是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在平地看人。若将花酒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别人笑我忒风骚，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贵墓，无酒无花锄做田。”这首《桃花庵歌》当年就刻石嵌置壁间，至清道光年间又刻了一石，两石原都在桃花坞淮提庵，1993年移置横塘唐寅墓园。

《桃花庵歌》抒写了自己的胸襟和情怀，在当时脍炙人口，唐寅去世后，还有人和他的诗，如文嘉有《和唐子畏韵》，诗云：“我曾曾过桃花庵，庵中常遇桃花仙。吟诗与画茅茨下，留客时时费酒钱。诗成每向壁间写，酒醉常来榻上眠。春风回首今几岁，屈指经过五十年。人生万事何足同，但愿有酒常花前。世人妄想慕富贵，不知富贵多前缘。穷通得丧固有命，贫富寿夭皆由天。谁云富贵芳且忙，贫贱驱驰亦不闲。高车骏马衣服鲜，奔走红尘林樾穿。若要心闲衣食足，惟有归耕白亩田。”

唐寅别墅落成后，就成为弘正间苏州文人雅士的聚集之



唐寅诗卷·桃花坞年画·陈时

处。某年端午，好友来聚，就比作古人的西园雅集，袁褰作《桃园宴》一首，味道：“灵雨晨复夕，新水满陂池。轻毡映红鳞，朱榴耀锦葵。蟠游悦令节，嘉宾咸在斯。畅然神麇至，暑气清华怀。芙蓉临绮疏，菖蒲泛羽卮。同拱间八博，既醉无愆仪。遂献斐蒨自，还称和方诗。尝闻西园宴，伏乐宁异兹。”

花与酒，几乎是唐寅晚年生活的全部，他常常于花下独饮，喝得醉醺醺，卧于桐阴下清梦一场。《花酒》诗云：“威尔无贪酒与花，才贪花酒使心家。多因酒浸花心动，入抵花边酒性斜。酒后看花情不见，花前酌酒兴无涯。酒阑花谢黄金尽，花不留人酒不赊。”桃花谢后，还有轩前半亩牡丹，富贵花开时，他邀来文徵明，祝允明赋诗，浮白其下，弥朝浹夕，喝到伤心处还大叫痛哭。至花落，遣仆人拾掇，盛以锦囊，葬于药栏之东，作落花诗送之。唐寅作为一位男性，对花有着如此细腻的情感，与林黛玉好有一比。晚年的唐寅贫病交加，每入“病对维桃榨药力”，庆幸的是他终究可以如愿以偿地“老死花酒间”，与他钟爱一生的花儿相伴长眠。

唐寅的离去,令桃花哭泣,让好友伤心,人们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怀念,而在怀念里,他总是与桃花联系在一起的。徐应雷《唐家园怀了畏》有云:“借问桃花坞,新栽几树桃。园中老树根,皆人箕坐处。”清人姚承祖《桃花坞用龙西堂韵》云:“桃花坞,别墅苍凉吊伯虎。疏狂玩世才不羁,豪气时从酒边吐。杂沓弦,杂鼓,满目风尘谁是主。落托长安老谪仙,别金门泪如雨。才人何须书画传,吟残不觉江山古。日莫哀,幸毋苦,君不见,金阊亭外桃花红,片片飞英乱云舞。”

至清代,春日去桃花坞看桃花,已成为市民的习俗,人山人海,可以说是摩肩接踵。姜埭《桃花坞》诗云:“西北高楼地,桃花满目芳。平桥开野阔,乱水出金阊。书画唐寅宅,香灯惠远场。乌台吾老友,相见每颠狂。”右方洛《桃坞自绝》诗云:“桃花桥畔锦屏开,红入桃花坞里来。纵说桃源今尚在,更无人到入天台。”唐寅死后,淮提庵中设唐寅祠堂,供奉他的塑像,凡去踏青的妇女,都会顺道去淮提庵祭祀一番。清人王昶《唐陶山明府以唐人如居士祠墓荒芜,分庵助葺,落成日首倡四首,同人和韵》有“从他塑土投泥后,可做人间缝纆司”之咏,诗下注道:“淮提庵有八如塑像,妇女于桃花开时,瓣香致敬,盖以月老事焉。”

由于桃花花期较长,加之菜花相续开放,春日的桃花坞显得花团锦簇,分外妖娆,缤纷万丈的桃柳,片片飘落的飞英,胭脂染就的溪水,灿若锦绣的黄花,还有漫步于桃树下,沿柳间、菜花中那簪花女子,有道是“桃花门侧佳人面,那得年年会相见”。这样美好的春景,令袁孝嗣感叹,他咏道:“桃花未放菜花黄,桃花落尽菜花香。千红万紫风流尽,不及田园趣味长。”

桃花,属木本蔷薇科,盛开在农历二月,所以二月又称桃月。桃花品种繁多,有小花白碧桃、大花白碧桃、五色碧桃(又称撒金碧桃)、千瓣桃红、红碧桃、绛桃、绿花桃、垂枝碧桃、寿星桃、紫叶桃等。花单生,有白、粉红、红等色,重瓣或半重瓣。变种的有深红、绯红、纯白及红白混色等花色变化,复瓣和重



松林清梦图（局部）唐寅



图2-1-1 婚礼习俗

瓣果实甘甜,可以生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食物,为先民心目中神子的吉祥物。在“夸父逐日”的神话中,夸父临死前掷杖化成桃林,给寻求光明的后来者解饥除渴,由此赋予了桃树以特殊的地位。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盛行用桃木制品来辟邪祈福,如桃弓、桃印、桃符、桃梗、桃人、桃额等。而传说中西王母是中国神话中的女仙,主长寿。园中种植的蟠桃“千年开花,千年结果,吃一枚就能长生不老”。时至今日,桃花与桃果依旧被人们视作美丽、喜庆、长寿、幸福的象征。

相传花都有花神主宰,桃花花神有好几位,崔护、杨六郎,还有楚国息侯的夫人等,美丽又忠贞的息夫人似乎更适合做桃花花神。据说息侯在一场政变中,被楚文王所灭,楚文王企图强娶美丽的息夫人,息夫人誓死不从,乘机逃出宫外寻找息侯,当得知息侯已死,便随之殉情而去。此时正值桃花盛开的二月,楚国百姓有感于息夫人的忠贞不渝,立祠



◎麻姑献寿图(清·冷枚)

祭拜，尊称她为三月桃花神。从此，桃花又被人们赋予坚贞不屈的性格特征。既如此艳丽，又如此坚强，桃花具有这双重的品性。

多少年来，桃花坞离不开桃花的装扮，两者已浑然天成。其实，不管是章寮的桃花坞别墅，还是唐寅的桃花庵，园子有盛有衰，主人替了又换，不变的，只有那每年春日依旧绚烂的一丛丛桃花。或许，桃花才是整个桃花坞不变的景色，永恒的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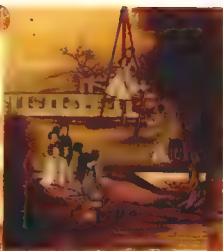


图 1-1-1 桃花坞年画

面无桃花片片，百般如怨鸟言，”故苏家园仅是北园中的一个园墅。至清初，苏家园归侍御李模，改称密庵园筑，中有桃坞草堂、芥圃诸胜。顺治十六年（1659），海上形势紧张，苏州有驻防之师，领兵将军祖人寿便围封桃花坞宝城桥至娄门一带民房为兵营，号称人营，战事未起，而人营变为菜圃。史有人附会唐寅，说他的故居圯后，也沦为菜圃，蒋琰《疏影·桃花坞园步》词云：“犹忆风流唐子，诛茅曾筑宅，今在何许。一片是名区，今作荒畦，种菜老农来住。”不管如何，至清代，北园、南园都是郡人春来踏青看花之处。

每年春人的雨水前后，北园、南园的菜花就灿烂地开了，杨柳堤的柳枝，如同婀娜多姿的少女，温温柔柔地随风舞起了翠绿的水袖，于是桃花坞也随之沸腾起来。河岸边，一、两两的婴孩趴在草地上捉着柳花；田野里，少年三五成群放着风筝，他们互相追逐，看着天空，总希望自己的风筝能飞得高些再高些。风筝也叫纸鸢，有人用竹篾子做成色彩缤纷的蝴蝶或飞禽等造型，上系一条线，望空徐徐放起。或再以竹加弦，缚于纸鸢之背，因风传响，名鸢轘。据说放风筝时，



仰面凝神观望,深吸新鲜空气,能泄内热,即旧时所称“卫生”,对健康有益。这种游戏既深受孩子们喜爱,也是大人春季郊游时的健身活动之一。

南园、北园看菜花,为清代苏州风俗盛观,郡城士女络绎于道,踏青游春,寻芳选胜,流连忘返。沈复《浮生六记》卷《闲情记趣》说:“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榼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可见乾隆朝时,菜花时节,尽管南园、北园游人众多,却没有食肆茶棚。但到了嘉庆道光以后,情形就不同了,顾禄《清嘉录》卷一(一)说:“南园、北园,菜花遍放,而北园为尤盛,暖风烂熳,一望黄金,到处皆绞缚芦棚,安排酒炉茶桌,以迎游冶。青衫白袷,错杂其中,夕阳在山,犹闻笑语。盖春事半在绿阴芳草之间,故招邀伴侣,及时行乐,俗谓之游春玩景。”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一也说:“春时菜花极盛,暖风烂熳,一望黄金,到处酒炉茶幔,款留游客。”既有茶酒,又有吃食,大大方便了游人,也更增添了游兴。正如元嗣诗云:“菜色惊看布地黄,春风习习更吹香。东边吃酒西边唱,一月田家作戏场。”又,沈朝



初《江南好》词云：“苏州好，城北菜花黄。齐女门边脂粉腻，桃花坞口酒卮香，处处开年羹。”

北园观菜花的最佳处，当数章园内的走马楼，登高远眺，便是一望无际满畦的菜花，那水港河汉中的游船，好似在绿油油、金灿灿的田埂上游曳。杨引传《五亩园题咏》就赞道：“春光去后又秋光，走马楼前感喟长。李白桃红惟一瞬，不如来看菜花黄。”而花丛中的蝴蝶，常常惹得女子一路追逐戏嘻，就像黄鲁直《踏青》诗中描绘的那样：“白白红红相间开，五五踏青来。戏随胡蝶不知远，惊见游人笑却回。”

袁学澜对上看菜花，似乎有说不尽的话。连写了八首竹枝词，首首勾起我们无尽的遐想，咏道：“探胜南园复北园，菜时风暖蝶蜂喧。携樽重访钱吴迹，乔木清地绕断垣。”“露桃烟柳作清明，披垓香尘扑面迎。肠断堤芳草色，红妆跼着踏青行。”“放莺风软响鸣弦，盘马东归草似烟。瞥见绿杨楼阁好，粉墙高出画秋千。”“人酒功夫竞斗鸡，苏家园外听莺啼。花枝出色人争爱，问是谁家道姓西。”“绣鞋软试陌头小，齐女门前草似茵。逐队细车归去缓，绿堤春思属愁人。”“风拂柳絮午成团，到处园林放客看。办得枝头钱几白，酒如茶座任盘桓。”“梵宇琳宫到处开，春风裙屐聚城隈。花光纯作黄金色，引得游人逐队来。”“布金地暖接沧浪，蛱蝶穿时作茧黄。归路袖携花气满，春衣不必更熏香。”

北园上的菜花，引来无数文人的赞咏，杨福华《山塘棹歌》咏道：“北园春尽菜花香，野蝶飞来都变黄。归棹齐门看落日，红灯一路出山塘。”蔡云《吴歃自绝》也咏道：“北园看了菜花回，又看春残设钱杯。此日无钱甚天醉，半壶艳色倒玫瑰。”清初赵执信寓苏，作《门外菜花大放》诗云：“日倚闲门对野塘，爱看一顷菜花黄。柳因烟让分明色，麦向风输散漫香。夜半霏微经好雨，溪头平远放斜阳。春来每载康旬酒，拟换他乡作醉乡。”夜来风起，菜花零落，他又写下了《为菜花语风神》，诗云：“寄谢封家十八姨，春工已不多时。黄金狼籍那收得，莫倚颠狂抵死吹。”诗人的感慨，自然并不仅



◎ 竹女游春 四（明姚竹南）



图1-1-1 桃花坞木版年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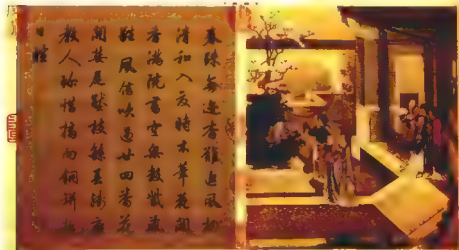
仅为了凋落的菜花

芳草如茵，菜花如金，这“都市里的村什”，实在也是个异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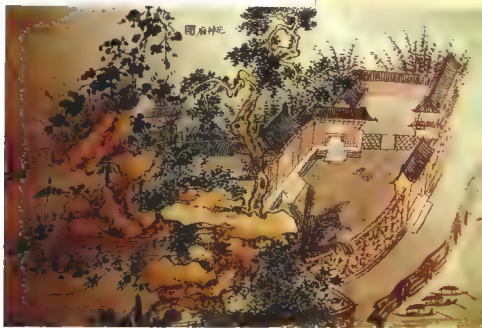
百花生日

苏州一年四季花事纷繁，桃花坞也因有了缤纷的花事而一片灿烂。

吴俗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即所谓百花生日。其时，花苞孕艳，芳菲酝酿，正一分春色之际。花朝那天，闺中女子自然不会怠慢，剪五色彩绸系花枝上为彩幡，或制红纸小尖角旗插诸花盆中，称之为赏红；剪彩为花，插于鬓髻，以为应节；作扑蝶会，表达她们迎接春人的喜悦之情。待到芒种日，春季的花事将去，又要作祭饯花神之举，《红楼梦》第十七



◎日暮春游图局部·倪华与周（清·陈枚）



风生庙图/清·张翥

有“白六桥春色，二十四番花信，重会在苏州”之咏。

人们之所以对花特别有感情，小小的花儿，作用却不一般，它时时为人类传递大自然的信息，为寸寸土地披上锦绣的色彩，给人们带来美好的视觉享受和心灵慰藉，有时也能助人摆脱困境，甚至还能救人性命。明人陈洪绘画过一幅《杨升庵簪花图》，画中主角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十一岁时中了状元，十八岁时因得罪嘉靖帝而被流放云南。流放期间，又被人诬告说他穿黄袍，坐龙轿穿行于街头。于是皇帝差人前往调查，不想差人刚到云南，便在街上遇见了杨慎，他身着花衣，面涂红粉，头扎两个丫髻，髻上还簪满鲜花，且一路疯话连篇地走来，后面还跟着两个歌妓，一个捧酒樽，一个抱琵琶。差人见此情景，都认为他是疯了，杨慎才逃过一劫。原来杨慎事先得知消息，为了活命精心设计了这么一场



白楊花鳥圖(墨・紙・絹)・仙虎



〇十 月花神图（苏州年画）

戏，那满头的鲜花，正起了关键作用。

苏州是历史上著名的花木城市，北宋时就有“花石纲”之祸，明清时又成为全国四大花市之一，从春天的鲜花，到冬天的窖花，花木业成了苏州一部分居民的衣食来源，苏州的岁时风情，与一年四季的花木也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仅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记载的风俗活动，就有“玄墓探梅”、“玉皇看花”、“虎阜花市”、“南园北园看菜花”、“谷雨看牡丹”、“茉莉花篮”、“珠市花市”、“荷花荡”、“消夏湾观莲”、“山塘村花节”、“菊花山”等。

光绪中史出现花窖茶叶，开始了茶化生产。因此，比起其他地方来，花神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清末桃花坞年画坊肆就制有“十二月花神图”，套版印制，色彩鲜艳，不但反映了苏州的风俗活动，而且还是苏州民间版画的遗存。“十二月花神图”属“选仙图”形式，该图出



○瓶花女子，江苏苏州年画

现的时代较晚，博戏程序大大简化，仅用一枚骰子，掷骰依点进退。它的文雅气息减弱，而通俗趣味浓郁，更多则成为孩子们的游戏。一起马后右走，由外向内，一环拐至圆心。每步一个花神，再配一张宜和牌，正好三十步。花神依次是杨二郎、柳梦梅、鍾馗、谢素秋、唐明皇、石崇、张丽华、昭君、刁蟾、老令婆、陶渊明、杨再兴、于志宁、盖文达，已达十四之数，接着上述花神再重复一次，有的重复两次，终点则是和合两仙，那是在花神以外的。这些花神，都借用家喻户晓的戏文小说人物。

桃花坞也有缤纷的花事，五亩园、范村有梅花，章四、桃花庵有桃花，报恩寺西还有一处从云庵，以牡丹、杏花著名，沈周就分别有诗咏唱，《从云牡丹》诗云：“一月十日大半晴，从云庵里看春行。陶娘李娘俱寂寞，鼠姑照眼真倾城。老僧却在色界住，静笑山花恼客情。靓妆倚露粉汗湿，醉肉隔纱红翠明。吉祥将落旧有恨，急借纸面图其生。明朝携酒正登谢，亦怕敲门僧庆迎。”又，《从云庵月下观杏花》诗云：“杏花初开红满城，我眠僧房闻雨声。侵朝急起看晴艳，对房两株令眼明。还宜夜半了馀兴，静免蜂蝶来纷争。嫣然红粉本富贵，更借月露添妍清。青蘋流水未足拟，金莲影度双娉婷。庭空月悄花不语，但觉风过微香生。老僧惯见不为意，却爱小纸胭脂紫。高斋素壁可常有，不似零落愁人情。”

当白花生日那天，桃花坞的小女子也当虚拟故事，剪五色彩绦系在树枝上，遥想不久就花光烂漫的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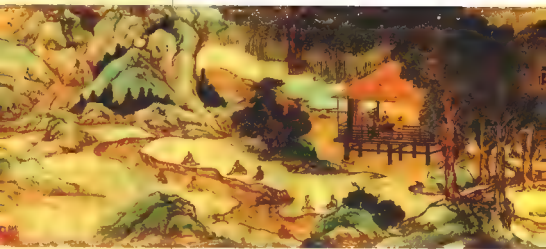
上巳

北宋熙宁年间，梅宣义筑台治园，称之五亩园，又名梅园。绍圣年间，枢密章惇在五亩园南筑桃花坞别墅，人称章园。梅、章两家为世交，梅氏后人梅采南，章氏后人章咏华，将两园池塘打通，仿效曲水流觞典故，建双鱼放生池，一端通梅园的双荷花池，一端通章园的千尺潭。

每年农历三月一日上巳日，园主与应邀而来的文人雅士，临池修褊，曲水流觞，于桃柳间畅饮，于水榭边唱和，其岁时雅集，鼎盛一时。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园主换了又换，而上巳修褊之风在桃花坞依然盛行。唐寅《桃花坞修褊》就咏道：“谷雨芳菲集丽人，当筵倒酒一时新。纤弦护水仙韶合，授手摇头酒令新。白日不停檐下辙，黄金难铸镜中身。莫辞到手金螺满，一笑从来胜是嗔。”

其实，上巳日的曲水流觞活动，起初的本意并非如此简单，最早有个传说，称简狄与其姐妹一行浴时，吞玄鸟卵而生育。这就意味着上巳日临水除拂去邪气外，还包含祈子的愿望在里面。至魏晋上巳日（三国魏以后始固定为三月初三）甚至有“曲水浮素卵”、“曲水浮枣”的活动，即将蛋和枣投入水中，蛋、枣顺流而下，人们各守一处，当蛋、枣漂至面前即取而食之，与曲水流觞形式基本相似。

蛋和枣都有生子之意，并且有些地区近世依旧流传“上巳社欢”的风俗，上巳日“临水褊褊”的初衷，显然是古人精心设计的婚配和生育的一个重要日子，人们于春光明媚之时



《曲水流觞图》局部

踏青郊游,联络情感,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生育了嗣。其实在我国,许多习俗都与生育有关,生生不息,这是人类自身发展首先考虑的因素。当时除“曲水浮素卵”“曲水浮枣”外,还出现以流觞为趣,赋诗为乐的庾饮方式,最有名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之宴”。冰心《寄小读者》也说,三月一日是古人修楔节,也便是我们绝好的野餐时期。古人修水修楔不只行于春季一月,也有行于秋季七月的,然而以春楔为常。

隋场帝时,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有所谓“木人行酒”,那是在水上的使酒行乐。《大业拾遗记》就记了这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曲水流觞”过程:“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杯次立,一人撑船在船后,一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吹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周,酒船得一遍,乃得回止。”待酒船行至每位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出手敬酒,客取酒,喝完还杯。木人举杯,回身向捧酒杯的人取杓,斟酒满杯。船再依饰自行,每到坐客处,以同样的方法敬酒。如此奇巧的修楔方式,真是难以置信。

古人常常将喝酒与娱乐结合起来,这样更有趣味。据记载,北宋欧阳修治扬州时,在平山作“传荷飞觥”的游戏,作为一种筵席间的酒令娱乐,后逐渐成为当地的饮酒风俗。清代文人雅士也曾效仿欧阳修“传荷飞觥”,几位文人围坐在山上屋内的条案前,后面有侍童捧酒器前来,几位仆人持荷花往来奔走于山路之上。苏州画家金铎的《传荷飞觥图》,就是描写这种酒令娱乐的景象,画的横边上题道:“万朵红云绕蜀冈,真筵曾此醉欧阳。谁知七百年后复,又为莲花一举觥。”但不知这种游戏的具体内容,只是想来,一场游戏戏下来,真会累坏那几位持荷的仆人。

宋代时,苏州人上巳修楔并不十分流行,范成大《观楔帖有感》就有“日天气新,楔饮传自古。今人不好事,佳节弃如土”之咏。即便到了明代,也只是借此机会在春花烂漫的大自然中开怀畅饮,如唐寅《题画》诗云:“春风修楔忆江南,酒榼茶炉具一担。寻向人家好花处,不通名姓即停骖。”

修楔与踏青,实相联属,吴俗好遨游,上巳为春和景明,莺花烂漫之际,纨绔子弟,倾城出游,楼船箫鼓,美女酒肴,茶寮博戏,不论贫富。朱逢吉《游石湖记》写道:“自前代时,城内外暨村落百馀里间,男女稚素,当春夏月,远近各相率舟行,载酒肴杂乐戏具,徒行、乘马驴、竹兜,竟以壶榼食器自随,或登岸以乐神日,肩摩迹接,毕则宴游,以乐太平,逮今如之。”清代苏州以此日为春游良辰,吴人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伴为乐。凡游山玩水者,或携红袖、或挟梨园,十里铜光,两行鞭影,实在是冶游之胜事。

春回江南,万物复苏,天地间充满了无限生机,这正是人生行乐的大好时节。人们经过漫长冬季的压抑,纷纷走出家门,投入春的怀抱,沉寂了一个冬季的园林,也向人们敞开了大门。只需稍费游资,即可欣赏园中蓄养的珍禽异卉、静院明轩陈列的名贵书画和彝鼎图书,有的还特地为游人临时搭起挡风遮雨的布幕芦帘,供游人享受。园主想得很是周到,买卖赶趁也放进园来,那可口的香糖果饼,儿童喜欢的琐碎



○传荷飞觥图·清·金铎



图 2-1-10 苏州园林图

玩具,应有尽有,方便游人购买,游芳之人,可以长时间在园中流连,过足玩瘾。

除了园林,苏州各处山水名胜,随处可见兴高采烈的游人,妇女、儿童无不肩负花枝,随风弱步,男子则三五成群,结队闲行。山路两边,搭满了各式临时茶篷,酒肆及杂技游戏、货郎地摊,摊上泥孩竹马、地铃丝线、童猫戏具等琳琅满目,引得儿童驻足,纷纷拥着大人购买。杨万里《己巳日行散得句》咏道:“草鞋轮蹄翠织成,花围巷陌锦围成。早来指点游人处,今在游人行处行。女唱儿歌去踏青,阿婆笑语伴渠行。只今郎罢犹轻絮,带了双檐挈酒瓶。粉捏孩儿活逼真,象生果了更时新。轮赢一掷浑闲事,空手回城笑煞人。”



图 2-1-11 红楼梦人物图

寒 食

“高田麦接山青，傍水低田绿未耕。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寒食花枝插满头，茜裙青袂几扁舟。年年一度游山寺，不特灵岩即虎丘。”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的两首，为我们描绘了寒食那天的景象，髻簪荠菜花，头戴杨柳圈的女子，身着漂亮的衣裙，一叶扁舟，正在山水间踏青去了。

寒食，正好是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据说这天必定有疾风暴雨，所以古人也称寒食为一百五日或冷节。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说，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前一日谓之炊熟。因为寒食前接上巳后连清明，人们容易混为一谈。隋唐时，人们把寒食定在清明前二日，宋代则定在清明前一日。寒食是个独立的节日，且十分重要，人们会在这天做两件事，一是禁火，二是上坟。

那么寒食为何要禁火呢？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晋文公重耳与谋臣介子推的故事。晋文公因受介子推“割股啖君”之恩，没能及时报答，造成无法弥补的结果而后悔莫及，为了表彰介子推“守志焚绵山”的高洁品质，重耳告昭天下，在介子推被烧死的这日禁火，不准烧火煮饭，只能吃冷食，全国上下一齐禁火来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也于每年的这一天上绵山祭祀，久而久之，形成了寒食上坟的习俗。然而《左传》、《史记》中并无晋文公放火烧山之事，倒是司马彪《续后汉书·周举传》提到了，他说：“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

介子推



○介子推像，《东周列国志》插图



○刊画(《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有龙忌之禁，辄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岁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于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可见当时人们要吃一个月的寒食，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所以在并州刺史周举的努力下，终于将一月禁火减至二日。

苏州在唐代寒食也禁火，至清明日取新火，张籍《寒食后》诗有“田舍清明日，家家出火迟”；张继《阊门即事》也有“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禁火之前，必须做些吃食，称之为寒具，苏州人家通常做饅飴冷粉团、人麦粥、角粽、青团、熟藕等，既是祭祖时的供品，又可供人们在禁火日食用。明代时依旧禁火，《世贞《江南乐》云：“业字城西沽酒，桃花坞头放船。春城处处啼鸟，寒食家家禁烟。榜柳飘来罗带，蹴抛却珠钿。么童播客施粉，蛇女当垆数钱。落日金螭别钓，柔风玉燕重雕。五陵侠客空老，何似阊门少年。”到了清代，不知何故，祭祀时还必须烧个时令热菜——鳊鱼，或许有人为了寒食也能吃到热饭菜，故意说冷食怕给鬼神吃，于是苏州人家从此寒食不再禁火。徐达源《吴门竹枝词》写道：“相传自五禁厨烟，红藕青团各荐先。熟食安能通臭气，家家烧笋又烹鲜。”袁学渊也有“田家墓祭无多品，烧笋烹鱼酒一卮”之咏。由此可见，最迟至清代，苏州寒食已不再禁火，龙嗣《清明》诗有“不须乞火邻翁舍，吴地从来未禁烟”之句。

寒食这天，祭祀祖先，称过节。或来到亲人墓前，供上花果、锡箔等物，称上坟、上冢等，各地早有此俗。据《旧唐书》记载：“开元时，敕云：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寝成风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从此，上坟拜扫为降垂，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野，纷纷前去祭扫。宋代苏州，不但寒食上坟外，十月朔也要上坟，范成大《吴郡志》卷一就记道：“十月朔，再谒墓，且不贺朝。”

苏城的富有人家，有春秋二季上坟的，普通人家则于清明前一日至立夏间的某一天上坟。路远的泛舟吴淞以往，近

的则提壶扣盒而出。即使家里很穷,也要备壶酹豆豉。苏州墓地集中在西郊山中,每遇十坟时节,大户人家的男女,炫服靓妆,楼船宴饮,笑语喧哗,合队而出。寻常人家的宅眷,则淡妆素服,也泛舟具饌以往。到岸舣舟,坟垅数十里间,子子孙孙提壶挈榼,轿马后挂着楮锭。蔡云《吴歎自绝》有“舵尾飘飘挂纸钱,出城都是十坟船”之咏,可见那几日,出城十坟的船只首尾相接,充斥河港。

祭坟时,必具香烛、纸锭及肴饌数样,清酒数杯,设祭于坟前。祭毕,焚化纸锭、酒洒添土;并祭山神、奠鬼邻。凡新娶媳妇,必须同行,称之十花坟。若上新坟,应在春社前,有“新坟不过社”的谚语,祭时还要于墓侧号啕大哭。周宗泰《姑苏竹枝词》咏道:“衣冠稽首祖坟前,盘供山神化楮钱。欲觅断魂何处去,棠梨花落雨馀人。”时纸灰满谷,哭声哀戚,古朴淳厚之风可见。厮拜哭罢,也不回家,顺便携家就近游施庵草堂院及田家亭榭等处,至日薄西山,才迟迟归去。许钊《寒食踏青》咏道:“飏霏吹暖好春光,郊外游人逐队忙。绝胜溪山开画卷,剧怜时世竞新妆。随风柳絮黏行屐,开色花枝露短墙。踟踟飞塍围同足,踏青归路笋鞋香。”

踏青也称春游,泛指春人到郊野游览,是中国节令民俗活动的重要内容,源于远古农事祭祀的迎春习俗,踏青风俗由此流行全国,后来演变成带有礼制特点的风俗流传下来。唐寅《醉扶归》咏道:“冷凄凄风雨清明到,病恹恹难禁这两朝。不思量宝髻插桃花,急当他绣弓埋芳草。拚作踏青郊,风头任绣弓鞋巧。”十坟后,人们趁着明媚的春光结伴嬉游于郊外,并携带酒肴,相聚欢饮,待到暮色降临,各携途中所买枣馍炊饼、黄胖傀儡、山芋戏具、画卯鸡雏等山中土产,哄儿女儿们开心。真是哭笑无端,哀往而乐回,以尽一日之欢。踏青除结合十坟进行外,同时有插柳、打秋千或驰马于野外、探花、名园等活动,并因此成为一种综合性群众娱乐活动,延续至今。

此风俗城乡相同,也有懒惰的后辈,托词公务忙,没有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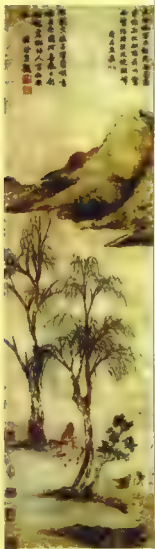
○卖花楼(《营业写真》)



○卖香楼(《营业写真》)

營業寫真
賣花樓

營業寫真
賣香樓



○春柳图(明·文嘉)

间,或者出外营生,远离家乡的,数年不上坟的也有一包天笑虽定居上海,但仍然不忘回苏上坟,即使错过了清明,也必定利用假期,择天气晴朗的春末夏初,“如果作春游,真是大好时光”,上坟的同时,可以全家出游,欣赏春日好景色。包天笑在《铜影楼回忆录》中就记述了他们一家上坟的情景,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苏州人家是如何上坟的。

包天笑家的祖坟在白马涧乡村,每次去都须坐船,他们雇用的船,停泊在崇真宫桥堍陆状兀宅之前,是条小快船,有八扇玻璃窗,船婆是个孀妇,母女两人,依此成家,也靠了这条船生活。一个来苏州城里人家上坟扫墓,妇女小孩都不大去的,妇女缠脚,行山路不便,妇女不去,小孩也不去了。可是现在也不拘了,反正是要坐山轿的,于是当夜即烧好了祭菜,备好了祭品,第二天一清早,便出发了。

“船出阊门,一路进发,过了铁岭关,全是郊区了。久不作郊游,天气又这样的好,桃花还未全谢,东一簇,西一簇,也没有人理它,随意开花。一路上的菜花,又黄得使人眯眼睛。船到环龙桥,已有许多抬山轿的男男女女挤在那里。有一个中年的乡妇喊道:‘那是包家里的少爷,我前抬过他的。’又有一个半老妇人道:‘他旧年也不曾来上坟呀。’他们的记性都很好的。’与他们接触,总是牢牢的记着不忘的。闹闹嚷嚷中,我们上了岸,从这里到墓地,路不算远,总是要坐山轿的。那就是要两肩山轿,我坐一肩,我妻和我女坐一肩。由他们支配下来,奇妙极了,两个女人抬我,两个男人抬我妻和我女。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安排?他们说:‘你一人身轻(我当时身体甚瘦,体重百磅多),你少奶奶还有个小小姐咧。’我想也有道理,何必一定要男抬男,女抬女呢?问了妻,她也不反对。此外还加了一个十五六岁男孩子,挑了祭菜品等,一同上道了。”

到了墓地,替包天笑家看坟的坟客(苏人对于看坟者的称呼),早已得信,即来迎候,那是一个中年寡妇,叫阿罩娘娘,便一起到墓地祭奠,见松楸无恙,扫除清洁,包天笑心中



包氏家传的灯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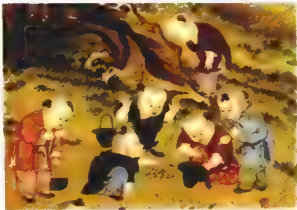
略可安慰，馐饌照例送给坟客，又分派了“添土钱”（添土钱者，坟邻的儿童都来聚观，各给以数钱，使之勿来坟地践踏。）于是坟客邀往其家小坐，请包天笑一家人喝杯茶。平时她家里是不吃茶，只饮白开水的，茶是用来招待贵客的。包天笑一家回到船上，时已近午后两点钟，随即开船回去。大家也就在船上吃饭，饭菜是船上母女两人烧的，有红烧鲫鱼、荠菜炒肉丝，虾仁蛋花汤，这两菜一汤，不脱苏州风味，加着这时候，他们的肚里也觉得饿了，愈加觉得适口有味。吃过了饭，看看沿河一带农村的风景，小桥流水，幽草闲花，这也正在农忙时期，农人却觉得自由自在。

归途中，舒舒服服地坐在船上看风景，可以视作包天笑家上坟之后的游春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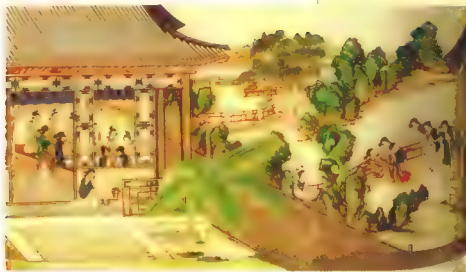
斗 草

古人斗百草，起自清明，终于端午。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咏道：“社下烧钱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吴地斗草风俗悠久，相传最早是吴王与西施有斗百草之戏。费明之《中吴纪闻》说：“吴王与西施尝作斗百草之戏，故刘禹锡诗云：‘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斗草为春入风俗，儿童于田野采撷芳草，置之怀袖，呼群引类，赌斗输赢，闺阁中人则去花园药圃采来各种名葩，围坐在一起审详品类，看谁找到的花草更奇更多。袁学渊《斗草词·调寄西江月》咏道：“芳草南园绿遍，阑干绿曲油红，招邀姊妹



斗草图（局部）



○ 清 曹雪芹《红楼梦》

逢春风，采撷芳菲百种。半藉青苔翠毯，宜男各佩怀巾，笑声一片隔花丛，赌得钗头金凤。”

旧时采百草可疗疾，俗称“草头方”，供药饵。实际斗百草之戏，是由端午踏百草、采百草风俗变化而来的一种传统游戏。斗草如何斗法，最原始的是两人对拉草芥，比武较力，断者为输，北京人称为“拔根儿”，东北人称“勒筋儿”。也有令人啼笑皆非的，如唐中宗朝安乐公主就用胡须来作斗草之用，《刘宾客嘉话录》记道：“宋谢灵运美须，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骑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射弃其餘，令遂无。”这不但破坏了文物，也是一桩好笑的事，故杨基《斗草》诗云：“珠玉赠牙簪，争奇手自拈。一尊伶独胜，袖有谢公髯。”袁学渊对此很是不解，他认为《尔雅》中已有二百八十种草，《炎帝本草》中，除蔬谷外，也有一百八十四种，至李时珍《本草纲目》，则已多达六百多种，这么多的草不斗，安乐公主为何偏要取胡须来斗呢？袁学渊不明白，安乐



图 4-4-1 陈洪晓

公主的斗草是“拔根儿”，而另一种斗草则是斗智慧。

另一种斗草，也包括斗花。长安仕女就于春时斗花，她们于发间戴插奇花，多者为胜，纷纷以千金买来名花，植于庭院中，以备春时之斗。故而斗花，斗草渐以数量、种类、品质为衡，久而久之，就以植物学知识来作比拚了。花蕊夫人的《宫词》，描写了五代西蜀的宫苑里，几个稚气未脱的宫女，于怒放的红芍药花栏前，坐在各自采集的花草堆上，这个拿着春蒲，说它像箭；那个拿出荇叶，说它似钱。嬉戏笑闹，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词云：“斗草深宫玉槛前，春蒲如箭荇如钱。不知红药阑干曲，日暮何人落翠钿。”数百年后，相同的场景又发生在曹雪芹笔下。一群天真烂漫的少女中，同样是红芍药花开的季节。《红楼梦》第六十一回《憨湘云醉眠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中，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芳官等人，在红香圃外斗草的情节，写得十分生动，令人身临其境。

“满园玩了一回，人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蕊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的，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蕊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丫丫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蕊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

《镜花缘》第七十六回《讲六壬花前闹妙旨，观四课棚下窃真传》中，也有一段斗草情节，这样写道：

“紫芝自言自语道：‘今日方替闺蜜姐姐出了这口闷气’。一面思忖，已进了百药圃。只见陈淑媛、宴耕烟、郑芳春、毕全贞、孟华芝、蒋春辉、慕浦珠、董宝钿八人都在那里采



〇五 潘松本《赏花堆》

花折草，倒像斗草光景。连忙上前止住道：‘诸位姐姐且慢折草，都请台上坐了，有话奉告。’众人都停下了手，齐到平台归坐。陈淑媛道：‘妹子刚才斗草，屡次大负，正要另出奇兵，不想姐姐起来，忽然止住，有何见教？’紫芝道：‘这斗草之戏虽是我们闺阁一件韵事，但今日姊妹如许之多，必须脱了旧套，另出新奇斗法，才觉有趣。’赛耕烟道：‘能脱旧套，那更妙了，何不就请姐姐发个号令？’紫芝道：‘若依妹子的斗法，不在草之多寡，并且也不折草；况此地药苗都是数千里外移来的，甚至还有外国之种，若一齐乱折，亦甚可惜。莫若大家随便说一花草名或果木名，依着字面对去，倒觉生动。’毕令贞道：‘不知怎样对法？请姐姐说个样子。’紫芝道：‘古人有一对句对得最好：风吹不响铃儿草，雨打无声鼓子花。假如耕烟姐姐说了铃儿草，有人对了鼓子花，字面合式，并无牵强，接着再说一个，或写出亦可。如此对去，比旧日斗草已不好顽？’郑芳春道：‘虽觉好顽，但眼前俗名字面易对的甚少。即如当归一名文无，芍药一名将离，诸如此类，可准借用么？’”

像这样以口语辞令来斗草，说明这一游戏已注入了强烈的文化内涵。

斗草，以吉祥而少见的花草为胜，闺中女子春日多为之，也是闺中难得的一大韵事、趣事。其实花啊草的，一直是闺阁女子的最爱，她们不但评花论草，更喜欢将其簪于发际，而作为发饰，鲜花也最能表现江南女子的清秀与婉约，无论斜插一枝或插个满头，各有曼妙之韵。

过了年，赏了花、斗了草，人们在桃花细雨里，在踏青的脚步中，喜气的走过春季，迎来了热情似火的夏日。

夏

提壺挈榼归去来

南湖又报荷花开



（唐寅画）

吴山穿绕横塘过，虎丘灵岩复元墓。提壶挈榼归来，
南湖又报荷花开。锦云乡中漾舟去，美人鬓压琵琶钗。银筝
皓齿声继续，翠纱污衫红映肉。金刀剖破水晶瓜，冰山影里
人如玉。一天火云犹未已，梧桐忽报秋风起。

——唐寅《江南四季歌》

饯 春

梅树生绿,柳絮濛濛,桃花零落,菜花结籽。园林春尽之时,人家争作饯春筵。饯春筵或送春会,也称为樱筵时,因为樱桃和新笋是席上绝不可缺的时新。唐寅《社中诸友携酒园中送春》,写的就是社中诸友园中送春的情景,他咏道:

“月尽头风立夏,杯新酒送残春。共睹时序随流水,况是筋骸欲老人。眼底风波惊不定,江南樱笋又尝新。芳园正在桃花坞,欲伴渔郎去问津。”

眼看着灿烂的花事渐行渐远,怀着对春的依恋,作饯春筵与之作最后的告别,这令爱花的唐寅心生惆怅,甚至伤感,作多首落花诗予以排解。《送春》咏道:“细雨庭除复送春,



○太平欢乐图轴·局部(清·董其昌)

倦游肌骨对佳人 瓶中芍药如归客，镜里年华属妄尘 夜与寸心争蜡烛，泪将残酒共罗巾 石州词调扬州梦，收拾东风又一巡”又《江南送春》云：“细雨帘栊复送春，倦游肌骨对宗人 一番樱笋江南节，九十光阴镜里尘 夜与琴心争蜡烛，酒和春幕送花神 东君类我皆行客，萍水相逢又一巡”好在立夏之际有“蛤蜊上市惊新味，鷓鴣催人再洗杯”，更有满树满树累累的桃子，对唐寅来说多少有些安慰。

钱在迎夏，把盏开筵，厨人一半樱桃一半笋，粉拌绿佐，1. 要研解，真鲜香隽味 吴中樱桃出光福，赤如火齐，味甘厚蜜 樱桃有朱樱、紫樱、蜡珠、樱珠诸品，以朱、紫两种为贵，山中人家在樱桃将熟之时，用鱼网覆盖，以防飞鸟啄食，陆龟蒙诗有“鱼网盖樱桃”之句 沈初初《忆江南》咏道：“苏州好，新复食樱桃 异种旧传摩蜜胜，浅红新样1脂娇 小核味偏饶”至于笋，有出湖州诸山，商船贩贩，昼夜兼行；也有本地诸山所出毛竹笋，味厚而肥鲜，以阳山为最 沈初初《忆江南》又咏道：“苏州好，香笋出阳山 纤手剥出浑似玉，银



安酒船（本图选自《苏州府志》）



《桃花坞·试赏新画》（明·唐·杨无字）

刀劈处气如兰。鲜嫩砌瓷盘。”

钱春是苏州传统风俗，时在春天将去而未来之际。所谓钱春筵，上桌的菜肴并非大鱼大肉，除了樱桃和新笋，必以时鲜为主。入市买樱桃、青梅、福麦，以祀先宴客，称之立夏见“鲜”。添案物则有烧酒、海螵、酒酿、芥果、白笋、咸鸭蛋、蚕豆诸品，以为时鲜美味。

桃花坞有个名叫绣谷的园墅，它的几代主人就举行过著名的绣谷钱春会，真可谓风流胜事，后人引为美谈。

绣谷最早的主人蒋垓，字兆侯，长洲人，顺治十四年（1657）举人，十六年（1659）会试副榜。蒋家世居城东，清初遭兵燹，于是移居桃花坞，构筑亭榭，颇有城市乡村况味。过了几年的某日，主人“偶课园丁薅草，有巨石横亘，尘坌所翳，隐隐若字画痕，具奋锄掘而出之，剥薜剔苔，节角尽露，是‘绣谷’二字，字径二尺许，不著题署，笔锋瘦硬，真老杜所谓

字直白金，非北宋后人能仿佛者”于是，正在为同名而发愁的蒋垓，将这方巨石嵌于壁间，“绣谷”也就成了四名。

过了许多年，蒋垓家道中落，绣谷为他人所得。又过了四十余年，至康熙中叶，蒋垓的嗣孙蒋深致仕回苏，又将绣谷买了回来。蒋深，字树存，生于康熙七年（1668），以国子监生荐，参与编纂《佩文斋书画谱》、《佩文韵府》等国家重点出版工程，后除授徐庆知县，又擢湖州知州。曾修纂《徐庆县志》、《思州府志》，著有《鸿泥轩集》、《绣谷诗钞》等。当时作为一个退归林下的官僚文人，他不但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修复故园自然不成问题。这时的绣谷已易其主，有点荒荒了。蒋深便整理泉石，重构厅堂，还请王翬绘图，请严虞惺作《重修绣谷园记》，胜流名士也纷纷咏唱，后又拓展园地，另建西畴阁等。他的表内侄孙人寅在雍正七年（1729）写过一篇《西畴阁记》，记述了雍正五年（1727），他自京师来访绣谷，被那里的绮丽风光和园中胜色所打动，当时西畴阁等景也已落成。

蒋深为园主时，也是绣谷的全盛时期，名闻远近。一时被公认为吴中名园。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邀请郡中名士在园中作钱春之筵，坐中年岁最长的是尤侗、朱彝尊、张大受、惠士奇当时还是秀才，沈德潜最小，年仅二十七岁，居末座，另外还有画师王翬、杨晋、僧人日存睿等，特别是来了一位苏州名妓张忆娘，让筵席上的气氛更加热烈起来。这位张忆娘，色艺双绝，冠于一时，达官贵人名士都乐于伺候妆台，她甚至和北京来的学政相狎，岁试之时，替士子说情，有些秀才居然也就入彀了。大家诗酒流连，兴致浓郁，蒋深就让杨晋为张忆娘写照，那就是著名的《张忆娘簪花图》。

这幅《张忆娘簪花图》，袁枚曾经见过，那是乾隆十五年（1750），他在苏州，绣谷之孙漪园以图索题。图上张忆娘戴乌纱髻，着大青罗裙，眉目秀媚，以左手簪花而笑。当时杨晋画罢，意犹未尽，题诗两绝云：“交翠堂前绝点埃，薰风披拂绣帘开。嚼兰香细花枝袅，争说天仙降下来。”“髻挽乌云袖

拂霞，才簪茉莉又兰花，妆成金屋藏何处，只在东山谢氏家。”款署“虞山杨晋写照并题”。蒋深也自题七绝五首，第一首云：“巧髻知邀阿母梳，当年周昉画曾无。题诗那得簪花格，来与簪花美女图。”尤侗题云：“当场一曲浣溪沙，可似陈宫张丽华。却胜状元新及第，琼林宴上去簪花。”目存睿题云：“笑摘浓香压鬓鸦，懒将时势斗铅华。他年得入维摩室，不许簪花许散花。”为这幅画题诗的人很多，江标就将这些诗全部录入，辑成《张忆娘簪花图卷题咏》一卷，列入《灵鹫阁丛书》。

相传当初张忆娘想脱籍嫁给蒋深，但蒋深姬妾众多，未曾留意，她便嫁给徽州陈通判，待蒋深得知实情后，心生悔意，就诬告陈通判奸拐，张忆娘便削发为尼，后来穷困潦倒，最终自缢而死。陈初哲有诗云：“绣谷藏春客屡过，当筵唱断莫愁歌。而今总入梨花梦，怀底青衫红泪多。”蒋基果的序中有一段对张忆娘的回忆，是关于他六七岁时，张忆娘抱在膝上替他梳头挽髻的场景，到了八十多岁重见图中小影，怎不叫人感慨万千。

蒋深殁于乾隆二年（1737），享年七十。至二十四年（1759），恰好即康熙二十八年（1699）的绣谷钱春筵六十年。蒋深之子蒋仙根，世仿父亲作钱春筵，请来了不少人，六十年前居末座的沈德潜，以八十七岁高龄居首座。袁学澜《续咏姑苏竹枝词》咏道：“排日钱春春欲归，樱桃红绽笋鞭肥。声喧鹧鸪惊芳草，绣谷园中游客稀。”下注：“蒋氏绣谷园，乾隆时，名人争为钱春之会，篇咏留传至今。”然而来入中已没有像六十年前的那辈风流名士了，更没有像张忆娘那样的绝色佳人，这次钱春会也就没有类似《张忆娘簪花图卷题咏》这样令人惊艳的记录流传下来，也就没有什么让人追念的了。

嘉庆中，绣谷女给闽县叶观潮。道光元年（1821），又归南昌谢学崇，以竹板舆之奉，复又为婺源王昶所有。相传蒋氏想将绣谷出卖时，犹豫不决，便问仙何事，仙判一联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正是晏殊《浣溪沙》



○张忆娘去图（清·改琦）

中的两句,蒋氏不得其解。等到归诸叶氏,则上句应验;叶氏转卖于谢氏,谢氏又卖于王氏,则下句应验。并且这两句饱含悼惜春残,物华流逝的感伤,也正有着钱春的意思。咸丰十年(1860),绣谷园毁于兵燹,鞠为茂草,那刻着“绣谷”的巨石,被蒋氏后人收得后移入虎丘山塘蒋参议祠中。

绣谷今已消失不见,钱春的风俗也早就远去,然而原本平常的绣谷钱春筵,因为有了张忆娘的簪花笑面,流芳百世,这正是桃花坞岁时风俗绮丽的记忆,让人回味无穷。

轧神仙

桃花坞皋桥的东面，有一座福济观，俗称神仙庙，中奉吕洞宾像。唐寅的桃花庵离神仙庙不远，闲来无事，便前往庙中作画赋诗，有一首《正德辛巳结夏于福济院画以遣兴并赋》咏道：“懒学禅门爱学仙，却从丹表得真传。忘机便是长生术，修到人间福利天。”

相传农历四月十四日为吕仙洞宾生日，俗称神仙生日。苏城这人有個很特别的活动，就是“轧神仙”。吴言“轧”，意思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挤来挤去，那么他们究竟在“轧”什么呢？据说吕仙这天化身衣衫褴褛的乞丐来到人间，混迹观中，若有身患奇疾的人前来烧香，往往不治自愈，说是吕仙怜其一片诚心而救度。于是这事传开了，且越传越远，越传越离奇，从此每当神仙生日，人们由四面八方汇聚至神仙庙，甚至还有无锡、常州、上海、嘉兴、杭州、湖州等地专程赶来烧香的信众。这天的福济观香客络绎于途，踵趾相接，个个都希望在这里轧到神仙，沾上仙气，从此交上好运。

“福济观，俗称神仙庙，在皋桥东，宋为李王祠。陶山丁省幹大猷来吴，淳熙某年四月十四日，从岩中道院陆道坚设云水斋，感纯阳吕仙授神力，以疗风疾，至今赖之。元至大辛亥，叶竹居重建，奏令额”（顾禄《清嘉录》引徐崧、张人纯《百城烟水》）。福济观始建于宋淳熙年间，据口耳相传，神仙庙为坐北朝南的建筑群，占地约一千五百多平方米，头山门前有照墙，门前有一井。经山门，过御道，即是正殿。御道

桃花坞唐寅
正德辛巳
结夏于福济院
画以遣兴并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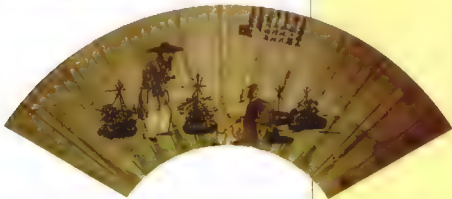
○吕洞宾（《中国五百仙佛图典》）

仙的名字。如这天家家要吃的五色米粉糕,俗称神仙糕;帽铺制垂须钹帽出售,称神仙帽;渔人网得小龟,大如金钱,名曰金钱龟,俗称神仙龟,吃茶称吃神仙茶;剃头也称剃神仙头。周宗泰《姑苏竹枝词》就戏唱道:“糕亦神仙帽亦仙,神仙不结众人缘。洞宾游戏提篮后,惹得贫人会乞钱。”小本营生之赶热闹者,以贩卖泥人及花草为最多。虎丘的花农都将自家种的花花草草挑到观内出售,游人争买自己喜爱的神仙花,有种极易存活的龙爪葱最受欢迎。后来卖花的人越来越多,以及买香烛祭品、手工制品等小商小贩的摊位,从观内一直摆到观外的下塘街,正因此,这一段下塘街,有了个富有诗意的别名,叫花街。

沈朝初《忆江南》词咏道:“苏州好,生日庆纯阳。玉洞神仙人上座,古楼脂粉馆中香。花市绕回廊。”在拥挤的进香人群中,最狂热的当推鼓家,其次为医家,再次为药业。因为吕仙常常以身背葫芦的形象示人,平日则老济贫,超度众生,又替人消灾祛病,点化世人,所以苏人将他当作医药业的祖师来供奉。福济观内原有仙方吊,来求仙方的人多是贫病交加,无钱就医,或是身患顽疾,久治不愈的人。求仙方时,稍纳花点钱请副香烛,祭祀叩拜后,以求签形式问病得方。



○吕洞宾和何仙姑(江苏苏州年画)



赏花图·文嘉

签筒有五个，分男、妇、幼、眼、外五科，共有三百多根签，每根签上的号码对应一副仙方，其中只有一根是罚油签。顾名思义，抽到此签要主动交“罚款”，才能表示自己诚心诚意。求得方子就到仙方店抓药，价格非常低廉，还可赊账。病人服用后，往往都能见效。于是病人再到观中烧还愿香，有的还请堂名到庙中唱戏弹曲，以酬谢神仙。

信众们焚烛烧香看似为神仙祝寿，其实，何尝不是在自己祈求好运连连，长生不老呢！

蚕 俗

早在汉代,张长史就在五亩园种植桑林,桃花坞可能是苏州最早种桑养蚕的地方,这里的第一批居民或许就是蚕农。至梅宣义筑五亩园时,成片的蚕树仍在,甚至在谢家福《五亩园小志》的“五亩园图”中,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桑园。唐寅也有《题桑》诗咏道:“桑出罗兮柘出绫,绫罗妆束出娉婷。娉婷红粉歌金缕,歌与桃花柳絮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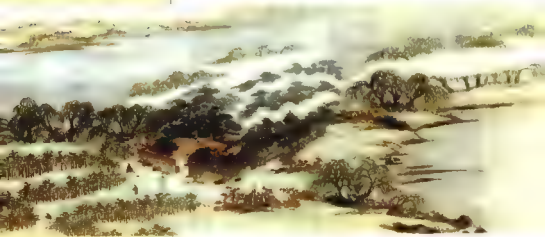
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在皇朝每年的祭祀活动中,皇帝亲耕先农坛,皇后亲祭先蚕坛,以表示对农桑的重



○ 采桑图(明·无款)

视 苏州历来多养蚕,尤以太湖周边为多,湖中诸山,以金桑为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马可波罗游记》说,苏州漂亮得惊人,方圆有二十二公里。苏人生产大量的生丝制成的绸缎,使每个人都能穿上舒适华美的绸缎,并将多馀的行销各地,因此一部分苏人已经成为富商大贾。另据相关记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州盘门外张士诚之母曹氏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元代丝织品,有锦、缎、绫、绢等衣物被褥,纹饰图案极为精致,有凤戏牡丹、喜鹊栖枝、梅兰竹菊等,这批文物目前收藏于苏州博物馆。

早在北宋元丰年间,苏州丝织业同行,就在城内祥符寺巷建机神庙,祭祀之外,也成了行会的雏形。到了元贞元年(1259),在玄妙观建吴郡机业公所,直至清道光年间在桃花坞的艺圃建七襄公所,其间未有间断。苏人多以丝织为主,行会的建立,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织业所祀奉的神道很多,《吴门表隐》卷五详细记录了祥符寺机神庙奉祀的神道。祭祀机神庙也很多,除祥符寺巷的机神庙外,还有玄妙观内的机房殿、相王齐的苏州织造相王庙行祠(即织造都城隍庙)和吴山顶上的机王殿等。其中吴山顶上的机王殿



深受城中机匠们的青睐,重阳节这天,织工们放下手中的活,纷纷登高祭祀,一举两得。或遨游虎阜,箫鼓画船,更深乃返,吃了重阳糕,织工们将入夜操作,称之夜作。蔡云《吴歙白绝》有“织”“秋登高酒,海大鸣机夜作忙”之咏。明清时期,朝廷于苏州城东设染织局,绛锦红丝,纱罗绸绢,皆出郡城机房,故向东北半城,万户机声,处处可闻。织机分为提花机和素机,据说只有男性织工可坐提花机,织出各式精美图案的丝绸,供宫廷官吏享用;女性织工只能坐素机织绸,供平民百姓衣帛。

栽桑、养蚕,利用蚕丝织造丝绸,一直被苏州农民视为比种田好,俗话说“养蚕用白银,种田吃白米”,“养得一季度,可抵半年粮”,“卖粮挑破肩,勿及捻茧虽”等。唐代苏州的养蚕业已很普遍,李白有“吴地桑叶落,吴蚕已眠。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元人赵孟頫《题耕织图》中有“釜下烧桑柴,取茧投釜中。纤纤女儿手,抽丝快如风”。至明代已十分兴旺,郎瑛《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中,就对养蚕的一系列步骤,卜蚕、喂蚕、蚕眠、采桑、人起、上簇、炙箔、穿茧、缂丝、蚕眠、祀谢、络丝、经纬、织机、直到最后攀花、剪制,进行一一描述,我们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知识和风俗。

《卜蚕》:“浴罢清明桃柳场,蚕弓落纸细茫茫。阿婆把种种多少,够数今年养几筐。”《喂蚕》:“蚕头初白初初青,喂要匀调采要勤。到得上山成茧了,弗知几遍吃眠?”《蚕眠》:“一遭眠,两遭眠,蚕过眠遭数全。食力旺时赖上叶,却除隔宿换新鲜。”《采桑》:“男子园中去采桑,只因女了喂蚕忙。蚕要喂甘桑要采,事头分管两相当。”《人起》:“才过眠大起时,再排七日费心机。老蚕正要连遭喂,半刻光阴难受饥。”《上簇》:“蚕上山时透体明,吐丝做茧自经营。做得茧多齐喝采,春芳绩一朝成。”《炙箔》:“蚕性从来最怕寒,簇箔烘靠人盆边。一心只要蚕和暖,囊里何曾惜炭钱。”《穿茧》:“茧子今年收得多,阿婆见了笑呵呵。人来瓮里泥封好,只怕风吹便出蛾。”《缂丝》:“煮茧缂丝手弗停,要分



○蚕桑图(明·无款)



◎女十忙(陕西凤翔年画)

粗细用心情 上路细丝增价买,粗丝卖得价钱轻。”《蚕蛾》:“一蛾雌对一蛾雄,也是阴阳气候同 生下了来留做种,明年出产在其中”《祀谢》:“新丝赚得谢蚕神,福物堆盘酒满斟 老小一家齐下拜,纸钱便把火来焚”《络丝》:“络丝今在手 轻便,只费工夫不费钱 粗细高低齐有用,断头须要接连牵”《经纬》:“经头成捆纬成堆,织作翻腾无了时 只为太平年 世好,弗曾一月卖新丝”《织机》:“穿筵才完使上机,手揸梭子快如飞 早晨织到黄昏后,多少辛勤自得知”《攀花》:“机上生花第一难,全凭巧手攀头攀 近来挑出新花样,见一番时爱一番”《剪裁》:“绢帛绉皱叠满箱,将来裁剪做衣裳 公婆身上齐完备,剩下方才做与郎。”

养蚕,令蚕农一家人的生活有了保障,所以蚕农将蚕视为珍宝,俗呼“蚕宝宝”,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清人金文城有《蚕词》云:“朝来词蚕恐蚕饥,醒来添叶怕叶稀 更睡起人形疲,晨鸡喔喔鸣窗西 谁怜此夕月冷闲,谁怜此夕风侵衣 刚见‘眠四眠齐,又将搯簇争添梯 山家到处如蚕房,蚕房虽白生光芒 望之明洁如珠莹,采之历落盈筐筐 缫车轧轧月昏黄,龙梭抛掷人何忙 乐太平兮颂无疆,思公子兮云为裳 商榷报本不可忘,告成还祭马头娘。”

苏州人俗称的马头娘,即马头神,是我国流传最广的蚕神,也是传说中两位蚕神之一,另一位叫蚕丛 清代苏州的马头娘庙(也称蚕娘庙),香山的和合山就有一座,每年的蚕时赛神,被蚕农视为最重要的日子,所以妇女们个个盛装前往,临出门前还要再照镜 廖文锦《香山杂咏四十一首》有诗咏道:“马头娘庙闹如何,料理香簪付阿婆 换好衣裳还对镜,再添一笔改双蛾”另外,清道光年间,吴江盛泽镇有一座丝业同仁募捐公建的先蚕祠,即后来盛泽丝业会所的所在地 先蚕祠俗称“蚕花殿”,供奉蚕茧行业的祖师神,建筑雄伟,高敞挺拔,气宇轩昂,内建双层古戏台,每年蚕神诞日,盛泽丝业界同行在此一连三天酬神演戏,第一人为昆剧,第二、第三人为京剧,因小满为蚕神诞日,所以俗称小满

戏,所演剧目都是寓意祥瑞,充满喜庆

每逢清明节,民间艺人用稻草扎成马形,扮做马明王菩萨,身披胄甲,骑在马上,口中高喊:“金将军来战!”手中敲打木鱼、小锣,串门走户,将红纸剪成的蚕猫送给养蚕人家,口中说唱吉利话,俗称“念佛句”。蚕农怕老鼠伤害幼小的蚕宝宝,所以蚕室内都要贴上蚕猫图,有的蚕农事先买来桃花坞木版蚕猫图,早早贴上一。谷雨期间是孵蚕的时候,升火温蚕,须日夜留神,至二眠出火。

因温种繁殖难度大,蚕农往往于立夏后购买现成的眠蚕,有谚云“立夏一朝开蚕党”,育蚕俗称蚕党。值得一提的是,昆山的蚕农将岁朝或照田蚕时留下的陈灰置于床头,说能预示蚕茧丰收。蚕二眠时,他们还将蚕台(养蚕的竹筴)置于床上,一家大小都睡在旁边,以身体的热量来温暖蚕体。四月为蚕月,这期间多有禁忌,蚕户红纸粘门,或门悬桃树柳枝辟邪,邻里不相往来,陌路人更是忌入蚕室,蚕娘衣不解带,寸步不离蚕室。自陌上桑采叶,提笼采叶,全村中茧翁,分箔缂丝,历经一月,而后解除诸禁。待到“小满朝见新蚕”,“谷雨朝蚕白头”,桑叶必须备足,蚕到老熟,叶要吃足,此时若没了桑叶,或桑叶不足,欠债也要又来。据说官船若是遇到买了桑叶急于回家喂蚕的船,也得让路。



●太平歌乐图册·蚕桑子市(清·黄慎)

俗话说栽上百年桑，勿怕成年荒，所以蚕农对植桑尤为重视，并有许多相关的谚语，如“蚕农不培桑，来年哭一场”、“种得一面桑，可免一家荒”、“种桑三年，采桑一世”、“桑好半熟蚕”，“家有二亩桑，钞票用勿光”，“宁可星破桑皮，勿可留点生地”，“桑田年前冬耕，桑叶岁增一成”，“儿女从小管，桑树从小纤”等等。桑叶在清明前后出芽，此时桑叶若不冒叶，就会造成叶荒，有谚云：“清明一粒谷，养蚕娘子朝里哭；清明开雀口，养蚕娘子拍手笑。”

小满一到，蚕妇们蚕治车缫丝，昼夜操作。朱麟应有竹枝词咏道：“银光白色茧丝今，小妇沿溪出浣纱。翻得入村花样巧，织云坊在独儿家。”茧丝既出，携至城中，卖与郡城隍庙前的收丝客。每年四月开始聚市，至晚蚕成而散市，称之为卖新丝。蔡云《吴歃白绝》云：“蚕家多半太湖滨，浮店收丝趁趁新。城里那知蚕妇苦，裁钱眼热卖丝人。”种完之后，蚕茧收获，新丝出售，家里有了馀钱，蚕农就要斋蚕山、祭马头娘了。祭祀完毕，邀请亲朋好友聚餐，这就是蚕农所说的“上半年人养蚕，下半年蚕养人”。

种桑、养蚕、机织、刺绣，是苏州的传统行业，十分繁盛，因此留下了蚕桑地、养蚕里等地名。徐乾学有竹枝词咏道：“采桑陌上看名姝，绿苑丹青入画图。待得蚕成春已去，切教珍重绣罗裾。”苏州刺绣，历代官府都十分重视，心灵手巧的绣娘一直是苏州的骄傲，尤其是清末民初，我国仿真绣的创始人、被誉为“绣圣”的沈寿。她的绣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与《耶稣像》，荣获了一个国际大奖。宣统二年（1910），南洋劝业会上获绣品中惟一的一等奖，宣统三年（1911），意大利都朗万国制造工艺赛会上，获世界全人荣誉最高级卓越奖章，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大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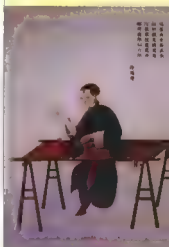
苏州女子，从小都要接受刺绣的学习。桃花坞历来是手工艺者的汇集地，生活在这里的女性个个出手不凡，包入笑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位。一向有针神之誉，在亲戚们的眼中，她的女红是精细而优美的，包入笑小时候穿的绣花鞋子，袜子

等,都由他母亲一针针绣制。有钱人家的女性或许一辈子都毋须做女红活儿,但是若遇家道中落,生活的担子不得已落到女性身上时,刺绣的手艺便能养家糊口。包天笑的父亲过世后,家里经济一下子没了来源,这时几乎全靠他母亲做女红的收入维持生计。

苏州的绣品是出了名的,早在明代,苏州就是丝织业的中心,朝廷的织染局下设绣作,集中绣工进行专业作业。清代以后,有的绣庄雇有放绣者,转手放给绣工刺绣,但工资却微薄。从北至南横穿桃花坞大街和阊门内卜塘的阊门西街,是绣庄集中的地方。民国时,绣一双衣袖(都是销往内地各省、各区,为妇女官服披风用的)不过制钱一百八十文,而工人非一人不可。但包天笑的母亲日以继夜,只要两人就完工了。苏州人家,嫁女必备绣品,尤以新床上的装饰为多。如在床的中间挂有“发禄袋”,两旁则有如意、花篮、插瓶等,都是绣品,都须描龙绣凤,花团锦簇。其实有种种嫌新娘娘针线精妙的意思在里面,然而人多是亲朋好友间擅长女红的人所为。包天笑的母亲就常常为亲戚家绣嫁妆,也仅能获得十馀元的报酬。

包天笑《影楼回忆录》说:“不过这都是临时性质的,不能固定有那种收入,但我母亲的女红是不断的。我们的同居,不是有一家纱缎作吗?这纱缎作把所练成的‘纱经’或‘缎经’放出去,给女工们络在轴轳上,厥名谓之‘调经’,一束经,谓之一和(这是丝织品家的术语),调纱经一和,可得五文,缎经一和,可得十文,不过此种工作,限时限刻,今日取了,明日必须交去,有时须整夜工作(凡丝织物直线为经,横线为纬,这里所谓经,即是直线)。”包天笑六十多岁的祖母见儿媳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很是心疼,也要帮忙调经,劝也不听。于是儿媳取浅色的经,如雪白、湖色、蜜黄给婆婆调,深色的经,如黑色、墨绿、深蓝的自己来调。

工作虽然辛苦,生活倒也安稳,难怪旧时女性从小都要接受女红的训练,有门手艺,关键时刻还能养家糊口。



○桃花(中国二百六十行)

端 午

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古人以五月为忌月，苏州人则称善月，但百事也多禁忌，端午节的风俗活动，很多就是为了辟邪，作平安健康的追求。范成大《重午》咏道：“鬣斗蕉笼分夏衣，弱身独比去年衰。已孤菰粽十分功，却要艾黄千对医。蜜粽冰团为嗜好，丹符彩索聊自欺。小儿造物亦堆料，药裹有时生网丝。”

在传统节日中，端午是个大节，它的历史悠久，传播广泛，习俗繁缛，内涵深广，旧时与年节、冬至并称为三节。端午还有不少别称，如天中节、浴兰节、女儿节、五月节、菖蒲节、解粽节、朱明启节等。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初年曾改端午为夏至。1914年1月，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呈文定年时节，其中写道：“拟请定阴历元月为春节，端午为夏至，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日。”（《政府公报》第六百一十八号）时袁世凯为大总统，批准了这个呈文。但夏至以及秋节、冬节的说法，仅短暂地存在于历书和月份牌上，民间仍沿习旧称，惟农历的元月在法理上改称春节后，逐渐为民众所接受。另外，抗战时期的1941年端午前，郭沫若提议将端午节定为纪念屈原的诗人节，但执行了短短的五年，诗人节就杳然无闻了。

端午风俗的历史虽然久远，但在两晋以前，并无端午的说法，民俗活动的中心时日并不固定，或是夏至，或是五月丙日，或是五月五日。端午一词出现在文献里，最早见于东



○端午故事图（清·袁文）



○端午故事图（清·袁文）

晋人周处《风土记》，并且也被称为端五，此外，端午还被称为端阳、重午、重五。各地过端午，大都从五月一日开始，以五日为正日，许多地方称五月一日为小端午，五日为大端午。但也有例外，在湖南、湖北的部分地区，五月五日称小端阳，十五日则称大端阳。大端阳是节俗活动的高潮，有的地方甚至持续到五月下旬。榴花灼红颜，彩带系玉臂，水上龙舟飞驰，岸边人声鼎沸，家家裹粽，户户举宴，厅堂香烟缭绕，戏台笛声悠扬，街衢迎神赛会，如此快乐欢欣的场面只有在太平岁月里见得。

苏州旧俗也以五日为端午节，瓶供蜀葵、石榴、剑蒲、蓬蒿花草，唐寅五十二岁时，画了《菖蒲寿石图》以应景，并有《剑蒲》咏道：“尺青青太古阿，舞风碎破一川波。长桥有影蛟龙惧，江水舞声日夜磨。两岸带烟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来只恐西风恶，割破锋棱恨转多。”妇女则簪艾叶、榴花，家家设宴，延贺端阳。药肆锁赠苍术、白芷、人黄、雄黄等品，经常光顾生药的客人，白芷之人，也于这天停下手头的活，成群结队来到酒肆哄饮，称之为白赏节。这种种行为，总称端午景。

端午，大概是上古风俗遗存最多的节日了，也是风俗形成最复杂、最丰富的节日。近古以来，五月五日的节俗活动经不断整合，祭祀上主要保留着赛龙舟和投角黍两大仪式。这两大仪式，本是同一仪式中的两个过程，角黍是在龙舟上投的。赛龙舟和投角黍在仪式上的逐渐分离，当与农耕文明的进步有关，不再浪费粮食，作无益之事，而将角黍作为端午的节令食品，虽然也作祭祀供品，但已与赛龙舟无关了。

龙舟竞渡的来历有一说，那就是吴人操练水战。龙舟竞渡，勾践时已成风气，至屈原的传说流行后，遂成为节俗。范成大《吴郡志》卷二称“竞渡亦用以清明、寒食”，可见当时的竞渡时间不只是端午节。明代时，竞渡为端阳节，唐寅《题画》咏道：“端阳竞渡楚江湄，纨绔分曹唱健词。画楫万枝飞跨道，朱帘十二映蛾眉。”据《吴县志》记载，龙舟竞渡旧时



○端午故事图轴·系彩丝·清·徐扬



○龙舟竞渡图，明·天款

在胥门塘河，游船聚集，男女喧嘩，管弦杂奏，场面尤为壮观。有趣的是，还投鸭子河，舟上之人争入水中相夺，以为娱乐。松陵邑鲍子《续苏州竹枝词》云：“筇歌载酒看龙舟，杂处男人与女流。无数从人同箴片，赏春放鸭挤船头。”邵长蘅《冶游诗》也有“五月胥江怒，水嬉欢竞渡。团扇薄不遮，故教冶容露”之咏。

嘉庆《道光时的苏州，龙船竞渡还是很有讲究的，且内容十分丰富。顾禄《清嘉录》卷五说：“龙船，间、胥两门，南北两岸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中舱伏鼓吹了。两旁划桨十六，俗呼其人为‘划子’。篙师执长钩，船头者，曰‘挡头篙’。头亭之上，选端好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俗呼‘龙头太子’。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谓之‘鹞梢’。舵为刀式，执之者谓之‘挡舵’。画舫游客争买土罐擂河，视龙舟中人执戈竞上，入水相逐，以为娱乐，谓之‘打罐头’。多名受土货，号为‘做胜会’。胜会之时，先有舫炮绕船之人，鞠鞠声啭于前舱，手执五色小旗，插画舫之阶，而后诸龙各认旗色，回朝献旗，谓之‘打招’。一招，水如溅珠，金鼓之声与水声相激。出龙之前数日，祀神演武，曰‘下水’。上岸送神，谓之‘拔龙头’。当头之人，半皆里巷游手。隔岁先以带叶竹竿竖桥上，为来年出龙认色，其名曰‘钻五’。月朔，互相往来，名曰‘拜客’。”

后来吴门竞渡，盛于山塘，龙舟箫鼓，胜会极盛。游船载妓，争集野芳浜（原名冶坊浜），日费千金，人称“销金窟”。至端阳前后十余日，欢者倾城，万船云集，远郡士女，结伴纷来，鬓影衣香，雾迷七甲，百工竣业，小户倾家，甚至雷雨天气也不能阻挡。游人买身酒之资，日不下数十万。龙舟诸游手，先期敛财饯饮，也所费不费。主人供买要货食品，所有成市，苏人称之“划龙船市”。入夜，燃灯万盏，烛星吐丹，波月摇白，尤为奇观，俗称“划龙船”。至民国，端阳竞渡已不复见，但顾玉振依然记得光绪年间他亲眼所见的那次竞渡，

热闹的场景令他念念不忘。他在《苏州风俗谈》中写下了当时的情景，乡民集年壮而善驾舟者若十人，将舟饰成龙形，首尾高耸，远望之颇有生龙戏水之概。中间插以旗幡，迎风招展，令人目为之迷。两舷长桨排列，划水迅速，无异风驰电掣。舟数一五不等，竞赛时，锣鼓喧阗，舟子奋勇划水，观者麇集，欢声雷动，以其富有勇敢与猛进之精神，以博最后胜利。这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体现在一向以儒雅温情著称的苏州人身上，更显难能可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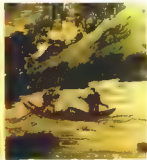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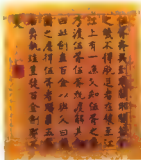
尽管端午节令人人饱眼福的大戏龙舟竞渡顿飞报不复再见，但其他一些习俗依然延续，小孩穿雄黄衫，门楣悬艾蒲、蒜，以驱邪避疫。午刻烧苍龙、白芷及蚊烟条。又和雄黄丁烧酒内，以艾叶洒之墙角，说可驱除毒虫。草上悬钟馗像，「镇摄鬼魅」。端午节前，裹角黍以相馈赠。关于角黍的起源，流传着不同的故事。一说起源于祭祀伯夷、叔齐；一说起源于祭祀周昭王及两侍女；一说起源于祭祀屈原；四说起源于屈原姊女嬃所作；五说起源于屈原妻所作。迟在晋初，角黍已成为节令食品，其「阴阳包裹之象」，也符合五月夏至的「阴阳争，死生分」（《太平御览》卷一百一引《风土记》说：「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粘米糰枣，以从计者，令熟。节日又煮肥鱼，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俎龟粘米，一名粽，曰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

唐宝历初，白居易任苏州刺史，过了两个端午，离任后，对苏州的粽子颇为怀念，《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诗云：「忆在苏州日，常语夏全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苏州人认为，端午这天一定要吃粽子，故有俗语说：「勿吃端午粽，死仔没人送。」故置办粽子是过端午的大事，或从店肆买来，或自家裹扎。说到包裹粽子的菰叶，就要说到桃花坞的芦葦荡了，被时人认为包裹粽子最好的箬就生长在那儿，无论是店肆买的还是自家裹的，都以用采自桃花坞的菰叶包裹的粽子为最好。

苏州店铺所卖的粽子,不但有白水粽、赤豆粽、枣子粽,还有火腿粽。据抗战前印的《旅苏必读》记载,火腿粽每只仅需一十文,生意十分兴隆,后来为鲜肉粽所取代,虽不及火腿粽之味美,但入口香肥,咸中带鲜,尚有火腿粽的遗制。另外还有两种特别的粽子,一种是灰汤粽,糯而烂,可蘸着玫瑰酱吃,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另一种是水晶猪油豆沙粽,裹成长方形,在当时属于高档吃食;又有所谓小脚粽,裹束如一寸金莲;还有枕头粽,顾名思义形同枕头。火腿粽的做法,袁枚记在《随园食单》里,《扬州洪府粽子》一则有详细介绍。在苏州,粽子不只端午节吃,也是平常点心,日间店铺食摊,大锅里热气腾腾,买者络绎不绝。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卖粽子的挑着骆驼担,沿着长街僻巷悠悠叫卖,勾诱着未眠者的食欲。

端午的节俗活动繁复,其中有一类是由原来的龙图腾祭祀,转而为具体历史人物的祭祀,如苏州人熟悉的伍子胥就是其中一位。

伍子胥,名员,春秋楚人。父伍奢,兄伍员均被楚平王所杀,亡命奔吴,向公子姬光推荐刺客专诸,弑吴王僚而夺位,姬光即是阖闾。阖闾登基后,子胥被举为行人,与谋国政,起造人城,文献记载即今苏州古城。他又协助阖闾整军纪武,西破强楚,累著功绩。吴王夫差立,败越于夫椒,越求和,





图说阳喜·江苏苏州年画



◎屈原行吟图(明·陈洪绡)

子胥力谏，夫差勿听；吴伐齐，子胥又谏，夫差仍勿听。夫差十二年(前484)，夫差伐齐归来，赐子胥属镂之剑以死。子胥死后，夫差取了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迟在汉代，子胥已被奉为潮神，且已深入人心。伍子胥不但是潮神，也是涛神，简言之水神。至少在东汉时，伍子胥作为潮神而举行的祭祀仪式，不仅在东吴一地，他的祠庙众多，祭祀之盛，不难想见。五月五日行船以迎神，正是当时的仪式。而子胥自刎的日子，后人推测也是五月五日。可以这样认为，在端午民俗活动中，伍子胥是较早有代表性的祭祀偶像，但在偶像的“任择”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屈原。

屈原是楚人，赛龙舟、投角黍的俗信也以楚地为最盛，因此这一替代，或许与伍子胥是楚国的“叛徒”有关。伍子胥本是楚国贵族，奔吴以后，为报父兄被杀之仇，视楚国为最大敌人，阖闾二年(前512)起就开始伐楚，阖闾九年(前506)，一举攻破楚国郢都，总算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历史是残酷的，因此楚地的五月请龙迎神仪式，也就不可能将伍子胥作为祭祀偶像。“任择”的结果，自然就是屈原了。

端午节物

如果说,赛龙舟既是祭祀仪式,又是攘灾仪式,那么端午所特有的种种节物,则都是为了除恶祛毒。如吃黄鱼、系彩丝、儿童穿虎头鞋、戴虎头帽、家中贴人师符、挂钟馗像等。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六:“重午以角黍、水团、彩索、艾花、曲扇相饷。”可见宋代的一些端午节物。

因为五月是恶月,五日是毒日,这是节物产生的主要风俗背景。虽然近古以来,恶和毒的观念,具体化为“五毒”,但在冥冥之中,仍有鬼魅魍魉时来侵犯,那就需要组合成综



图 1-1-1 视觉传达设计·端午节物·清·陈牧

枇杷石首得新嘗
幸子飽！



○枇杷石首得新嘗，幸子飽！

合的攘除力量，借助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既有极具象征意义的镇宅神判，又有道教符箓，还有各种巫术。总之，在端午前后，甚至整个五月，构筑起一道对付恶和毒的坚固防线，不但能平安地度过这个灾难四起、邪毒纷至的日子，还能保佑日后的身体健康、门户吉祥。

吴地端午节物很多，这里说的只是攘灾仪式中直接或间接与桃花坞相关的几种。如深受苏州人追捧的端午节食黄鱼，九洞《黄鱼》诗咏道：“杜陵顿顿食黄鱼，今日苏州话不虚。门客不须弹铗叹，百钱足买十斤鲈。峨峨人编载鲜还，月令常参四五间。物到热时宜耐冷，鱼山亦复靠冰山。鲳鱼骨鲠鲙鱼软，本若黄鱼美且甘。偶遇水晶班爵日，定当封作夏黄公。”黄鱼因脑中有骨如白石，故名石首鱼。此鱼能鸣，夜视有光，鳞色金黄。捕鱼人用长竹筒插入水中，听其声，立即下网，通常一网能得千馀条。苏州人在端午节这天必买黄鱼，以祀先贤节之需。沈朝初《忆江南》咏道：“苏州好，夏月食冰鲜。石首黄鱼时裹，鲳鱼似雪柳条穿。到处接鲜船。”端午节的时节菜黄鱼与莼菜做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羹玉饭。

苏州市上的石首鱼，早先鱼城就有，后来都从太仓运载而来，太仓近海，颇多海鲜。苏州人以石首鱼为时令珍品，最早可追溯至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九记道：“吴郡鱼城下水中有石首鱼，春秋化为鳧，鳧顶中有石。”“今惟海中，其味绝珍，大略如蟹之蟹，为江海鱼中之冠。夏初则至，吴人甚珍之。以揀花时为候，谚曰：‘揀子花开石首来，筒中被絮舞。’台《言典》卖冬具以买鱼也。”诗云：“海雨江风浪作堆，时新鱼菜逐春回。获芽抽笋河豚上，揀子花开石首来。”有道是“获芽抽笋河豚上，滋味鲜美真异样。老饕看见滴馋涎，买来煮熟啖嗟痒。煮时切忌染埃尘，一染埃尘便毒人。莫要贪嘴勿留穷性命，竟因口福误伤身”。

清乾隆后期，苏州黄鱼市的场面仍然可观，晓色朦胧，担夫大争到葑门外冰鲜鱼行贸易。只见人山人海，投钱如雨，牙

人秤量,忙不暇给。马元勋《舟门即事》诗云:“金色黄鱼雪色鲫,贩鲜船到五更时。腥风吹出桥边市,绿贯红腮柳一枝。”袁学渊也有“比户符悬五毒虫,黄鱼船集舟门东”之句。虽然舟门外冰鲜鱼行的黄鱼市场较为著名,然而因舟门外也有冰窟,故而桃花坞的鱼市之上也多有黄鱼出售。释宗信《续苏州竹枝词》咏道:“闻关庭货众商居,十万人家富有餘。赶节冰鲜何太早,南濠四月卖鲚鱼。”石首鱼上市,正是槐树花开,即端午节前后,此时天已微热,虽说沿海地区宋时已经用冰来护鲜了,但运至苏城,冰已融化,石首鱼多肉败气臭,故又有“忍臭吃石首”之讥。据周振鹤《苏州风俗》记载,那时端午节“日中饮雄黄酒,仿以石首鱼。相传是日正午,妖精现原形”,难道是石首鱼难闻的味道令妖精也无法忍受,纷纷现出原形?

在邪毒面前,最需保护的当然是孩子,所以很多地方又称端午为孩子节、娃娃节。因为自那日起,热人就要来了,五毒蛇虫开始活跃,这会给孩子们带来患害,于是不少端午节俗活动围绕孩子来进行。范成大有《代儿童作端午贴门诗》一首咏道:“画阁闹香里,明窗宴坐中。兵符不须篆,丹转药炉红。”“簪绂神仙侣,追随山长家。往来惟意适,歌舞对年华。”“秦筒小费名田课,吕歌多浮乐圣杯。笑倩吴人看外户,北窗深处咏归来。”

虎是五毒之一,但它本身威武凶猛,因此不但服猛的象征,也成为端午攘灾的力量。于是人人编线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称之老虎头。又系赤色裙幪,彩绣也为虎形,称之老虎兜。虎头鞋也是一种吉祥物,同样具有驱鬼辟邪的功能,因鞋头呈虎头模样而得名,北方人称之“猫头鞋”。每年端午节,孩子们穿上虎头鞋,一个个显得虎头虎脑,煞是可爱。它是以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制作的童鞋,以桃花坞手工艺缝制的最为著名,既有实用性,又具观赏性。虎头鞋的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光虎头就需用刺绣、拨花、打籽等多种针法。鞋面的颜色以红、黄为主,虎嘴、虎眉、虎鼻、虎眼



老虎鞋(何世品)



◎天师镇宅(江苏苏州年画)



◎钟馗驱鬼(江苏苏州年画)

等处,通常采用粗线条勾勒,令张地表现虎的威猛。值得欣慰的是,如今这种手工制作的虎头鞋在桃花坞还能见到,而儿童端午戴虎头帽、穿老虎肚兜、着虎头鞋,至今还很普遍。

另外,张天师和鍾馗是端午攘灾的两大神道,他们的画像,自然是驱邪杀鬼最直观的形象,故端午攘灾仪式,就得将他们请来。张天师,即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后道教信徒称之为张道陵。东汉出现的早期道教有两支,一支是于吉所创的太平道,张角兄弟藉以组织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太平道瓦解;另一支就是张陵在蜀郡所创的五斗米道,历世相传,成为道教正宗,张陵也就被推崇为祖师,得以神化。个魏晋时,遂称张陵为天师,称其道为天师道。随着道教地位上升,教祖由老子而元始天尊而三清,后又有玉皇上帝和大小众仙,张天师的排名就下来了。金元以来,北方出现全真道,天师道遂改称正一道,盛行于南方。

自唐以来,他屡被朝廷册封,唐赠“太师”,宋封“正一静

应真君”等，今元贞元年（1295）加封“正冲元神化静应显佑真君”，但民间仍称他为张天师。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陵创道时，就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都出米五斗。因此，他是符箓道法的始作俑者。今明清时，端午攘灾仪式采用的天师符，自然是被民间认为最正宗的符箓。况且关于他驱邪杀鬼的故事甚多，让他来镇摄妖怪，自然也是最合适的人选。顾禄《清嘉录》卷五引吴江、震泽《县志》说：“五日，道士折红、黄色纸，画天师像，为辟恶灵符，分送檀越。”

钟馗，相传是唐开元间的不第进士。关于他的由来，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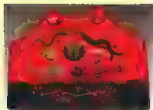
图 金钱虎 江苏苏州民间

括《补笔谈》卷二记吴道子画钟馗像卷首有唐人题记,其中写道:“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怪,因沾作,将血月,坐臥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袂鼻,履一足,跳一足,悬一履,携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玉笛,绕殿而奔。其人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露双足,乃捉其小者,剑其目,然后擘而唾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曰:‘臣钟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若若顿瘳,而体益壮。”于是诏画工吴道子,令其画梦中钟馗。

前人考证钟馗的来历,认为钟馗是终葵的转音,古人举行驱疫逐鬼的傩时,就抖动终葵,后来才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形象。本来钟馗只在新年当值,全清代,几乎所有地方都让他兼任端午的攘灾仪式,由他来捉鬼噬鬼。苏州整个五家家挂钟馗像,以祛邪魅。顾禄《清嘉录》卷五引李福《钟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么么技,免使人间鬼面符。”又,卢毓嵩有诗云:“榴花时焰蒲蒲碧,图画一幅生虚白。绿袍乌帽古莫靴,知是终南山里客。眼如点漆发如虬,髯如睨红髯如戟。看彻人间索索徒,不食烟霞食鬼伯。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病魔。呜呼!世上阎罗不胜计,灵光一睹难逃匿。仗君百万亿万身,祛鬼直教撼鬼魄。”

五月贴张天师符并钟馗像的风俗,各地大同小异,惟苏州例挂于厅堂上,并且都装裱成轴,五月初一取出挂上,至六月初一收下,待明年再挂。这往往是手绘的水墨画,称水墨钟馗。嘉靖二年癸未(1523),五十四岁的唐寅,就于端午节后画钟馗像于桃花庵。普通人家所挂天师符、钟馗像均出自桃花坞刊印的木版年画,价廉物美,且色彩艳丽。苏州人家除悬挂钟馗像之外,也有挂关帝像的,两侧则悬雷神神将画轴,所谓“神像镇宅”,就风俗意义上来说,都属于驱邪祛魅。

女性们在端午前后也会制作各式各样小件,虽说意思在于辟邪,然而丰富绚丽的手工制品,实在是一次女红的竞赛。



○五毒蜈蚣夹(传世品)



○五毒荷包(传世品)

江淮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增纳剪制艾叶，或攒绣人物、禽鸟、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类，绉纱蜘蛛，绮谷凤麟，蜃虎绒蛇，排草雕蛎，蜚蜚蝉蛸，葫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贯为串，名叫豆娘。吴中则竞尚丽巧，端午节物，‘国彩件，各赌针神，炫异争奇，互相投赠，新制日增。有卢绣荷囊，绝小，中盛雄黄，名雄黄荷包。以彩绒编铜钱，为五色符，名袋绒铜钱。又编钱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择蒜头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名独囊网蒜，皆系于襟带间，说可以辟邪。至于贵家人族，则饒率叶五色葵榴，钿漆折扇，真珠白索钗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团巧粽之类，互相馈赠，以矜新丽。

这样的风气在明清时的桃花坞尤其盛行，它们的制作综合了绣艺、草艺、布艺、金银制作工艺等多种技艺，大都由妇人制作，这在妇女生活史上也是值得一写的。



石碾影映宫庭（故宫博物院藏）

荷花诞

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诞，旧时有赏荷习俗，最著名的赏荷胜地有西湖的荷花荡、跨门外的荷花荡以及西山的消夏湾等。除此以外，于桃花坞各国聚中的荷花池赏荷，则另有一番情趣。

西湖的荷花荡，因出产唐代贡藕中的极品伤荷藕而闻名。时，唐人赵嘏《西湖秋日观贡藕》诗云：“野艇几西东，清冷映碧空。暮衣来水上，扑玉出泥中。叶乱田田绿，花馀片片红。激波才入选，就日已生风。御洁玲珑膳，人怀拔擢功。梯山漫多品，不与世流同。”伤荷藕，产自行春桥和茶磨屿之北的荷花荡。荷花盛开的西湖，如若云锦，景致最为迷人，范成大《立秋后三日泛舟越来溪》就有“行入闹荷无水面，红莲沉醉白莲酣”，以至身在他乡，仍念念不忘，《州宅堂前荷花》咏道：“凌波仙子静中芳，也带酴醾红学醉妆。有意十分开晓露，无情一饷敛斜阳。泥根玉笋无尘染，风叶青蕖亦自香。想得西湖花正好，接天云锦画船凉。”他的好友姜夔，经常往来于西湖别墅，《次西湖书扇韵》就写道：“桥西一曲水通村，岸阔浮萍绿有痕。家住西湖人不到，荷花多处别开门。”

明代的荷花荡仍然香气馥郁，美丽如初，荷花荡离王宪的越溪庄不远，夏日观荷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徐鸣时《横溪录》卷七引王宪《卧与表兴之谈荷花荡之胜，与之云不识，遂赋六绝句呈览，或可当卧游耳》咏道：“荷花荡里采莲归，九龙山头暮霭微。轻身倚楫下前浦，花气人香逐浪飞。青山



○荷塘仕女图（清·任熊）



图 西湖荷花 吴昌硕 画·王翥

如铺碧水回，万朵菡萏参差开。歌船舞棹垂杨畔，十里繁华锦绣堆。藕枝如玉翠莲房，白白渔鱼紫荷香。落日舵楼传玉笛，掌中平列万山苍。荡里人家齐卖莲，十五女儿十数钱。柴门一片花如锦，野老风的高树眠。吴王城中十万家，赤日转空蒸紫霞。山人散发弄秋水，自押鹅群兼有花。蒋福山瓜瓞玉如，冰盘酌出锦筵舒。持杯忽忆东陵子，明日王侯今尚儒。“住在‘十里繁华锦绣堆’这样如梦似幻的环境里，难怪王宠在此读书十五年，非省侍不入城市呢！”

广数百亩的西湖荷花荡，每到花月时节，红白弥望，香气袭人，游人鼓棹，如入锦云之乡，当暮色降临，湖中飘然升起的薄雾，令人产生置身仙境的错觉。若是将舟楫停在荷花荡里于舟中设宴，和鸟亲近，听蝉低吟，观荷起舞，真是秀色可餐，酒不醉人，人早已醉了。荷花荡的魅力无容置疑，深受文人们的喜爱。

相比之下，葑门外的荷花荡更贴近平民生活。每年荷花诞日，画船箫鼓，竞相聚集于此，观荷纳凉。关于荷花荡的热闹，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八称“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韩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

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艇涛趋” 黄省曾《荷花荡》咏道：“竞抵都人集，喧游国事传。探芳怜胜日，携客讨湖人。玉笛吹新柳，红妆夺始莲。开襟观未极，沽酒不论钱。”又邵长蘅《冶游》云：“六月荷花荡，轻桡泛一塘。花娇映红日，清笑薰风香。”

由于六月里雷雨偏多，观荷之人，黄昏常常遭遇雷阵雨，为了不湿鞋袜，人人赤脚而归，故俗有“赤脚荷花荡”之谣。蔡云《白歌白绝》咏道：“荷花荡里龙船来，船多不见荷花开。杀风景是大雷雨，博得游人赤脚回。”清代以后，翠盖红衣，零落殆尽，烟波浩渺，惟剩有小艇渔父，相为莫逆而已。于此流连的游人，不再是为荷花而来，而是为溪旁那令人清凉的冰宫。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廿四赏荷花。黄色彩桥停画舫，水晶冰宫劈西瓜。痛饮对流霞。”当时由于七里山塘的繁华与热闹，荷花诞日，人们往往移舟虎丘门浜，以应观荷节，舟门外原本热闹的赏荷胜事，渐渐趋丁寥落。

观花什处，还有远郊的洞庭西山消夏湾。夏木舒华，如若锦绣，游人放棹纳凉，花香云影，皓月澄波，往往留梦湾中，越宿向月。消夏湾仅一里，深入西山八九里处。雪峰环，白水汇，相传为吴王避暑的地方。范成大《消夏湾》咏道：“蓼矶枫渚故离宫，曲清透九里风。纵有暑光无著处，青山环水水浮空。”又高启诗云：“凉生白亭水浮空，湖上曾开辟暑宫。清静疏帘人去后，渔舟占尽柳阴风。”那里的荷花有红、白、黄多种，洞庭东、西山人善植荷，夏末秋初，一望数十里不绝，为水乡胜景。

然而不出城门就在城中，也有赏荷什处，即桃花坞，明人黄省曾《唐氏园观荷》咏道：“虚阁中人携酒攀，芙蓉烂漫芳溪湾。绿竹高浮翡翠羽，白云四结琼瑶山。风蝉哑槛近人响，雨露清尊傍汝闲。欲折秋风惜迟暮，花前徙倚不知还。”另外，还有艺圃珍贵的白莲花。

明嘉靖间，浙江按察副史袁祖庚择地造园，在阊门内吴趋坊宝林寺东建醉醒堂，园内疏植杂木，屋宇绝少，门楣有“城市山林”额。后归文徵明曾孙文震孟，题名药圃。文氏



○太平欢乐图·赏荷花（清·方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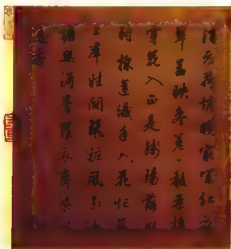


图 1 姜埭山房（清·陈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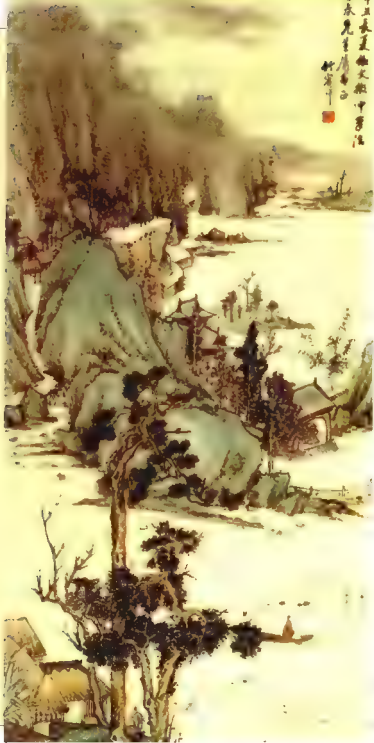
兄弟于此精心营构，人称西城最胜。清初莱阳人姜埭寓此，史名为敬亭山房。姜埭仲子姜安节始建故居，易名艺圃。道光十九年（1839），艺圃当时的主人吴氏迁徙，苏州绸缎同业者购园作会馆，史名为七襄公所，大事修葺，疏池培山，草轩、楼、馆、亭、台，一一恢复旧观，补植乔木、岭梅、沼莲，面目煥然一新，向当时尤以后园池塘的白莲花为出名。

其实，艺圃植荷的历史相当悠久，早在清初姜安节（姜安节为园主时，池中荷花已盛，汪琬在《艺圃后记》中说：“折而看，方池一亩许，莲荷蒲柳之属甚茂。”他在《艺圃十咏》中也数数提及，如“无风莲花摇，知有游鳞聚”，“两岸柳阴多，中流荷气爽”等，另外，施闰章有“身入荷花红，举翻萍藻乱池”，“水木共深翠，鱼从莲叶戏疑”（《和艺圃十咏寄姜仲子学在》），吴绮有“池荷气秋犹馥，满地桐阴晚未疏”（《艺圃诗为学在赋》）；宋荦也有“淙淙响珮环，荷香满中坵”（《和艺圃杂咏十首》），不胜枚举，姜安节还将自己讲学的地方取名爱莲窝。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入苏州阊门时，有数百人撰

年五十五歲
李永先生
畫
新
畫
中
景
況

新
畫
中
景
況



为所辱，在艺圃中投池自尽，池中莲花也惨遭劫难。相传太平军据城时，听主陈文炳居住于此。范君博《吴门园墅文献》记艺圃时说：“后归绸业公所，改名七襄，重加修葺，池中荷花尤为著名，其种为太平天国军人从湘移植。”这白莲花或许是陈文炳居住艺圃期间，每人面对有着数百条屈死冤魂的水池心生惶恐，特地从湖南移来；又或许是乱后重建七襄公所时移植，总之，从那时起池内已有极为珍贵的千瓣重台白莲，这是荷花名品之一，花托未瓣化，雌蕊已瓣化，花开一池，婉美至极。

在蛙鼓荷风的盛夏，美不胜收的荷花水景的确是艺圃一绝，引来无数文人题咏。近人陈任有《艺圃观荷诗》咏道：“曲径门深迹未荒，重来面镜照芳塘。穿空云木竹高节，纳槛风荷收夕凉。寂寞池台谁管领，低徊尊俎小沧桑。鸥盟聚散成追忆，地主何须问帝乡。”江苕也有《艺圃观白莲题壁诗》云：“乔木荒池都入曲，劫餘重吊草堂灵。凭春隐士邻泉阮，拜杖孤臣泣敬亭。鸥鹭自分姜孟者，蛙声时度夕阳汀。莲花未许污泥染，禁体何人学聚星。”文人借景抒情，追忆明清之际爱国志士在艺圃的往事，表达了对文震孟兄弟和姜埏父子的敬慕。他们的品行，也正像池中的白莲花一般高洁。

荷花为睡莲科水生植物，又称水芙蓉、芙蓉、美蓉、水芝、水华、菡萏、莲花、藕花等。用荷花来布置水景，乃常用的造园手法，文震亨《长物志》卷二就说“藕花池塘最胜，或种五色官缸，供庭除赏玩犹可。缸上忌设小木栏，花亦当取异种，如并头、重台、品字、四面观音、锦莲、金边等乃佳。白者藕胜，红者房胜。”文震亨推崇的并头莲，即并蒂莲，花头瓣化，并分离为两个头，而似一梗上生两朵花，艺圃的白莲花每年都会开出几朵并头莲来，包入笑在《铜影楼回忆录》就曾经提到。

包入笑童年时一度住在艺圃旁边，当时的艺圃已经是七襄公所所在，在他的记忆中，里面有一座小花园，有亭台花木，有一座四面厅，还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由于是近邻，与看门人熟识，包入笑和小伙伴们经常溜到里面玩耍。每到夏

營業寫真

此圖見於《營業寫真》
（明）
（清）



○實惠堂《營業寫真》。

人,那盛开的一池白莲花格外吸引人气,包入笑说:“七襄公所荷花池里的荷花,是一色白荷花,据说是最好的种,不知是哪个时候留下的,每年常常开几朵并头莲,惹得苏州一班风雅之士,又要做诗填词,来歌咏它了。所以暑人常常有些官绅们,借了它那个四面厅来请客,以便饮酒赏荷的。”

说到这里,包入笑有一则趣事不能不提,他自称为“我家有个小小神话”,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包入笑的祖母对媳妇(包入笑的母亲)说起了昨夜里做的一个梦,说有人请她吃汤包,不知是何意思。媳妇听了笑道:“这有什么意思呢?前儿人,不是攀桥堍下新开一家汤包店吗?我们明儿人去买两客来吃。”婆媳两人,一笑而罢。谁知那人下午,七襄公所的看门人把包入笑给送了回来,就像一只落汤鸡。原来他到里面去玩,见荷花池里有一只莲蓬有饭碗口那么人,他去采,一不小心,跌进池里,幸亏看门人及时拉起,虽不曾受伤,但全身衣服都湿透了。看着媳妇给孙子换衣服,包入笑的祖母恍然大悟,“哎呀!对了!汤包!汤包!不是姓包的落了汤吗?准是观世音菩萨来托梦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文人的小小神话,终将一直伴随着艺圃白莲花,成为一段有趣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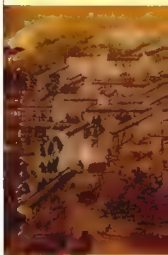
进入民国后,艺圃终因年久失修而日趋破败,部分散为民居,部分被机关、剧团、工厂等使用。至1956年,政府有关部门予以整修,并对外开放。及至“文革”,又惨遭破坏,“满目荒荒,时闻瓦砾石落之声,假山下挖防空洞,湖石峰被烧制石灰,水池被垃圾填塞大半,楼阁倒塌两间,乳鱼亭已难辨认,湘莲绝种”(《苏州市志》第十一卷)。那曾经号称苏城莲花之冠的白莲花,从此就香消玉殒了。

十多年前,艺圃已经重加修葺,且作为苏州古典园林的典型例证,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虽然再也见不到稀罕的白莲花,有的只是后来补种的红莲、粉色莲,但置身于秀丽疏朗且充满人文精神的园子里,那种恬淡清幽的情味,依旧是妙不可言的。

花 船

什么叫花船？包人笑说，就是载有妓女而可以到处去游玩的船。“有一件事，使我虽老不能忘怀”，这是怎样一件铭心刻骨的事呢？原来在他八岁那年，中元节随父亲坐花船去山塘看一次出会。这次花船看会之旅，在他幼小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至老来回忆此事时，犹如发生在昨日。

包人笑在《侧影楼回忆录》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父亲那时，一来请请他的几位到苏州来的商家朋友，在生意场中，交际是少不了的。一则他也认识几条船，都是老主顾，每一次出厂，也要应酬她们一下子的。因此在半个月以前，早已约定，答应他们了。父亲预先和我说：‘你认真读书，七月半，我带你坐船看会。’我听了自然高兴，也不知道何处坐船？那里看会？只跟随父亲就是了。一清早，母亲便给我穿起新衣服来，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带我到哪里去。由父亲领了，到一家人家，我也不知道什么人来了。但见房棧曲折，有许多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有的拉拉我，有的撵撵我，使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后来又来了几位客，大家说：‘去了！去了！’我以为出门去了，谁知不是出前门，却向后门走去。后面是一条河，停了一条船，早有船家模样的人，把我一抱，便抱进了船里去了。”包人笑说的那条很小的船，苏州人叫做小快船，桃花坞的水巷较窄，大船进城不便，因此先由小船行出阊门城河，到方坝上（又称方基口）河面宽阔处，再换乘大



○北码头，《盛世滋生图》局部

船,然后开到山塘河的野芳浜看会。小船大船,都是鼓家的,所有包船冶游的人,都要像包天笑他们那样,先于桃花坞乘小船,然后再换花船。

画船游,在诗人眼中具有怎样的风情呢?也许只要经历过一次,就会终身难忘。

苏州自古为佳丽之地,物产丰饶,文采风流,绮罗锦瑟,才子佳人,又地处水乡泽国,城里水巷蜿蜒,郊外湖拍棋布,垂杨系画船,柳阴停花舫,正是昔日文人向往和追求的一道绚烂景致,更是明清时期社会生活特有的一部分。坐花船冶游,苏州人概以晚明为最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尤其苏城近处自阊门山塘至虎丘,歌台舞榭相望,别有一番风情。唐寅《阊门即事》就有“翠袖千楼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之咏。画船箫鼓,鬓影衣香,真风流销魂去处。入夜,红灯照春,鼙鼓劝客,行令猜枚,欢笑之声达于两岸。

“吴故水乡,非舟楫不行。苏城内外,四面环水。大船小舫,蛟鱼贯。而便于游赏者,春时则推荡湖船为称首。莫知其制何如,不桨不帆,状最然如小阁了。户之绮,幕之珠帘,窗之琼绣,金碧千色,鬼眼见面。船娘多娇,不任舟楫事,捧觥理棹,盖间有能者。水北花南,人如大士,欸乃一声,春情俱荡。船之人各置一簪,小者受五六客,而妙洞闻四方。风霁月晓,烛燃成山。酒席若雾,管弦嗷嘈之声作于波上。罗袂蘸野,脂香涨川,春日追暇,招邀乎行春之桥,逍遥乎虎丘之塘。于堤柳缺处,时见红幕青盖,闲游士女,掩映往来,真济胜之具也。”好一个“欸乃一声,春情俱荡”,夜半潮所说的荡湖船,即花船,试想,谁能抵挡得住这等美丽的诱惑。

崇祯五年(1629),复社举行虎丘大会,四方清流纷至沓来。大会散后,与会者招邀俊侣,或泛扁舟,或登青楼,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酌桥边,望山桥畔,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称得上是罕见的冶游盛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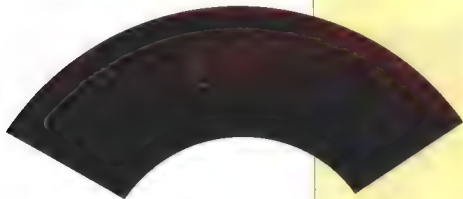
清代全盛时,花船集中在山塘一带,每当夜幕降临,满湖灯火贴波红。狄黄篔有《山塘竹枝词二首》咏道:“花满

长堤水满塘，堤头金勒水边桥。相逢何必曾相识，半是土孙半丽娘。”“金阊门外水东流，载酒看花处处游。占断春光一个月，夜深还上妓家楼。”“一枝柔橹一枝篙，八吴娃弄画桡。载得游人去何处，东风吹过半塘桥。”慕真山人的《青楼梦》第二十回，也描写了那里的情状，说是挹香或往竹船上，与美人弹琵琶、拨空篪、品箫、吹笛、鼓月琴；或往度曲船上，与美人拍昆腔、翻京剧、唱南词，或往吟诗船上，与美人分韵拈阄、限题联句；或往斗彩船上，与美人赌拼和、教吃张、戳台角、借牌闹。来来往往，潇洒出群，风流莫过于此。闹至下午，方始开筵，十五船十五席，席席珍饈。如此沉溺于画舫烟花之中，富家子弟钱囊倾尽是自然的事，袁学渊就发出“画舫相衔七里塘，烟花倾尽富家囊。名姬晚嫁随养卒，荡了收场普济堂”的感叹。

《石斋画报》有一则晚清苏州新闻《点缀升平》，记了当时的景象，云：“苏城八景，虎阜其一也。出金阊不十里，宜用舟舫前。逢五八两月，城内外绅商士庶必相率往游，舟中随意点缀名花一枝，有来自妓寮者，有载自本舟者，舟不论大小，无花即黯淡无色泽。其最巨而最华者曰灯船，日间一字儿齐泊坊浜口，一日九板，上灯始开筵，筝琶齐奏，声不



○花船I（西方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晚清放艇图（清·费丹旭）

称之为“落灯”——是快船，快船中较大的即灯船之亚，也以双橹驾摇，行送甚速，故名“快船”俗呼“摇杀船”四是逆水船，该船自蓄歌姬以招待客人，可登岸追欢。这船多散泊于山塘桥、杨安浜、万基口、头摆渡等处，行驶迟缓，似舟行逆水，故俗呼逆水船。

及遭太平军战火，百业尽废。苏城光复后，妓家上岸，船桨入店，橹声消歇，灯影寥落，惟剩一堤烟月而已。直至光绪十一年（1886）夏，七里山塘又见灯船，但与过去“不夜城”的繁盛景象，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大约至民国时期，妓女们人多拥有了自己的花船。花船依式样大小，有人双开，小双开之别，大都停泊在间门渡僧桥畔和胥门万年桥边。至1923年前后，花船已大为减少，凡上花船者，大都以餐宴为主，但也有叫局的。



小船（《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舟 妓

花船上的妓女，称舟妓。桃花坞多水巷，多花船，故也多舟妓。这种现象的产生，要追溯到宋元时期。

唐宋时期，达官贵人纷纷在桃花坞兴建别墅园林，除园主及眷属外，还有他们雇用的杂役、佃户（以菜农、渔民为主），生活在这里。到宋末元初，桃花坞大街以北，仍是一片水网密布的旷野。当局在苏州城乡遍设甲主，甲主治下居民受其严密监视与残酷迫害，其待遇等同奴隶，但对“舟人不设甲主，舟人向不纳身”，所以靠养鸭、打渔和种植蔬菜、水生作物为生的桃花坞农民，都以“舟民”自称，其实他们集中居住在鸭栏桥、渔家弄等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舟民。许多“逃避无所、俯仰无资”的女子，为避免迫害，也只能沦为舟妓。当时，从桃花坞阊门经山塘至虎丘，这条被明人称之秦淮河的水道，在秋佳日，游船集聚虎丘、桃坞，几成海市，舟妓们便依附这条旅游专线营生。

苏州妓女久享盛名，她们大都工一艺，或琵琶，或鼓板，或昆曲，或小调，间也有能诗善画的，抚琴弹棋的，壶边日月，醉中大地，真是宾客们的快乐时光。那时，还有金陵旧院的姝丽，都向往苏州的绮丽繁华，轻装一时，翩然而至，载凭秦阮，小醉香巢。本地人因她们从南都而来，称之为“京帮”，其中翘楚，有董小宛、陈圆圆、卞赛卜嫩姐妹、沙才沙嫩姐妹等，风流艳情，倾倒一时。至清初，山塘妓家大略可分为京帮、维扬帮和本帮，献媚争妍，各树艳帜。山塘上停泊的花船，往



○山塘河：《盛世滋生图》局部。

往一字排开，楼船高下，大小参差，也蔚然可观。嘉庆间，当樵居《虎丘竹枝词》写得十分幽默：“一字船排密似鳞，好同战舰叙河滨。酒兵报道新降敌，娘子军擒薄幸人。”

花船上的妓女们人前虽然风光无限，但背后却有着不为人知的辛酸，她们除了饱受心灵上的煎熬，更要忍受肉体上鸨母的折磨。桃花坞的间门素为烟花丛藪，虐妓之事常有发生，鸨母虐妓，屡见报端，寻常之捶楚不足奇，甚至以灼肤烙体相逼迫，不幸而飘茵堕溷，让人寒心。《点石斋画报》就有一则《虐妓惨闻》，记的是桃花坞仓桥堍某妓院老鸨王某，有养女名因因，静且丽质，王某欲倚其为摇钱树。然因因虽习处勾栏，直性耽幽静，不能博取腹费欢，王某大怒，竟将烟管烧红刺入双乳，通其就范。然鸡头新刺，毒焰横遭，啼不成声，惨不忍睹。这种惨绝人寰之事，风流客们人多是不闻不问的。

当然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风流客，点石斋人记的另一则新闻《拔出火坑》，说的就是有位彭公子正在老头彩娘家设筵宴客，正当酒绿灯红，戏园低唱时，忽闻另音一凄，宛转哀号，若远若近，传至耳际。公子托故出座，留心细访，至一耳房，烛光隐隐，见一雏妓伏倒在地，旁坐陈鸨，手举藤条，毒施捶楚。公子俯听良久，仍回原座，即召来轿人人等立将该鸨擒拿，并传雏妓至前。见其年约十四五龄，举止婀娜，貌颇不俗，身上仅留小衣，余则一丝不挂，青红紫绿，满体斑斑，无一完肤。公子见之不觉大怒，令将该鸨捆绑，拟欲送官，经虾兵蟹将再三跪求，公子乃叱令起去，询明雏妓身价，立给银洋一百二十元，命雇小轿一乘送妓先归府第，待日后为其择配遣嫁。两起事件同样发生在晚清时期世家帮比的间门内仓桥浜，而事件的结局却如此不同，这位彭公子吃花酒时，见老鸨狠害雏妓，不由义愤填膺，出手制止。对待邪恶势力，确实需要像彭公子这样的霸气和做派，因为老鸨们畏惧于官、势、财。

妓女中的翘楚，不啻为鸨母的摇钱树，脱籍从良谈何容易。有位校书爱江西南某公子，于是聪明的校书设计，两厢



◎ 鸨母虐妓（点石斋画报）

公子买棹而来，泊于某处，潜遣家人数人扮作公差模样，伪称校书系良家妇女，被人拐逃，今已控案，奉官提讯。钨母听了自然惊惶万状，校书却冷静地说，事已至此，奴当见官。说完乘轿而行，径至泊舟处，双双离去，校书从此跳出火坑。凡营此业的，最怕见官，当有公差上门查案时，再凶狠的钨母也惊恐得糊涂了，待入梦觉醒，哪里还有一点儿校书的踪迹。

开妓院也不容易，每逢端午、中秋、春节，衙门中人例有“过节费”，但差役们还往店肆、妓院等处索取节规，尤其是仓桥浜一带，这种事情几乎年年发生。有一年中秋，差役照例又往仓桥浜某妓院而去，恰好某公子在吃花酒，于是闹起纠纷。该执事人役等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纠集同类八十余人前来滋闹，幸有一位叫戴阿人的该处著名头领，至此以护花铃自任，出面解劝，邀约该处妓寮六家，合成洋一百元为各人役寿，各人役才扬扬得意而去。史治至此，即使养廉津贴再多，也无廉可养。于是有的妓院找来当地有名望的人做靠山，点有斋人记的《打破贼巢》，说的是光绪十八年，衙门内香肠弄底有一妓院，雏鬟十余人，涂脂抹粉，日以皮肉作生涯。狎客中有冯师父的，翎顶辉煌，广通声气，鱼叔邵棠倚为护身

理 天 山 賦



楊士弘 (572-597 襄陽城)

并邻近火车站，尤为轰炸重点。清末以来苏州最繁华绮丽的商市，几成废墟。许家元《劫后之苏州》就说，苏垣妓馆，向称发达，阊门外鸭蛋桥，钗光鬓影，燕瘦环肥，吴侬软语，更不知颠倒几许众生。但自1928年禁娼后，妓业生泮，致一落千丈，曩昔歌舞楼台，遂门前冷落车马稀。事变而后，大有中兴气象，阊门城外及城内北局妓馆林立，每当华灯初上，粉黛如云，缠头一掷千金者也。大有人在。初不料事变后，艰难困苦之际，竟有如此景象也，真是令人吃惊。

画舫游

关于画舫，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苏州自昔就是繁华之区，不但是一个水乡，而名胜又很多，商业甚发达，而往来客商，每于船上宴客。这些船上，明灯绣幕，在一班文人笔下，则称之为画舫，里面的陈设，也是极考究的。在太平天国战役以前，船上还密密层层装了不少的灯，故称之为灯船。自遭兵燹以后，以为灯船太张扬，太繁靡了，但画舫笙歌，还能够盛极一时。

苏州可供画舫出游的地方很多，从郡城而出，西邻有横塘、石湖，稍远的有灵岩山、光福、东山、西山，还有城东南阊门外的黄天荡、滄台湖，尤以阊门外山塘、虎丘最为便捷。自城中出游，不少画舫都要经过皋桥。皋桥一带，自唐代以来一直是苏城的繁华之区。白居易《忆旧游》就有“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红楼栉比，画舫衔接，酒帘飘荡，歌管声闻，皋桥成为唐代苏州绮丽繁华的记忆。能歌善舞的妓女秦娘，在皋桥上也留下永久的履痕，刘禹锡《秦娘歌》讲述了这个不幸女子的哀怨故事，诗云：“秦娘家本阊门西，门前绿水环金堤。有时妆成好入气，走上皋桥折花戏。”明清时，皋桥一带依然繁华，当时活跃在苏州文坛、画坛上的吴宽、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世贞等对皋桥是再熟悉不过了，无论春日光福探梅，夏日石湖观荷，还是秋日吴山登高，冬日虎丘看雪，画舫出游都要由此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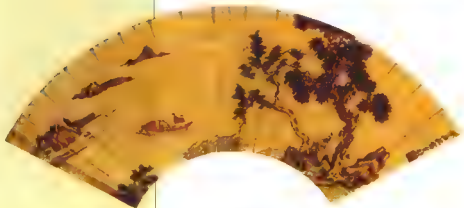
画舫之游，明清最盛。其船四面垂帘帷，前后另设小室



◎画舫冶游图(明·文嘉)

如巷一香枣舫等,位置洁净,粉奩镜匣,陈设精洁,以备名姬美妓之需。船顶皆方棚,可载香舆。婢仆挨排头舱,以多为胜。春色明媚,挟妓出游,是件赏心悦目且身心愉悦的事情,颇为旧时文人钦羨,所以选择出行工具必定是最舒适、最惬意、最富情趣的画船,身边顾盼娇俏的女子,以及各式精致船点船菜,令人在人饱眼福的同时,大饱艳福。日福。“游山、向进泊岩湾,串月而横穿桥洞,有卧榻安闲之适,无鞍马颠簸之劳,凭舷而换片看花,倚舵而移林听鸟,东坡称‘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洵曲尽水窗之妙也。”(袁学澜《吴门画舫游记》)

一岁之中,以新秋棹游最宜,这时游暑初收,人气稍爽,泊舟于浓绿成阴之处,沉瓜浮李,雪藕调冰,真幽绝而闲雅。沈朝初《忆江南》咏道:“苏州好,载酒卷船船。几处博山香篆细,越前冰碗五侯鲜。稳坐到山前。”当然在炎灼如焚的伏天,画舫乘风凉,也是不错的选择,最受风流倜傥的游闲子弟的钟爱。他们载酒看,招佳丽、呼朋引类,舫栖于胥江万年桥畔,或虎阜十字洋边,水窗敞开,风来四面。荷香柳影之间,青幔遮阳,碧甯消暑,佳人雪藕,公子调水,随意留连。作牙牌、叶格、马吊诸戏,谓之斗牌,或习清唱。白堤两岸,青舫



○舟中夏月图(明·文徵明)

相衔，高架棚灯，争相赌曲，夜以继日，称之曲局。或即凉亭水榭，招百女琵琶，弹唱新声倚调。更有游士滑稽，演说稗官野史，杂以科诨，以资嬉笑，称之说书。豪家置酒属客，各卜此时适为清暑之宴，这些公子哥儿简直就是借乘凉之名而大行其乐。袁学澜《虎阜竹枝词》便咏道：“说书赌曲聚名家，荷蕊乘凉向水涯。十字洋中停鹢舫，笙歌人隔数重花。”“柳影荷香映绿逢，牙牌坐卜夕阳红。人间热恼无穷事，付与清凉一阵风。”

无论石湖行春桥畔，还是虎丘上甲山塘，抑或是横塘、光福西崦湖一带，在花船上，即可兼得食和性的双重享受。坐着画舫，作如此冶游，也就需要酒食的安排，苏州的船菜和船点就是这样产生的。

船 菜

包人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里说：“苏州还有一种特级的筵席餐，名曰‘船菜’。船菜是在船上吃的，画舫笙歌，群花围绕，这种菜，不贵多而贵精。可是一席菜，却分了好几个时候吃，正符合了‘一日三餐之制’。上餐们初到船上时，饷以点心，午餐饷以全餐的一小部份，晚餐饷以全餐的一大部份，名菜有蟹炙火力，五香乳鸽等等，总之是清丽文章，不是浓重的论调也。其价值如何呢？可以答之曰，没有明价。原来坐一人船，吃一席菜，以及各种犒赏、花费等，都包括在内，全凭老爷赏赐，各者至少亦给八十元，豪者可给百餘元，他们不加分析，亦可以说‘此时无价胜有价’呢。”

早在唐宋时，苏州的菜肴、点心、蜜饯等，就初步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如苏式菜肴、苏式糕点、苏式蜜饯等，特别是苏式船菜和船点，也随着苏州的乘船宴游之风得以在民间流行。水乡泽国的苏州，由于有崇尚遨游的民风，使得平时舟楫往来的苏州人，乘船出游成了一种时尚。若在观景之余，又能大快朵颐，那更是人生一赏心乐事。故而旧时在苏州的游船，常会为游客置备宴席，由船上的船娘们掌勺烹饪。由于游船容积窄小，俗谓之“寸金地”，要在船上烹调菜肴、制作点心等，均要受到特定场地之约束，这样使船菜在烹调时，一般都以炖、焖、煨、煊为主，逐渐就形成了慢工出细活的“火候菜”和“功夫菜”。

当时在苏式菜肴的制作上，就常因地制宜地以本地鱼

鲜、菜蔬和水生作物等为原料,特别讲究时令新鲜、精工细作,凸显了苏帮菜的地方特色。时鲜,是船菜中的一个首要特点,康熙时人施闰于《苏州竹枝词》有“酒船肴饌讲时鲜”之说,而最关键的是小饔小炒,聊供一桌两桌而已,故风味独特,各菜都自成一味而绝无雷同,即讲究每一道菜有每一道菜之真味。譬如烧鱼就须纯粹是鱼味,煮鸡鸭就得纯粹是鸡鸭之味,着重的是以原汁原汤烹调,菜量少而十分精细,有的仅够食客吃一箸一匙,所谓浅尝辄止,方能使食者细品其中之妙。久而久之,就使船菜形成了一种独具风格的菜肴品种,在苏帮菜中自成一家而声名雀起。苏州传统的船菜名肴,通常有一虾豆腐、鸳鸯蔬菜汤、清蒸大闸蟹、芙蓉银鱼、蟹粉鱼翅、葱烤鲫鱼、西瓜鸡和酒呛虾等。

其次是精致。对于苏式船菜之精!细作,这里仅以蟹粉鱼翅的制作为例,就可见一斑。蟹粉鱼翅是苏式船菜中的传统名肴,其制法独具特色。先要精选大清水活蟹,剥出其黄澄澄的蟹黄与银白色的蟹肉备用。再择上等鱼翅,剔去其皮筋后先文火炖煨至软熟取出,放进预先加好的活鲫鱼汤中,并再次用文火煨煮,务使鱼翅吸足鲜鱼之汁,到最后再在锅中放入蟹油、蟹肉制成。如此烹调,当可知其味之美了。然而,制作好一桌船菜还要讲究荤素皆备。菜点俱全。即在十荤菜之余,一定要配上几样鲜嫩爽口的素菜。另外,最要紧的是席间还要上几道做工考究的点心,此即是名闻遐迩,同样以精致见长,与船菜配套的苏式船点了。民国时伙名者《吴中食谱》记道:“苏州船菜,驰名遐迩,妙在各有真味,而尤以点心为最佳,粉食皆制成桃子、佛手状,以玫瑰、夹沙、薄荷、水晶为最多,肉馅则佳者绝少。”

游人坐花船冶游,既可赏得绝色,又可尝得美食,这是花船上最为诱人的地方,清人丁此郎多吟咏。袁学澜《续咏姑苏竹枝词》云:“河豚洗净桃花浪,针口鱼纤刺绣鍼。生小船娘妙双手,调羹能称客人心。”瞿溪梅花庵主人《吴门画舫竹枝词》云:“声吩咐设华筵,盘菜时新味色鲜。人倦酒酣攀



○一百六十五行(江苏苏州年画)

令毕，消魂待慢总须钱。”由于一是赏游之乐，一是朵颐之快，坐花船，成为苏州土人的一个特殊享受，外来的客人也向往着这双重享受。清初时，苏州流行这样的打油诗：“饭家常便饭开，呼拳长饮肆中来。醉游日上酒船去，那管家无起火柴。”

清代前后苏州花船上的厨娘，可谓秀色可餐。在花船上营生的女子，有妓女、有侍婢、有厨娘，一般称妓女为船娘，有时妓女也兼而为厨娘的。

自古以来，女子主持厨事是一个重要的生活内容，所以在厨艺方面，女子一点也不比男子逊色。早在嘉裕义的魏晋墓砖画上，女子在厨房中就已人显身手，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厨事操作，动作优美而专业。又如河南壤师出土的宋墓厨事画砖上，有一方作“斫脍”，也就是通常说的切鱼片，画上的厨娘，上穿交领窄袖袄，下穿长裙，裙外系有围腰，正一边挽袖一边准备收拾桌上的鱼，刀旁还有柳枝穿的三条小鱼，脚边放着洗鱼的水盆，桌前的方形炉上架着双目铁锅，炉火熊熊，锅中的水已沸腾了，斫脍以快，正是得鲜美滋味的要诀。

当然话说回来，厨娘又兼船娘那是要有真本事的，1947年出版的《苏州游览指南》中说到的厨娘，那功夫令人惊叹，记道：“苏州船菜，向极有名，盖苏州菜馆之菜，无论鸡鸭鲜



图四 宋墓《厨事》砖画局部



精致的船宴

肉，皆一炉煮之，所谓一锅熟也，故登筵以后，虽名目各异，味而皆相类。惟船菜则不然，各种之菜，皆隔别而煮，故真味不失。司庖者皆属妇女，殆以船娘而兼厨娘者，其手段极为敏捷，往往清晨客已登舟，始闻其上岸买菜，既归则洗割烹治，皆在艄舱一隅之地，然至午膳午移，已各色齐备，可以出而饷客矣。其所制四粉四面之点心，尤精巧绝伦，且每次名色不同，亦多能矣。”

所以游船、点菜、叫局的价格昂贵也在情理之中，这样一来，花船也就不是寻常百姓的去处了。陆鸿宾《游苏必读》记道：“苏地船菜最为有名，各样小菜有各样之滋味，不比馆菜之同一滋味，菜有一顿头，两顿头之别，船有大双开，小双开之别，然虽曰大双开，究不能多请客人，故官场请客而人数多者，必用夏桂林船，菜亦嘉，船亦人，骷髅船拖带，虎丘冷香阁，枫桥寒山寺，一日而可游两处。朝顿八大盆，四小碗，四样粉点，四样面点，两道各客点，酒用花雕，尽客畅饮。夜顿十二盆，六小碗，两道各客点，船酒菜一应主人出洋二十元，轮船外加一十元，客人各出酒钱洋两元，亦有主人包出，不费

客人者,主人加出洋十六元或十二元,或照到客每客两元不等。船上尽可叫局,各就自己所认识者出条叫之,名曰发符。每局洋一元,出船坐场洋一元,在坐客人各叫一局,则主人必赔叫一局。为一排或有叫两排一排,主人亦必须两局一局,以赔之。有初到苏地并无熟识馆人,则主人或在坐客人代为出条,则条上必书明某代。而局钱虽非熟识不必当场开销,熟客则一节总付,新客则于明后日至馆人家内茶会再开销。最好有一局后馆人打合请客还席总算,若一局即付者,谓为孤孀局,馆人甚不乐于此。”

船上筵席一般只供应中餐,晚餐两顿,午餐为八冷盆、四热炒、六小碗、四粉四面两道点心,晚餐为四冷盆、六热炒、四大碗,可吃到半夜下船。船菜一只一只上桌,筵席时间任客延长,故特别讲究烹饪技艺,否则经不起食客细品。根据十四寿船菜单记录,正菜有一十二道,各有名目,如珠圆玉润、翠堤春晓、满人呈斗、粉面金刚、黄袍加身、一不留行、赤壁遗风、红粉佳人、江南一品、鱼跃清溪、八仙过海等,冷盆八道是豆腐皮腰片、蕻松卷、出骨虾肉鸡、牌南、呛虾、糟猷、胭脂鸭、熏青鱼;船点则有四粉、四面、两道甜点,四粉是玫瑰松子有糖鲜、薄荷枣泥蟠桃酥、鸡丝鸽团、桂花糖佛手,四面是蟹粉小烧卖、虾仁小春卷、眉毛酥、水晶球酥,两道甜点是银耳羹、杏露莲子羹。

随花船或放棹太湖,或暂泊枫桥,或扣舷胥江,一声款乃,山光纷扑,倚窗纵目,胸襟洒然。若能与两知己浅酌低唱,远眺近瞩,赏心悦目,则无以复加。而船菜和船点,至少从清初时起,经过两百多年来船娘们的共同努力,花船上的菜肴和点心不断改进,形成了独特的风貌,成为苏州饮食的精品。

本在桃花坞东隅人民路上的新聚丰老店,原名聚丰园,擅制船菜,有一道母油船鸭,最为有名,母油即头油,醇厚鲜美,尤以休酱秋油为佳。选用太湖绵鸭,形大肥壮者,取整鸭配以猪脚爪、肥膘等,加母油煨炖而成。汤醇不浊,鸭酥脱骨,色浓味鲜。由于油层覆满汤面,看似不热,食时烫嘴,素以火候功夫到家著称,为秋冬佳肴。

秋

左持蟹螯右持酒 不覺今朝又重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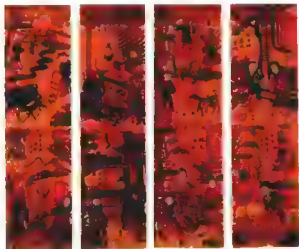
秋思图局部之一

鹊桥牛女渡银河，乞巧人排明月里。南楼睡过又中秋，
悚然毛骨寒飕飕。登高须向天池岭，桂花千树大香浮。手持
蟹螯看持酒，不觉今朝又重九。一年好景最斯时，橘绿橙黄
洞庭有。满园还剩菊花枝，雪片高飞大如手。

——唐寅《江南四季歌》

七 夕

农历七月初七日，古人称之七夕，也称乞巧节、女节、少女节等，在民间几乎就是妇女的节日。这是个全民关注的日子，上至宫廷庙堂，下到荒村鄙野，这个中国关于爱情的节日，一个岁时节重要的题材，令几乎所有的诗人词客为之咏叹，因为七夕，流传着一个牛郎织女的动人故事。范成大《南柯子》云：“银渚盈盈渡，金风缓缓吹。晚香浮动月云飞，月姊妒人罗画、鸾眉。短夜难留，斜河欲淡时。半愁半喜是佳期，一度相逢添得两相思。”又《鹊桥仙》咏道：“双星良夜，



七夕图四屏条（天津杨柳青年画）

耕慵织懒,应被群仙相妒。娟娟月姊满眉颦,更无奈、风姨吹雨。相逢草草,争如休见,重搅别离心绪。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

对于一年只能相会一次的牛郎织女,范成大的理解与诠释显然不如唐寅来得积极乐观。前者认为,“新欢不抵旧愁多,倒添了新愁归去”;而后者以为,“犹胜如娥小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唐寅《七夕歌》就咏道:“人间一叶梧桐飘,绿收行秋向牛杓。神官召集役灵鹊,直渡银河横作桥。河东美人天帝子,机杼年年劳玉指。织成云锦紫绡衣,辛苦无欢容不理。帝怜独居无与娱,河西嫁与牵牛夫。自从嫁后废织纡,绿鬓云鬟朝玉梳。贪欢不归天帝怒,贞归却踏来时路。但令一岁一相见,七月七日桥边渡。别多会少如奈何,却忆从前欢爱多。匆匆万事说不尽,玉龙已架随义和。河桥灵官催晓发,令严不肯轻离别。便将泪作雨洒花,泪痕有尽愁无歇。吾言织女君莫叹,天地无穷会相见。犹胜如娥小嫁人,夜夜孤眠广寒殿。”

这则故事起源较早,《诗·小雅·大东》就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皖彼牵牛,不以服箱”之咏。织女、牵牛都是天上的星宿,织女又称天孙,属人市垣,共三星,组成一个等边



七夕喜雨图·清·杨无志



○七夕乞巧图(清·任颐)

角形,在银河西边;牵牛星即二十八宿中的牛宿,又称河鼓,在银河东边。到了东汉时期,故事已有了雏形。“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古诗十九首》)诗中有了人物,也有了情节,故事似乎呼之欲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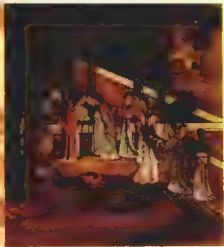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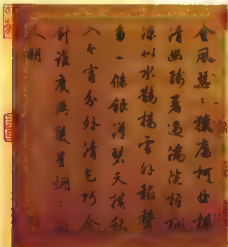
到了南朝,便传为动人的故事了,《月令广义》引殷芸《小说》云:“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嫁后遂废织纴。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唐时,更有乌鹊为桥,牛女渡河相会的情节,罗愿《尔雅翼》卷十一说,乌鹊“涉秋七日,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足口河鼓与织女会于河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动人故事,经过两千多年不断丰富,至此已完全形成。

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家和谐生产的主要形式,因为男

耕需要力气，女织则需要巧劲。织女是一位心灵手巧的仙女，尤其是那双巧手，唐寅有《七夕赋赠织女》云：“神云娇娇月离离，帝子飘飘即故期。银台极夜留鱼钥，珠殿繁更绕凤旗。灵津驾鹊将言就，咸市沐发会令归。含情恁态辞文席，七襄仍弄明朝丝。”七夕除了牛女相逢，象征爱情之外，也是凡间女子向仙女“乞巧”的日子。

七夕前，市上已卖巧果，以白面和糖，缩作芋结之形，油余之后脆脆的，俗称“芋结”。七夕之夜，陈香烛于庭或露台之上，供以花果，礼拜双星以乞巧，也称乞巧会。

乞巧会上有多个节目，除了穿针，还以青竹戴绿荷系于庭中，作承露盘，待到明日看盘中是否有蜘蛛结网，有则说明已得巧。贵家鉅族，往往结彩楼于庭，叫乞巧楼，穿七孔针，称弄影之戏。见天河耿耿白气，或光耀五色，说是双星渡河的预兆，此刻拜祭即可得福。蔡云《吴歃白绝》咏道：“儿女女伴拜前庭，艳说银河驾鹊翎。巧果堆盘卿负靛，年年乞巧断双星。”想要知道自己巧或拙，有一个方法可以测试，就是于七日前夕，以杯盛鸳鸯水，掬和露中庭，入明日日晒之，



七夕乞巧图（局部）（清·佚名）

等到水膜生面，各拈纤针，投之使浮，视水底针影，有呈云物花头、鸟兽形状的，有呈鞋及剪刀、水盆形状的，说明已得巧，其影粗如槌，直如轴，则并不巧矣。

旧时桃花坞多绣娘，自清道光年间在艺圃设七襄公所后，七夕前一、二日，即初六日晚上，绣娘们都往七襄公所祭祀织女，她们希望通过乞巧，从织女那儿乞得智慧和巧艺。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说，七襄会所有两个时候是开放的，

一是六月里的打醮，就是七夕，以致祭织女。那天，人们拼合几张大方桌，供上许多时花鲜果，并有许多古玩之类，甚为雅致。织女并没有塑像，只挂有一个画轴，画中织女在云路之中，衣袂飘扬。这一天常有文人墨客，邀集几位曲友，在那里开曲会。到后来，乞巧一事，惟食品中之巧果，为应时品。而七日之夜，只是以绣花针置于刚刚水面浮而不沉，视其针影之形，互相推测，以资快乐。除此以外，并无所谓乞巧之韵事了。

对于像杨贵妃这样的女子，巧不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据《事物考》称，杨妃生而手足甲爪皆红，宫中女子纷纷仿效。聪明的吴中女子想出了一个令自己美若贵妃的秦甲方法，即取红色凤仙花用叶捣碎，加入明矾少许，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傅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五次，其色红若胭脂。另一种方法是，蛸蛸化蛸后，取蛸蛸和凤仙花捣碎，染出来的指甲红艳可爱。染指甲在七月间盛行，

殷紫无名指及小指尖，称红指甲。试想，纤纤素手翘起红红的小指尖，绣起花来如同彩蝶在花间上下飞舞，是何等的美妙。女子纤纤十指上那点点艳红，如片片桃花，确乎令人迷醉。

凤仙花，也叫指甲花、金凤花，南宋宫中称好女儿花，一年生草本植物，叶子披针形，极易存活。二月下种，五月可再种，苗高二尺，初夏至深秋连续开花。一朵同生叶腋。花色不一，五色灿烂，有洒金盘、双头凤、佛顶珠等。此花不生虫，蜜蜂、蝴蝶避之，果实呈椭圆形，种了、根、茎均可入药。

如古曲中歌吹笙簧
 之音相若之矣盖予病
 久卧不起行四中更
 有足疾不能与禽鸟
 吟唱者
 庚戌年十一月一日
 张灵



○瓶女图(明·张灵)

《本草纲目》将此花列入毒草类。据说庖人取其籽,烧肉时放些,能令肉烂。

七夕的风俗,除上述的乞巧会、吃巧果、染指甲外,还有求子的说法。旧时苏州每年七夕出售一种泥孩儿,叫摩睺罗(语源梵语,有多种异译),也叫巧儿,被视作宜男之物,能帮助怀揣生子梦想的妇女实现愿望。所以妇女多于七夕购买泥孩儿。一种加服饰的孩儿形泥偶,除用泥抟埴的以外,还有用木、牙、土、蜡等材料制成的。另有一种饰以金珠,极精巧,价格也贵。北宋时,各地都产泥孩儿,而苏州与鄞州、杭州产的享有盛名,尤其是苏州的泥孩儿,衣服装饰塑得更为精致讲究,因此远销京师,甚至入贡内廷。南宋时,苏州吴县木洙出了个擅塑泥孩儿的名家袁遇昌,他塑的泥孩儿,极为著名。泥孩儿的形象,有一种较为常见,即作扶荷叶状,七夕那天,儿童们都模仿泥孩儿的样子,手执荷叶,奔走于街巷之间。

以泥孩儿作祈求子嗣的寄托,随着风俗的演变,也并不局限于七夕了。生存和繁衍是人类和一切生物最基本的群体意识,也是作为人类群体文化现象的民间风俗和民间艺术的基本内涵。

演 戏

清代时,阊门内外的戏园不下十多处,可见得繁华热闹的程度。无名氏《新乐府》咏道:“金阊市里戏馆开,门前车马杂沓来。张羊山鲤与主客,更命梨园演新剧。四国都设木阑干,阊外容人于细看。看杀人间无限戏,知否归场在何地。繁华只作如是观,收拾闲身陶中寄。”

当时,苏州的戏园与酒宴联系在一起,苏人凡有宴请,人多去戏园,一边宴饮,一边听戏,于是梨园上班的时间也就与



《昭穆礼部》 第五回 戏园

宴客的凌旺季配合起来。每年的五月十一日竹醉日过后,由于支客遍人,宴会渐少,园馆也就暂停宴炙,不再陈歌演乐,称之散班。散而复聚,称团班。团班有中元前后,择日祀神演剧,即所谓青龙戏。顾禄《清嘉录》卷七说:“鱼酒秋深,增演灯戏。演戏出场,先有半灯,彩曲台阁人物故事,乃后倒海而出,锣鼓敲动,鱼龙曼衍,辉煌灯烛,片琉璃。盖金间戏园不下十餘处,居人有宴会,皆入戏园,为待客之便,主牲烹鲜,亲朋满座。阍外观者亦累足拱肩,俗目之为看闲戏。”

戏园的奢华之风,从蒋心畲《戏园》中可见一斑,咏道:“面起楼下覆廊,广庭十丈台中央。鱼鳞作瓦蔽日光,长筵界画分轩窗。一尊仆虎踞前守席,主客鱼贯来观场。充楼塞院簪履集,送珍行酒储保。一衣冠纷纷什典守,酒胡偏记皆有章。敲刀过处雨毛血,酒肉薰蒸连上商。台中宴会出仇孟,座上击磬舞赤赤觞。浮叶一曲众耳侧,抑昵杂陈睨目张。告同交口赞叹起,解衣侧弁号嘤将。一曲终人散日过午,别求市饭充饥肠。我闻奢者当示俭,怡游侈逸须提防。近来芜肆亦复多,杂戏遂令贫宴相率耽旗枪。白日之蜡一淫,咏歌劳苦岁有常。有司张弛宜法古,毋任举国皆若狂。”

旧时戏曲行业总称为梨园,苏州的梨园总局设在老郎庙内。元明时期,“老郎”作为戏曲艺人对本行前辈的尊称,元人赵明道《斗鹌鹑·名姬》套曲就说“乐府梨园,先贤老郎,承应俳优,后进教坊”。清代苏州老郎庙属织造府管辖,意欲从事戏曲表演的演员,必须先到老郎庙登记署名,每遇宫中遴选伶人,也由织造府负责从登记名册中选送。老郎庙在镇抚司前,梨园弟子除平日奉祀老郎神外,老郎神诞日的祭祀活动则更为隆重,据说老郎神一年有两个诞日,六月十一日和十一月十一日。那么老郎是谁?其传说不一,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神庙记》说是清源妙道真君;清代则多说是唐明皇,也有说后唐庄宗,南唐后主或宿国星君。

老郎,作为戏曲艺人所奉祀的祖师,其神像大都为白面无须,头戴王帽,身穿黄袍。刘澄斋《老郎庙》称:“梨园十



◎梨园神,《中国五古仙佛图典》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明万历翻曲青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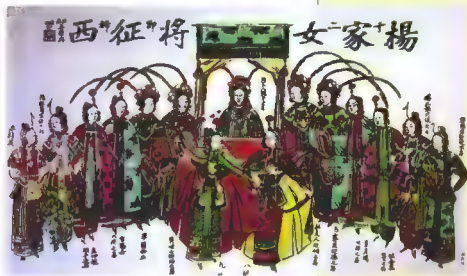


○贴金花打擂台(江苏苏州年画)

部调笙簧,路人走看赛老郎。老郎之神是何许,乃云李氏八叶天子唐明皇。”徐珂《清稗类钞·丧祭类》“梨园供奉之神”记道:“梨园子弟之唱昆曲者,辄奉一少年白髻冠服如士者之神为鼻祖,谓为老郎,相传即唐玄宗。始以中秋游月宫赏霓裳偷谱之事,而玄宗且自称‘郎’,又因神位倦勤退为上皇,而称之曰老郎,此传会之所由来也。”另据《汉语大词典》“梨园”条记载:“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新唐书·礼乐志》:‘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乐部伎子弟一百教于梨园,声有误音,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居宜春北院。’唐明皇在戏曲方面确实有很高的人赋,无论是他的才华还是他的地位,作为梨园供奉的行业神,实属当之无愧。”

戏曲种类很多,苏州人最喜欢听的还是那百转千回、柔情似水的昆曲,故梨园艺人多为唱昆曲的本地人,沈朝初《忆江南》咏道:“苏州好,戏曲协宫商。院本爱看新乐府,舞衣不数旧霓裳。昆调出吴阊。”从小生活在桃花坞的包人笑,在《钗影楼回忆录》中回忆“儿童时代的娱乐”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昆曲,其次为京剧。包人笑说,苏州“当时的戏剧,以昆曲为正宗,其余所谓京班、徽班等等,都好像野狐禅、杂牌军一般。那时苏州有一个禁令,城里只许唱昆剧,不许唱京戏,而且城内城外分了两个疆界,城甲是要整肃的,不能五方杂处,城外就可以马马虎虎一点。”

包人笑十岁之前的事情,老来回忆起依然那么清晰。他说苏州的缙绅子弟,有很多都喜欢拍曲子,有时也来一个“爷台会串”(又叫做清客串),轰动城厢内外,真可称作是万人空巷。昆剧为士人人所欣赏,从不加以禁止。京戏在苏州,却没有那种盛况,京戏人概有从上海来的,也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即所谓外江班,到苏州来打野鸡的。京戏中那些如“卖胭脂”、“卖绒花”、“打樱桃”、“打斋饭”、“小土坟”、“荡湖船”等,官府视为淫戏,是加以禁止的。当时苏州的戏馆,城内只有一家,在郡庙前,专唱昆剧的。城外也有一家,在阊门外的



蘇西征將與女家楊

普安橋，那是唱京戲的。這兩家戲館，都不是常年唱戲的，有封唱戲，或兩一個月，便即停止，或另一個戲班來了，又開始演戲。袁學淵《蘇州竹枝詞》就說：“金閶歌舞戲園開，梨曲蘭！繞看台一抱笏散場鑼鼓歇，明朝又換別人來。”

除此，還有“曲局”與“清唱”。曲局，是人家有喜事，聚凡位平時喜歡唱曲的人，同時會唱，以示慶祝之意，主人則備盛筵以饗客。清唱，則雇一班專門清唱的人，唱唱說說，語多噱頭，稱之“攤簧”。兩者有所不同，就是一雅一俗而已。當時蘇州還流行說書。說書分兩派，一派說大書，稱之為平話，只用醒木一方。所說的書，如《三國》、《水滸》、《岳傳》、《英烈》、《金台傳》之類。另一派說小書的，稱之為評彈，因為它是要唱的，所以有一弦一琵琶等和之。所說的書，如《描金鳳》、《珍珠塔》、《玉蜻蜓》、《白蛇傳》、《笑》之類。從前上等人家的女性，不上書場，但也並不禁止，偶有一二，大都老年婦女，男女座位，也是分開的。婦女們聽書，大戶人家，往往有堂會，每天到她們家里來說書。

包天笑在文中还提到女说书,这种现象他处似乎从未见过,惟苏州有之。每于冷街僻巷处,门前贴一张字条,上写“某某女先生,弹唱南北小调,古今名曲”的字样。起初只是

盲女,靠卖唱度日,随后即有非盲目之青年女子,也作此生涯。既有更加秀丽出众的,也出现在其中。苏州人家有小喜从的事,往往招之使来,唱唱各种小曲,妇女们喜欢听。若是盲女,从吃晚饭来,到半夜回去,不过八百文,或至一元;倘若是非盲女,则须一元左右;如为出众的女子,或令其侑酒,以至天明方散的,则须加倍还不止。惟此种女说书,绅士人家,概不请教,说是其不登大雅之堂。

清代苏州说书已相当流行,茶馆书场就有数十家之多,阊门外湖田堂引凤园就是其中一家。无论在茶馆,还是去大户人家唱堂会,说书在苏州的人肆流行,甚至一度影响了昆曲的发展。好在1921年,贝晋眉、张紫东、孙咏琴、徐镜清等

一批毕生致力于昆曲艺术的昆曲爱好者,假五亩园中为房,创办了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昆剧传习所,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使昆曲流传至今,并成为苏州人的骄傲。

中 元

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俗呼鬼节，各寺设盂兰盆会，以祀亡魂，官府祭祀厉坛，苏人齐聚山塘，看无祀会。而去看会的船只，都得由桃花坞出发。在包大天的记忆中，七月十五那一天，舢舨生意是最好的。因为按照花船帮的规矩，每年六月初开始，这些船都要送到船厂修理，加以油漆整补等，到六月下旬，也就是在荷花生日前，船都要出厂。出厂的船，似新船一样，悬灯结彩，所有绣花帷幕，都要挂起来。而且从六月二十四日游荷花荡起，船工生意要连接不断，如果中断了，便觉失面子。假使七月半看会那一天也没有生意，对于她们来说就是奇耻大辱了。

盂兰盆会，是中元节的重要节目，盂兰盆者，出自梵语，意为救倒悬。《盂兰盆经》演说目莲救母故事，说七月十五日置百味五果，供养三宝，解救亡母。南朝梁以后，中元节成为超度先人的节日，是日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后人误将盂兰盆作为贮食之器，《东京梦华录》卷八说，以竹竿斫一脚，高五尺，上织灯窝形状，称盂兰盆，并搭衣服，冥钱在上，焚之。这种落实到具体器物的盂兰盆，乃中国风俗的创造，也有以此来占气候的，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写道：“故都残暑，不过七月中旬。俗以望日具素饌享先，织竹作盆盎状，贮纸钱，承以一竹焚之，视盆之倒所向，以占气候，谓向北则冬寒，向南则冬温，向东西则寒温得中，谓之盂兰盆，盖俚俗老嫗辈之言也。”



（图）本《日莲教功典古文》插图

《点石斋画报》有一则社会新闻《孟”志盛》，从中可看出苏州当时孟”盆会的盛况，云：“本年七月下旬，苏城大兴孟”盆会，传者谓：除寻常之清道、金鼓、牌伞、执事外，又有纸扎种种鬼神，分形尽相，不可描摹；议者谓：民穷财尽，至今日而极，正宜爱惜物力，留有余以苏积困，更可以有利用之金，掷无益之地，旨哉！言乎惟是，苏省素称繁庶，近十年中花钱之举，事事垂属禁，而小民谋生之路日形其穷蹙，富者七舟，贫者近以仰屋耳。银钱以流通为用，弊苟去其太甚，其无人伤于民者，即偶尔点缀升平，何必非与民同乐也。矧儻近于戏，此风由来者旧乎。”

官府主办的孟”盆会，场面更为浩荡。《点石斋画报》又有一则报道，“苏州府署差投于六月二十七日举赛孟”盆会，前得有歪戴红绫帽，身穿葛布袍，骑马而行者四十人，继以俊童十余人，身跨锦辔，色顶皂靴，作达官模样；其次有背插黑旗，弩马而驰者又数十骑，又次则一切纸扎之件，或以两人舁之，或以一人擎之，如高而锐者尖刀山也，狭而长者称奈何桥也，他若烟鬼、赌鬼、色鬼、酒鬼，及士农工商之类、医卜星相之流、鬼形鬼状，惟妙惟肖；其后有衣冠而顶戴之鬼

数十辈，更觉离奇不一，或以黄金糊其口，或以白银拊其口，或以臭墨塞其胸，或以裙带系其足，或于发辮后结一龟壳，或于腰带下佩一瞎具，更有似倭屈膝而柔若无骨者，傅粉涂脂而貌似妇人者，乃回视其形则皆俨然职官身分，人咸不能解其故；既而殿之以观者大士及青面獠牙之鬼，而会终焉。”这是光绪十六年（1890）六月二十七日的“一次。苏州的盂兰盆会，既应风俗，又是规模隆重，气氛热烈的群众参与性文化活动。

自古以来，苏州此风极盛，晚清时犹有一“好事之徒，敛钱结会，集僧众，设坛礼忏诵经，撮孤判解，施放焰口，一纸糊方相长丈许，纸镬累数百方，香亭幡盖，击鼓鸣锣，杂以盂兰盆冥器之属，于街头城隅焚化，称之为盂兰盆会”或剪纸红灯，状莲花，焚于郊原水次，名水旱灯，说是能照幽冥之苦。

想来七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都属于鬼节的范畴，在此期间，任何人都可以举行盂兰盆会、放水灯等活动。顾振《苏州风俗谈》说，盂兰盆会在七月二十日地藏生日这天进行。当时有好事者雕瓷制一青面獠牙的纸人，供于街头，高与簪齐，俗称鬼王。此外又有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人头鬼、小头鬼、地方鬼，悉以纸制，高低不一，延僧诵经，称之为施食。当施食之时，和尚铙钹齐鸣，诵经之声，抑扬疾徐，发皆



放河灯（《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俗画》）

中节,加以锣鼓喧阗,观者塞途。冥镪万千,于路边焚化,火把千百,令田野通明,据说此举为超度无祀孤魂。

施食也叫放焰口,放焰口可设坛于沿街的,也可舟载而行诸河中。行诸河中的,必备无数五彩纸制莲花,中储琥珀少许,且行且燃,称放水灯,也叫放河灯。放莲花灯,放水旱灯等。遥望之,水面火光点点,绵延数十丈,随波荡漾,忽明忽灭,疑为荒塚磷火发见。放水灯时,行在前面的是僧人放焰口的坐船,次为施食坐船,再次为乐器船。倾耳听之,时行诵佛号声,铙钹声,钟鼓声,善女和佛声,锣鼓喧阗声,声声入耳。最后为冥镪船,莲灯船,鬼工船。冥镪盛于铁丝架中焚化,莲灯中燃琥珀而浮诸水面,其景象大有可观。此风俗同治、光绪年间行之最盛,钟士振于民国初年还亲眼见过,至1930年,《苏州风俗谈》成书之时,已废止十馀年了。

苏州从前有三节,即清明节、中元节、下元节(十月初一日),日间郡僚致祭厉坛,游人纷集山塘,看无祀会,夜间放焰口,放烟火,放河灯,儿童持长柄荷叶灯,绕街而走,俗称迎神赛会,又称“看三节会”。据顾士振《苏州风俗谈》记载,他幼



年时，凡遇一節私塾必放假，且先父必携他出游观会，过程非常愉快。想当初，每逢一節会，城乡内外，必有赛会之举，凡土地及一县一府之偶像，必舁之而出，会集于虎丘山麓，设坛致祭。城外之山塘街，行人拥挤，几至途塞，山塘河内，画舫罗列，七里绵延，首尾相接，而笙歌之声，不绝于耳，诚一派升平气象。当诸神出庙时，全副仪仗排导而行，颇壮观瞻。其中最富丽的，首推周王，因为周王庙中设有玉器茶会，会中都是珠宝商人，因此所备一切随行用品，贵重的居多。零件姑且不计，贡品之中，以茶箱一架为最上乘，其中所供者，为珊瑚、玛瑙、白玉、翡翠、红宝石、蓝宝石、碧霞等，所制之品，都是无价之宝。

然而，包人笑则认为，载酒看花，争奇斗胜，无非是苏州人说的“轧闹忙”、“人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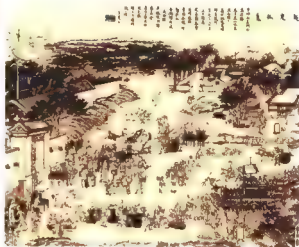
九思香

农历七月二十日为地藏生日,据说苏人籍祭祀地藏菩萨之际,同时祭祀吴王张士诚,烧地藏香也称烧九思香,俗称烧狗屎香。

张士诚(1321-1367),泰州白驹场(今属大丰县人龙乡张家墩)人,小名九四,以操舟贩盐为业。顺帝至正十一年(1353),因受不了官府欺压,与弟士德、士信及李伯升、吕珍等十八人,率盐丁起事,攻克泰州、高邮。次年,在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大治。一度为元脱脱重兵所围,以脱脱被贬得解。十六年(1356),渡江取常熟,进克平江路,改为隆平府。并进取湖州、杭州等地。十七年(1357),降元,任太尉,每年从海道运粮济元都。十八年(1363),称吴王,停海运粮食,仍奉元正朔。在吴中招贤纳士,有很好的口碑。在“众皆嗜杀,不礼士人”的情况下,“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对知识分子实施较为开明的政策。在人下人乱之际,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扶持农业,鼓励工商,而使商业经济发展迅速。

后朱元璋驻兵围攻苏城,张士诚坚守,并率众开垦娄门、葑门地区种植稻谷,以解粮乏。明人黄瑜在《逢轩吴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云:“张士诚被困日久,城中食尽。鼠售钱。白文,革履靴鞋,亦煮而充饥。甚危急,士诚乃集吴民告曰:‘事势如此,吾无策矣,将白缚诣军门降,以救汝曹。若死守,则城破无唯类矣。’民闻伏地长号,有死守志。不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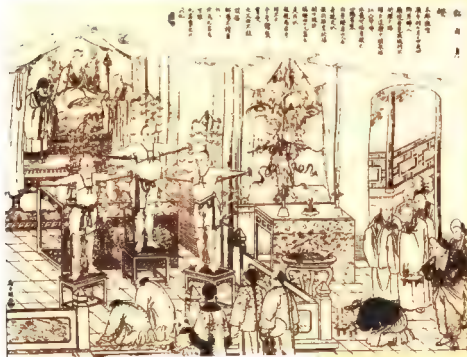
—桃花坞图（明·戴世德）

遣姬御悉，自经于齐云楼下，竟切户，举火，须臾烈焰涨空，娇娃艳魄，荡为灰烬。乃诣军门降，吴民哭声数十里，士绅义之。厥后高皇帝多用吴民实金陵坊厢，盖亦取其能与士诚效死也。”朱元璋率军捣桃花坞灭张后，桃花坞的景象惨不忍睹。高启有《过城西废坞》云：“乱前游最熟，乱后同都迷。园散栽花户，林荒采菊蹊。废泉流圃浅，斜日下云低。惟有烟中鸟，迎人似旧啼。”

由于明代官府规定，苏州百姓不许“讲张”，无法公开祭祀，张爱民而民也爱之，张死后，百姓假托烧地藏香以示纪念，据说张士诚恰好与地藏王同生日。每年七月三十日黄昏时分，苏城家家燃烛庭阶，炷香于地，称之地藏灯，也称幽冥灯。另以油渣及琥珀燃之，积成一堆，其光熊熊，照彻通衢，红焰满城，道路如昼，小孩见之，莫不欣喜跳跃，以为一年之胜事。朱绶《地灯篇》诗云：“齐云楼火烧宝衣，三兴土薄秋燐飞。幽局修夜闭何处，徒有丘传太妃。吴人私祭四百载，琥珀流脂烛摇曳。老禅呼起战死魂，沃以杨枝甘露水。三史纸钱灰舞空，鬼妾踏烟寻故宫。阴虫满地露湿草，膩膏如血

凝殷红 甲娘娇小不解事，白倚中门作斜睨 冷风吹火心睛惊，头上花枝颤危髻。”

然而，顾禄《清嘉录》卷七“地藏生日”条并无烧九思香之说，只说晦日为地藏生日，聚集于开元寺之殿，酬愿烧香 妇女有脱裙之俗，裙以红纸为之，据说曾生产一次，脱裙一次，则可免除再生产时的危险 点肉身灯，传为报娘恩 还有寄库，就是活着的人将许多纸钱送往与库寄存，以作来生之资 如今看来可笑的行为，“旧时信徒们做起来却非常虔诚 蔡云《吴歃白绝》云：“脱裙解秽 重重，村妇纷投地藏宫 砖塔夜来燃脂炬，水灯放后地灯红。”民国时，烧九思香另有讲究，统计一家之中男女老幼多少人，燃点香烛之副数，



《为娘打（与七娘生戏）》



燃肉身灯(《中国书画报》)

必与人数相等。如果这年刚好是闰七月,传说为地藏开眼日。

七月二十日,传为地藏菩萨成道日,佛经说他受释迦佛嘱托,在弥勒出生前,自誓渡尽六道众生,始愿成佛,常现身于地狱之中以救苦难。这日寺庙多佛事,民间衍生出燃肉身灯、脱红裙等民俗活动。燃肉身灯时,信徒跪于佛像前,在赤裸的臂膀上用铁钩扎进皮肉中,每个铁钩上均挂一盏点燃的油灯。

不但男性点肉身灯,就连女子也点,妇女往往报母恩于开元寺中,百十成群,裸体燃烛肩背,男女混杂,夜以继日,时人称之为“吴卜伤风败俗之最甚者”。康熙时人章法《苏州竹枝词》就说:“开元寺里十王门,风卷红裙显绣裙。孝子脱衣

賽孝女，肉身灯点报娘恩。”清初，汤斌抚吴，严令禁止，杜绝了较长时期，故蔡云《吴歆百绝》云：“最痴妇女最贪僧，旧俗曾劳大吏懲。今日开元寺中过，更无人点肉身灯。”想不到清末又死灰复燃，光绪三十四年（1898）《点石斋画报》就报道了马医科巷南海庵出现了女子点肉身灯之事，为时论非议。但非议归非议，点肉身灯还在孝子孝女间流行，顾玉振《苏州风俗谈》说：“今之丧家，有孝子孝女点肉身灯以报其母之恩者。盖即效法目莲救母之遗事。其法用铁架一具，人居其中，如身御衣服然，头上戴一笠，亦以铁丝缠绕而成，笠上偏插蜡炬，连全身上下四周统计之，号称九十九枝。点肉身灯时，必跳其足，袒其胸，形状奇特，为有生以来所未见。施法时，全身蜡炬齐明，照耀如同白昼，观者啧啧称美，莫不曰孝子也、孝子也，或曰孝女也、孝女也，是诚父母之福焉。”

此举残酷且愚昧，难怪笔者目睹其事却不以为然，认为最大的孝顺是在父母生前，死后追念即可。

中 秋



○月宫嫦娥，《中国百科全书·民俗卷》

农历八月十五日的中秋节，堪称人节，有道是“月到中秋分外明”，指的就是中秋之月，较平时更加清澈，如果碰到中秋夜有风又有雨，那就会像范成大那般郁闷了，他的《中秋九月》诗云：“扑地痴云欲力垂，家家帘幕护房栊。世间第无情物，非似中秋雨与风。”来年中秋，没了风和雨，却来了云，依旧是一个无月的中秋，范成人无奈极了，作《次韵黄养正中秋九月》一首，首咏道：“去年怪雨无端甚，今岁痴云亦复然。减却新诗酸却酒，乘除添得一更眠。”

然而中秋夜通常还是晴空一碧，万里无云的，待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时，苏州人家就要斋月宫，袁学澜《吴郡岁华纪略》卷八记道：“取藕之生枝者，谓之子孙莲，莲之小如房者，谓之合合莲；瓜之大者，细缕如女墙，谓之荷花瓣瓜，佐以菱芡银合之属，以纸绢线香，作宝塔形，钉盘杂陈，瓶花樽酒，供献庭中，儿女膜拜月下。拜毕，焚月光纸，撤所供，散家人必遍嬉戏灯前，谓之斋月宫。比户壶觞开宴，灯球歌吹，莫盛于阊门内外，南北两濠。妓馆青楼，陈设更为靡丽，士女围饮，谓之团圆酒。女归安，是日必返其大家，曰团圆节也。”这一情景，最能见得苏州风俗的华奢繁靡。

中秋节物，最著名的当然是月饼。民间以月饼之形，取其人月双圆之义，圆圆间互相馈赠，作为节礼。苏州人家的月饼，都是从茶食店买来的，大小形制不一，小者径寸餘，大者有径一尺，还有更大的，其馅有豆沙、玫瑰、蔗糖、白果诸

碧明秋光 倾城十女纵游戏，画船无数争先舣。窗中银烛照玻璃，舵未朱颜映罗绮。”虎丘至阊门，七里笙歌，两濠灯火，人语喧哗，热闹非凡，画舫妖嬈，微歌赌酒，半月前后，殆无虚夕，似乎变成了一次美食的盛会。章法《苏州竹枝词》就说：“中秋月向虎丘圆，两岸停舟貌若仙。箫管中流摇不歇，好教妇女看灯船。”“银会轮当把酒杯，家家装束妇人来。中船唱戏傍酒船，歇在山塘夜不开。”又蔡云《吴歙百绝》诗有“七里山塘七里船，船船笙笛夜喧天。十千那费一船费，月未上弦直到圆”。

原本优雅闲适、极富诗意的听曲赏月，演变成微歌赌酒、笙笛喧天，曲会终局时往往听者寥落，难怪沈朝初《忆江南》词说：“苏州好，海浦玩中秋。歌板千群来石上，酒旗一片出楼头。夜半最清幽。”

至清末民初，中秋夜赏月宫依旧流行，只是较之前简单多了，但供奉的节食中多了一道苏人爱吃的糖烧芋艿。糖烧



▲ 糖烧芋艿：苏州 ▲ 中秋赏月图



·秋景图·毛羽·绘·陈牧·

芋乃是以芋头加糖、加碱煮，再加些桂花，香味色俱佳，这天家家以此来招待客人。并取西瓜一枚，雕成月形陈列其间。中央供一香斗，再插以彩旗无数，迎风飘扬，大有月宫仙子下临之象。香斗用线香制成，如旗杆状，高者有斗七级，其下满盛香屑，燃时香烟缭绕，星火万点，颇为可观。

更有不惜鉅资，匠心制成一种小模型，俗称“小摆设”，有月里嫦娥、吴刚伐桂、白兔、竹臼等，一排列案上，供人们随意欣赏。据说稻香村有一套小财神的小摆设最为出名，这是彩绘泥塑与竹雕木刻相结合的手工艺品，大不逾尺，而台阁几案、盘匱衣冠、肉薄乐器、博弈戏具什物也缩至径寸。因为中秋明月之夜，如隔鄰要出游走月亮，逛至观前街，稻香村就以此招徕生意，确实也引来了无数观赏者的交口称赞。那

时,齐门星桥巷胡家的月宫模型,以及周少甫所制的婚嫁、丧葬、庆寿等小摆设,每至中秋日,前来观赏的人们接踵而至。

据说中秋夜的晴雨,能占来年元宵的天气,谚云:“八月十五云遮月,来岁元宵雨打灯。”又有“雨打卜元灯,云罩中秋月”之说。蔡云《吴歙百绝》也咏道:“闷闷中秋云罩月,晓晓元宵雨淋灯。谁知篱豆花开日,养稻正需水满畦。”

斗蟋蟀

每年七八月间,就到了捉蟋蟀的时候,唐寅《闻蛩》诗有“孟夏蟋蟀鸣,白露零蔓草”之咏。遥想当年,苏城内外,桃花坞里,随处可见捉竹筒、过笼、铜丝罩的人,往来纷纷,在田野草丛处,缺墙破屋间,砖缝石堆里,侧耳徐听,听有“唧唧”声,便千方百计捕之,往往劣弱者居多,强健善斗者得之不易。

捉蟋蟀是个技术活,除了技巧还需要足够的耐心。平江散人《苏城闹妙观竹枝词》就咏道:“谁将勇怯早能分,唧唧声多草际闻。竹箬捉来青草塞,秋风满地是将军。”捉蟋蟀要在黎明时分,露湿草叶时最为适宜,草丛瓦砾间通常是它们的藏身之所。听其声,察其入,操以尖草,灌以筒水,待其跃后,以铜丝罩捕。蟋蟀,又叫促织,吴语称赚绩。蟋蟀善跳,其鸣在股,形似蝗而小,目有光泽如漆,有角翅,有红铃,月额诸名,据说观其颜色,可知其强弱,有道是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青。白露前后,取雄性而矫健的驯养,以为赌斗之乐,俗称秋兴。

雌蟋蟀有“尾”,其中之 是输卵管,故吴人俗称“三尾子”或“枪”,又称“重台”(今已不传)。关于“重台”这个称呼,《点石斋画报》记了一则苏州晚清社会新闻《蚌起重台》,令人啼笑皆非。说苏城有个名叫阿季的人,不知其姓氏,点石斋人迹称他重台,平日举止阔绰,颇有大家子弟风范。某日至带城桥附近某成衣铺,见有一群孩童聚集于地,玩斗蟋蟀之

斗蟋蟀，是民间的一种娱乐活动。在旧时，人们常在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聚在一起斗蟋蟀。蟋蟀虽小，但其斗性极烈，胜负分明。斗蟋蟀不仅考验人的耐心，也考验人的运气。在民间，斗蟋蟀还被赋予了驱邪避灾的寓意。



图：蟋蟀（《中国民间》）

戏，一童大呼曰：“此一尾子也，何得冒允蟋蟀。”阿季听了，以为有心侮辱自己，遽入踏步闯入，拍桌敲台，怒不可遏。孩子父亲某乙知其误会，取蟋蟀盆看了之后说：“此不是三尾子啊，君何必多心。”阿季更加恼怒，扭住乙之发髻，竭力凶殴，乙不敢还手，竟被殴伤数处。真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尽管晚近时期官厅严禁以斗蟋蟀作为赌博的现象，然禁者自禁，而斗者自斗，所以每至秋冬之间，斗蟋蟀者，仍各自盛行。蟋蟀为秋虫之一，雄者性善斗，人有利用其特性，每于秋间畜之以为戏。斗期至，先视双方蟋蟀重量，取两相等者，然后由双方言明斗花几枝，即赌资多少。另有一人执草（一

茎六穗，蒸熟后用于驱斗蟋蟀，使之兴奋）指挥，执草的当然是双方信任之人。将斗之时，用一竹笼，叫棚，两端各具小室，双方蟋蟀各置一室，以草引之，即振翼而鸣，其声鞞鞞然，称之为叫鸡。棚中间有一闸，临斗时，闸闭而两旁小门开，双方各以蟋蟀驱入小门，为人棚。入棚之后，以布覆棚面，使其稍静，然后以草引蟋蟀，令其兴奋，使其鞞鞞而鸣。这时取下覆棚之布，而以草牵引临斗蟋蟀，盘旋数回，使其精神奋发，挺立张牙。主持人即下令开闸，而闸即开。

此时，围观者都肃静无声，凝神注视。只见双方交锋，勇气百倍，忽向两虫互持而直立，形如桥梁，谓之造桥；忽向两虫互噬，钳与钳相拚，轧轧有声。久之，两者俱倒退数步，又振翼而鸣，称之为双叫。这时主持人下令闭闸。闭闸后，以湿纸覆棚面。此时双方主人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就此作罢，可



◎虫王之神，北京年画

以不论胜负,只须给些场地费即可。若想决一雌雄,作一度战斗,称之打二草。第一次临阵作战,其方法跟第一轮相似,再次交锋,蟋蟀往往不负重伤不停止战斗,真所谓将军本性也。在霜降节以前,称为小旗,至寒冬之后,始斗大旗,大旗小旗,以赌资高低而定。寒冬时,蟋蟀须用温水焐之,叫打汤。此时输赢较大,名曰大棚。善养蟋蟀的人,著有蟋蟀谱,以供蟋蟀爱好者研究。蟋蟀赢得胜利时,可赏得金花、红绸,主人则以此为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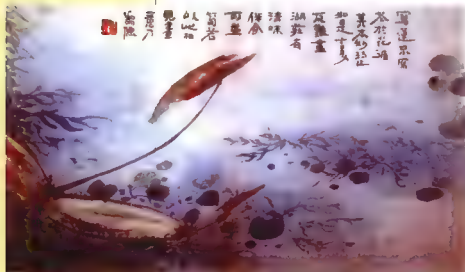
蟋蟀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它似乎只为秋季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张仁济《卜蟋蟀》咏道:“角口弹丸地,争雄角杀时。一生能几日,何事苦相持。”正因其生命短暂而骁勇善战,令无数人痴迷,上自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甚至闺中女子及孩童,更有甚者专程远道泊舟而来,俗称客虫。袁学澜《卜蟋蟀行》就生动描写了卜蟋蟀时,几家欢乐几家落魄的场景,咏道:“荷花篱落秋风起,蛩声入耳童心喜。燃灯夜搜瓦砾丛,开场博彩喧成市。破落门看失去奴,纵横席坐败家子。分旗角胜挥前茅,螳臂孤撑决战奴。飞将争先得意鸣,竟仗么么获金筠。须臾相率效儿嬉,卜商半此忘生理。游戏输赢难策功,彩钱散尽田园空。岁暮单衣走风雪,此身返作寒号虫。君不见半园堂中相,金笼踞斗欢无量,赌略高谈蟋蟀经。木棉庵里生惆怅,千秋留作好那样。”

养虫之器,或陶或瓷,或竹或木,也有用葫芦的,还有出自苏州城北陆墓的泥盆,虽不华贵,历史上却很有名。康熙年间,有位苏州人“梦桂月攀氏”,撰《蟋蟀谱》一卷,其中一节论盆,就记了多个品种,如连武之竹节盆、宋贾秋壑之瑞穀盆、张之官窑盆、龙凤山水花卉人物进贡盆、御窑五彩磁盆、梅梢月盆、五判盆、五鱼盆、清玩盆等,可见清代苏州出产的蟋蟀盆品种之多,从这一侧面,也反映出当时养蟋蟀、斗蟋蟀之人之多。

若是宫中妃妾们享用的,自然是更为贵重的小金笼,每至秋时,宫中妃妾皆以小金笼养蟋蟀,闭于笼中,置之枕

水 鲜

苏州秋天的胜处，不仅在湖光山色之间，还有俗称“水八仙”的水生植物，它们遍于苏州的水田河塘，是水乡的寻常之物，最为人们喜爱。那鲜嫩的藕，香软的菱，润滑的芡实，既是蔬菜，又仿佛是水果，它是初秋独绝的风味。桃花坞章家的桃花坞别墅就有菱池、芡池等种植水鲜的池塘，右力洛《桃坞自绝》有“一水菱池接芡池，波光分映碧玻璃”之咏。下面来说说桃花坞池塘中，人见人爱的菱菱、芡实和莲藕。



○ 章高鼎·湖中有菱味(清·高风翰)

苏州水生蔬菜应候迭出，四季不断。赵苕《吴门竹枝词》咏道：“山中鲜果海中鳞，落索瓜茄次第陈。佳品尽为苏州有，一年四季卖时新。”酸塘鲜品，首数菱芡。菱端出叶，略成三角形，浮于水面。夏末初秋开白色小花，或淡红色小花。花没入水中，长成果实，即称之为菱。唐东韵《菱》咏道：“交游萍荇似孤蒲，怀玉藏珠类隐儒。叶底只因头角露，此生不得老江湖。”菱分一角菱、二角菱、三角菱、四角菱、乌菱等，故称之为菱角。

菱有青、红两种，即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所说的，青者叫鹦哥青，青而大的圆角者，称馄饨菱，俗称和尚菱，味最胜，最小的叫野菱，俗称小白菱。还有一种小的两角菱，叫白沙角，俗称沙角菱。红者最早，名水红菱，稍迟而入者，叫糯米红。水红菱最为艳丽，红菱壳，瘦而尖，红菱肉，嫩且艳。旧时妇女竟尚缠足，似乎越小越俏，窄窄隐于裙下，辄以水红菱相况。如张岱《陶庵梦忆》记南京朱巾妓女十月生，便是“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

虎丘有菱荡，在虎丘后山浜与西邻桥一带。然而虎丘菱荡以小白菱为多，皆秋来美味，堪与扁豆并荐。七八月间，菱船往来自塘河中叫卖，有人整艇采买散于各处水果行，鬻于顾客。以前虎丘一带就有“菱行码头”的地名。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湖面半菱荡。绿蒂戈密长荡美，中秋沙角虎丘多。滋味赛苹婆。”又顾文鼐《虎丘竹枝词》云：“阖间霸业夕阳边，七里花香带碧烟。忽讶棹歌沿绿水，柳阴深处菱船。”因秀席惠文也有诗云：“楼台照水影层层，隔岸波光午夜灯。小艇一声歌歇乃，平湖明月采红菱。”

菱也称为水栗，或水客，实在是个雅致的名字。秋风乍凉，水上绿盈盈的一片，又到了采菱之时，河塘上菱歌四起，鬻男雏女，划舟往来，采撷盈盈。尤侗《采菱》诗咏道：“采莲歌未歇，又唱采菱歌。头角峥嵘甚，肌肤冰雪多。紫衣能映坐，罗袜解凌波。我欲拏花蕊，妆台照翠蛾。”而采菱的辛苦又有谁知？范成大《采菱户》就说：“采菱辛苦似天刑，刺

□采菱图(清·周叔)



排菱圖

菱湖女子梭船小清水映
紅風流何似花間翳翠錦
上簫簫為翻錦蓋徒拈
涼角纖指微傷看他也去也
一腔高唱十里斜陽紅
右法常寫自丙戌夏五
九日雨中漫填人月圓一闕
以寄蘇興云石田筆題



手朱股鬼质青 休问扬州涉江曲，只堪聊诵楚词听”好在苦中有乐，青年男女，往往在采菱之时互诉衷肠，调风弄月，鲍参《姑苏竹枝词》咏道：“阿侬自泛采菱船，岩下郎持打橘竿 郎欲刺菱防刺手，侬将割橘怕心酸”采得菱来，提携入市，人喧野岸，论斤论量 杜荀鹤有“夜市卖菱藕，春船载锦罗”之咏，正是苏城新秋一道特有的风景

苏人不但将菱作为中秋供月之品，并在秋楔宴中，剥尝佐酒，诚然是水乡俊味，作为馈赠的土物，走亲访友，手里拎着用碧绿的荷叶包裹着的白藕红菱，煞是好看 当剥菱吸食之时，尖实随之应声 它生于水中，一片生叶，叫人似荷，浮于水面，而青萍紫，荷叶皆有芒刺，夏日茎端开紫花 尖实经合青展，至秋结实如紫球而尖如鸡头，故俗名鸡头 裹实累累如珠玑，仿佛石榴，而其中有 圆色白如鱼目 古人称尖实为鸡实、卵菱、鸡头、雁嘴、雁头、鸿头、水流黄等

尖实有硬糯两种，如小龙眼般大小的，味最佳 尖实产于江南水乡，初秋上市，时暑气未褪，买得新鲜的，以清水加冰糖煮可即食，鲜香嫩糯 尖实汤与绿豆汤、冰西瓜、青莲藕同是消暑妙品，还可以将尖实研成粉末，与双弓米煮粥，也为清味 尖实性暖，可以入药，有益精气、利耳目、止烦渴、除虚热等功效 在人们爱吃尖实，不仅是它具有营养滋补价值，还因为它佳妙可口，较之其他水上植物，更有别样的风味

苏州山水塘处处是尖实，而黄天荡塘出尖实最富有名，俗称“南荡鸡头” 范烟桥在《范烟桥日记》中写道：“苏之黄天荡在城南，故称南荡，夏末秋初产鸡头肉即有名，叫货者即以‘南荡鸡头’为一词 视鸡头有厚壳，须剥去之，乃有软温之粒，银质浮于，碧浪沉珠，微度清香，雅有甜味，因入堂间绝妙食品也”既然是难得的绝妙食品，就会有冒牌的，1947年出版的《苏州游览指南》上就这样提醒来苏游客，若东山南湖之不种自生者，其名鸡头，与尖实不同，外行人购买，恐时莫辨，游客最宜注意

尖实固然好吃，剥尖实却是一件苦事，因为它的壳十分

營業寫真
此係蘇州黃天
之南塘所產之
尖實也其味
之佳妙非筆
墨所能形容
也



○剥鲜鸡头(营业写真)

營業寫真

賣藕

入口甘如蜜
嚼之脆如雪
不啻金銀
不啻珠玉
不啻翡翠
不啻珊瑚
不啻琥珀
不啻珍珠
不啻鑽石
不啻寶石
不啻寶石



賣藕

○賣藕(營業寫真)

坚硬,得用剪刀剪开,才能剥肉。旧时江南水乡的蓬门贫女,乃至中人之家的妇女,都将“剪鸡头”作为一项副业,以所得贴补家用。民国时有人写过这样一首诗,说的就是“剪鸡头”的辛苦,诗曰:“蓬门低檐瓮作脯,姑姐妹妹次第就。负晒依墙剪鸡头,光滑圆润似珍珠。珠落盘中滴溜溜,遮瞒娇娘笑语稠。更有白发髻日娘,个凭摸索私剪剖。黄口小女也学剪,居然粒粒是全珠。个珠不易剪,克期交货心更忧。严寒深宵呵冻剪,灯昏手颤碎片多。已敢漫夸一指巧,巧了难免有疏漏。十斤剪了有几文,更将碎片按成扣。苦恨年年压铁剪,玉碎珠残泪暗流。”节俭人家还将壳壳晒干作为燃料,它火旺而耐久,放在手炉、脚炉、撮炉里,可以代替炭柴。

待到莲房折尽,踏藕便是苏州又一道独特的风景。莲根为藕,吴农种在通潮之田,夏间出水的,名花藕,极松脆而价贵。秋时则丁男踏取,乱乱寒寒,槽摆小艇,在市争售。苏州出产的藕向来与众不同,唐代就是贡品,它的外形如美人之臂,白而丰腴,内侧多窍,玲珑剔透。前人就有“公子调冰,佳人雪藕”之说,还有“弯西施臂,七窍比十心”的巧对,实在是说出了它的特别之处来。藕有田藕和塘藕之分,苏州所产大都是塘藕。藕,随上市先后分为果藕、鲜藕、老藕、嫩藕,生食宜鲜嫩,煮食宜壮老。以一节者为什,双节者次之,一节者更次之。三角形者,窍小肉厚,圆筒形者,窍大肉薄。如今画家写藕,多以双节,一节,画在纸上效果更好,但滋味实在是相差甚远。

晚近以来,跨门外黄天荡,杨枝塘的藕名满江南,以产于黄天荡全子圩的为最佳,色浅碧色,俗呼青莲子藕,爽若雪梨,味极清冽。此外,梅湾北莲荡的藕也很有名,它的甘嫩不减宝应,高邮所出。车坊的藕,生于一米多深的水下,尺许深的烂泥塘里,故松脆无比,但由于皮色粗恶,有失观瞻,也就不那么讨人喜欢了。

嫩塘藕,白如雪,入口又甜又清。苏州人吃藕方法很多,生吃为果,烧熟可当菜、当粮,最简单的就是将鲜藕切成

一片片，盛在小碟里，用牙签挑着，放入口中，慢慢咀嚼，能得藕的真味，尤其宜于酒后进食。周霆震《冰盘与藕》诗曰：“清澈冰盘压蔗浆，酒酣雪藕近华堂。凝寒色映瑶华脆，真白丝连翠袖香。金掌曾闻承玉露，琼台忽见捣元霜。文园近日真消渴，莫种莲根引恨长。”然华堂之上，未必如豆棚瓜架之下来得舒坦惬意。晚风袭来，矮几竹椅，困人数位，小菜数款，酒后奉上一碟藕片，情味尤胜。藕片除可生吃，还可将鲜藕刨成一丝丝的，用葛布沥干，也就是淀粉，和入糖霜，然后以沸水冲之，芬芳可口，胜于市上出售的西湖藕粉；或可将藕片调以面粉，入油锅煎之金黄，做成藕饼；或用藕丝与青椒炒成一盆，青青白白的，实在是秀色可餐。苏州人家还将糯米实入藕孔，蒸之为熟藕，俗称煨熟藕；或和之以糜，者为藕粥，都属于家常清品。

藕固然以新鲜可口为佳，但由于时令关系，不能时时得之，旧时保藏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将它埋在阴湿的泥地里；二是将它用烂泥包裹。后一种方法保存时间较长些，也方便携带寄远，即使不在苏州，也能品尝到苏州的藕，当然不会有那种鲜嫩的味觉了。如果将藕节悬于屋檐下，越一寒暑，风干了，取下煎汤，凡是患胸膈闷塞的，服饮后能得舒解。所以藕又是一味良药，可以补髓养血、安神生智、清热生津、消食止泻，民间有“多食藕，大有益”之说。

莲蓬，形似碧玉如意，可爱至极，深受孩子们的喜爱，炎炎夏日，放学路上，或傍晚纳凉，小手握一柄莲蓬，一粒一粒地抓来吃，顿时一股甘甜清香，直沁心脾。真所谓“新鲜莲蓬清心火，生吃鲜甜熟吃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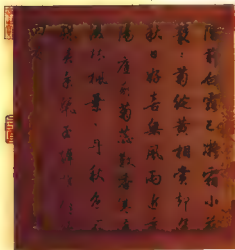


◎太平欢乐图（局部）·黄夏文莲藕（清·方薰）

重 阳

重阳那天，苏州富贵人家都设宴于台榭，把酒持蟹，对菊吟诗，或载酒具、茶炉、食橱，吴山登高游玩，或同功曲，以为娱乐。唐时有《题画》诗咏道：“活得重阳酒一壶，满城风雨正催租。黄花白作东篱上，觅个闲人绝世无。”

每年重阳，风雨满城，凉风四起，本地称之秋风白雨，即所谓的风雨重阳。袁宏道有诗称“苏人一件人奇事，六月荷花十四，中秋九月虎丘山，重阳有雨治平寺”。风雨重阳，顾名思义，重阳这天通常是有风有雨的。康与之《重九》同



重阳图卷之一·重九诗·图·张

云：“重阳日，四面雨垂垂。戏马岸前泥没膝，龙山路！水平堤。淹浸到东篱。茱萸烂，黄菊湿恹恹。落帽正嘉禾著笠，漉巾陶令买蓑衣。都道不如归。”此时的雨，捎来了寒冬的讯息。

九月九日为重阳，《易经》以九定为阳数之极，因日月都九，两阳两重，故称重九。重阳，《离骚·远游》就有“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之句，可见这个日子很早就受到人们重视。重阳登高的风俗，大概在汉代已经形成，至魏晋南北朝风行，《荆楚类函》《西京杂记》说，每年九月十二日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按模，登高。宋《荆楚岁时记》也称，九月九日宴会，不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也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说能令人长寿，近代皆设宴于台榭。

道家祛灾之说，也渗入节俗，吴均《续齐谐记》写道：“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夕还家，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问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高饮菊花酒，妇人带茱萸囊是也。”所以，重阳登高有祛除不祥之义。随着岁月的流逝，苏人对于重阳登高避灾祛邪的意识渐渐淡薄，登高、饮酒、赏菊成为重阳的一系列游乐活动。宗臣《续苏州竹枝词》就说：“风风雨雨又重阳，约伴登高上上方。白酒乌菱拼一醉，香春新月到横塘。”

每岁重阳，苏人都往吴山登高，姚承祖《吴趋访古录》之《吴山》咏道：“石湖烟雨乱云封，足蹑丹梯策瘦筇。重九客携高履屐，夕阳僧打上方钟。澄明古寺枫千树，秋落吴山影万重。遥莫江南好岩岫，西风独上最高峰。”还想治平寺，参与博羊会，范广宪《石湖棹歌》云：“茶屿山低似几平，风传铃语杂钟声。游人争向治平寺，赌采羊头别有情。”羊的历史也很悠久，唐人张说《进斗羊表》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因羊性好斗，即以斗羊为博。斗羊都取公羊，两只公羊入圈相



○秋菊花（山东滕县年画）



《杂书苏杭图卷·斗羊图》（明·张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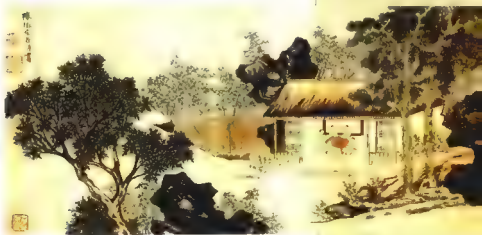
角斗，抵撞一次为一回合，如此反复，直到其中一羊战败怯阵为止，便有银钱输赢了。惠周惕《九日吴山即事》诗有“重阳细草吴山路，低帽簪花看赌羊”之句。那么重阳登高为何不斗别的而要斗羊呢？原来取“重阳”的谐音，两羊相斗，也含有“重阳斗羊”的意思。沈朝初《忆江南》词咏道：“苏州好，冒雨赏重阳。别墅登高斗虎虎，吴山脱帽戏牵羊。新酿酒城香。”这些都是“牵羊赌彩”的生动写照。

重阳时节，百花开始凋零，然而菊花却绽开烂漫的笑脸，勾起了身在异乡的范成大无尽的乡愁，恨不得一片小帆飞回故里，哪怕只在梦里也好。《重阳九经堂作》诗云：“俗间佳节自匆匆，老去悲秋又客中。青嶂卷帘三面月，黄花吹鬓几丝风。十年故国新栽柳，万里他乡旧转蓬。谁与安排今夜梦，片帆飞到小篷东。”东篱下，若是与好友对菊把酒最为韵事，心情也一定会随之豁然开朗的。王宠作为唐寅的好友和亲戚，关系自然相当密切，常常往来于桃花坞与石湖，“何时共

醉桃花坞，解尽春衣当酒钱”，是他俩共同的愿望。正德八年（1513），王宠乡试落第，于是重阳节来到桃花坞与唐寅对饮，发出“秋风日落嘶长笛，我亦垂帘下帝都”之叹。过了一年，文徵明等诸友又齐聚桃花坞，各赋有诗。唐寅另有《题菊花》咏道：“九月风高斗笠斜，篱头对酌酒频赊。御袍采采杨妃醉，半夜扶归抱露华。”

东篱下赏菊似乎还不过瘾，于是乎有人于庭中堆叠百十盆菊花，称菊花山；又在室内罗列瓶盎，总之以多为贵。蔡云《吴歃白绝》咏道：“堆得菊花高复高，铜瓷瓶碗俱周遭。酒边灯下花成趣，笑倒柴桑处士陶。”然后约上三五朋友，终日把酒持螯，对花作诗。袁学澜《姑苏竹枝词》诗注就说：“重九持螯，以菊花、茱萸佐新酒，食栗粽花糕。花农供菊，百盆堆叠，名菊花山。”后来，城里人人多登北寺塔，以资眺望，或登虎丘山，以觅胜迹。山与塔虽不具高，因较之平地，已高出了许多，聊胜于不登，应景而已。

重九良辰，人高气爽，万物清明，登高远眺，题糕佩萸。这样的人气，这样的日子，登山野游不但以应节俗，还相当适



王世贞《菊花山图》轴，纸本墨画



○菊遍延年(齐白石)

宜。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通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系情，黄花凝秋，拔除不祥的本意，寄托着对远方亲人的思念与祝福。身在异乡的范成大，每次重阳登高，都将那份浓浓的思乡情化作一首首诗篇。其中一首《重九赏心亭登高》云：“忆随书剑此徘徊，投老双旌重把杯。绿鬓风前无处在，黄花雨後不多开。十年旧梦青黄画，落日谁山紫翠来。欲笑此身犹是客，乡心却随晚潮回。”

重阳糕，是重阳节必备的节食。范成大《吴郡志》卷记道：“重九以菊花、茱萸尝新酒，食栗、粽、花糕。”九日天明，以片糕置儿女头额，并祝“愿儿百事俱高”，这大概就是古人做糕之意。即使出嫁的女儿，重阳这天父母家也必定接她回来，一起吃花糕。那几日，家家户户忙着蒸五色糕（又名骆驼蹄，也称菊花糕），以糖、面杂和为之，因面里有一点点的枣栗，所以也叫花糕。糕肆出售的重阳糕，插有彩旗，称花糕旗。或用面和酒曲，发成上糕，掺白果于上，或以面裹肉炊之，或用面和脂葱之，都称重阳糕。重阳节蒸重阳糕，讲究的做成九层，仿佛宝塔一般，上面还要做两只小羊，以表重阳（羊）之意，因种种原因不能登高的，以“吃糕”来代替“登高”。

据说重阳那天的晴雨，能预示未来的天气。重阳日晴，则“冬少雨雪，冬至九日十九，清明皆晴，雨则皆雨”。俗有“夏至有风，伏热，重阳无雨，冬晴”之谚。又有“九日雨，米成脯”，“重阳湿漉漉，穰穰钱千束”，“九日雨人宜收米”等说法。是日为雨，路日，有雨则来年五谷丰登，如此说来，即使那天风雨交加，人们也是满心欢喜的。

旗 幟 信 爆

旗幟，这里指军中旗幡，信爆指火枪、火炮声。苏州旧时每当霜降之际，本卫官致祭旗幟仪式在桃花坞校场演武厅旁的旗幟庙举行。

霜降，为二十四节气之一，在公历十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这时黄河流域一般出现初霜，大部分地区多忙于播种麦等农作物。《国朝典略》注有“谓霜降之后，清风先至，所以成人为准备也”。按五行之说，秋属金，金主肃杀。霜降后，寒霜渐多，霜令草木枯萎；兵也主肃杀，兵降威武，兵器肃杀。旗幟为军队之象征，霜降之时正是祭旗幟神的大好时机，故而逐渐形成祭旗幟、听信爆的习俗。

在霜降五更之时，听城中阅兵演放火枪火炮之声，称听信爆。袁孝廉《续咏姑苏竹枝词》云：“铙钲响澈满街烟，开户儿童买数钱。霜落城头闻信炮，家家夜夜废宵眠。”据说听信爆可免除喉痛之苦，或刺新柴置枕边，到时食之，有增强体力之效。祭旗幟仪式，则于次日清晨举行，俗称旗闹。众官兵会集抗院，向北进发，浩浩荡荡赴校场旗幟庙有祭幟礼。一路上，金鼓齐鸣，4旗招展，官员们个个副武装，整个祭祀仪式，极其威武壮观。民间传说，看祭旗幟仪式，能拔除不祥，所以这一天，护龙街南北挤满了前来观看的百姓。蔡云《吴歃自绝》云：“降伍森严号令明，鏐铮金铁扶秋声。马腾士饱年年乐，信爆连珠报太平。”小注：“霜降日，官祭军牙六幟之神。先期弁兵等赴演武场之旗幟庙，如迎春仪，俗谓之



○旗头太保像



图 1-1-10 古代军事文书

“收兵”，又谓之“旗纛”

旗纛信爆典礼，是武职官员之事，苏州城内主祭者为巡抚，藩臬两司副之。一府一县，例须站班，武官除两中军四守备外，更有六营兵及营长哨官等。祭旗纛，其实就是举行阅兵仪式，测试一下战士是“养之厚而驭之严，乃能有功”，还是“鼓噪鼠逃，人而为盗”，同时通过这种形式，将军队的震慑作用发挥到极致。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祭纛行师霜降前，戈矛锋锐甲新鲜。从军一夜头堪白，芦管声中退炮连。”

至清末，军队一度出现腐败现象，“今承平岁久，兵存空籍，提帅操阅之际，则雇佣大担竖，以充点卯，复杂厕武优，以充应操练，刀牌精熟，徒取饰观。此营阅毕，复阅彼营，而即以前阅所雇之佣竖武优，以充应其数。所以军政大坏，绝无胜兵，凤鹤远惊，鼠逃恐后，此诚不修武备之大患也。每岁霜降之放演火枪信爆，亦犹奉行仲冬阅兵之遗意，要在循名以

责其实，乃可耳。”（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九）祭旗耀，看信爆，俨然成了霜降节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表演节目，怎不令人担忧。

晚清时，祭旗耀场面依旧宏大。巡抚一职，统属文武，有鲜明之盔甲一副，以轩轿舁之而出，光彩耀目，其状态甚为威武。中军守备均系兵武职，故也各有盔甲一副。前导祭旗耀时，其有盔甲七副随行，颇为壮观。届时兵士装束为头缠黑布，足履草鞋，身御镶边马褂，腰束马裙，掩青布之绑腿，肩扛一支余长的竹竿，竿一端有锐利的枪头，缀以红缨；另一端装尺余长的铁脚，休止时可以插入土内，中间卷以绸质大旗。抵校场时，一律展开，旗幅数百，均飘展于朔风之中，这叫铺子队。其他洋枪部队、洋枪马队、炮队、藤牌队、抬枪队、大刀队等名目甚多，军队步伐整齐，纪律严明，虽几万人，仍能保持行伍之肃静、气象之森严，令人不寒而栗。祭祀完毕，各分道而归。

桃花坞大街东段北侧的西大营门，旧时为营寨。“营”，是宋代军队的编制单位，“营门”，为军队驻扎之地。《宋平江



○神枪士兵（《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炮兵（《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城坊考》卷首叙目“营寨”条引卢熊《苏州府志》云：“兵之有卫，自唐始。兵之有营，则古之制。兵不杂于民，所以严武备焉。苏为辅郡，武备不可少弛，营卫不可不严。宋准旷地立营，以居厢禁，军人尝有其处矣。”又“禁军”条云：“宋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餘留本城。康定初，置宣毅军，大州一营，小州一营。从坊中，募健勇为宣毅，或选厢军，为之苏州一指挥。熙宁三年，改威果。嘉祐四年，诏置禁军一指挥，其新招禁军以威果为额。大观二年，诏望都别屯千人，一为威果，一为全捷，并以步军五百人为额。四年二月，

援杭州戚果第一、第一指揮、蘇州駐扎。宣和二年，因討睦寇，仍以全捷兩指揮，為杭州東南第一將駐扎。宣和四年，因方腊之亂，「月詔增置戍將。五年十一月，下江、浙諸州，各置戚果、全捷兩指揮，隶侍衛步軍」。

南宋建都于杭州，蘇州离杭州較近，部分禁軍設在蘇州。吳中軍制，以雄節為南營，全捷為北營，戚果為中營。西大營門和中大營門，均為軍隊駐扎之地。姜門至宝城橋，順治十八年（1659），將軍祖大寿，尽拆民房為滿兵營，迎春坊為鎮帥府，故面有大營門之稱。康熙二年（1664），滿兵移駐鎮江，在蘇州留下了西大營門、中入營門和东入營門的遗迹。故面也留下了桃花坞大片荒芜的土地，才有了北園醉人的春色。

大闸蟹

苏州是水乡泽国，河道四通八达，故而处处有蟹，品种也多，太湖有太湖蟹，吴江有湖有紫须蟹，昆山、常熟有菊迟蟹，常熟澄湖有金爪蟹。自从人类开始食蟹，蟹就一直是餐桌上的美味，引来无数文人吟咏，尤其是当蟹遇到酒时，唐寅《雨中小集即事》就有“鱼肥共听雨下，蟹熟分方下中杯”之咏。

追溯起来，吴江蟹也曾风光一时，陆放翁就有这样的赞美：“帘外桐疏见露蝉，一壶醉嫩寒人。困脐磊落吴江蟹，缩项轮囷汉水鳞。”吴江的螃蟹，色黄而大，味道肥美。吴江入泽中的淡水蟹，自每年秋冬之际，成群结队沿吴淞江而下，在浅海、滩涂配抱卵，来年初夏重回江湖，故也以“海蟹”称之。也不知从何时起，阳澄湖大闸蟹就已出了名，它点缀了苏州的深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已成为人间天堂的一部分，章太炎夫人汤国梨就说：“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真将这种特殊的感情抒写到了极致。

可与阳澄湖蟹一比高低的，还有石湖蟹。卢襄《石湖志略》称：“湖蟹食谷，十月稻熟，其黄满腹。近湖人多以沪得之，沪今谓之簖。”范广先《石湖棹歌》小注云：“石湖产蟹，故名石蟹，喜食谷，十月稻熟，其黄满腹，味胜阳澄蟹。”诗曰：“菱芰湖波落咽微，傍村渔火认依稀。款冬风味斯乡美，稻熟难忘石蟹肥。”顾颉庵《石湖棹歌》也咏道：“湖光荡漾水波清，中有鱼蟹两并生。稻蟹上时今特产，著名金爪别阳



○蟹酒熟蟹图（清·任颐）

横行公子本无肠，风味秋高好一尝。欲把尖团一品别，吟诗酌酒细思量。”当然，太湖通太湖，太湖蟹也就是太湖蟹，它大而有壳黄壳软，称湖蟹。湖蟹的旺季，人抵起于寒露，十一立冬，苏州民间有“九月团脐十月尖”、“九月团脐佳，十月尖脐佳”、“九恭十雄”诸多说法，也就是说，农历九月的雌蟹，十月的雄蟹，性腺发育得最好，长得卵满膏腻，个人肉多，《红楼梦》里林黛玉就有“蟹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的赞叹。

旧时宴席上，极少上整蟹的，因为厨吃既不雅观，又不合卫生之道，况且“螃蟹上桌白味淡”，螃蟹一上，其他美味佳肴相形失色。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厨吃整蟹时正在冷场，团团席都低头各忙各的。宴席虽不上整蟹，但可以做成与花蟹斗、清炒蟹粉、蟹粉豆腐等，还可以剔出蟹肉作点心之馅，如蟹肉馒头、蟹肉馄饨等，让客人一尝蟹味。某年秋天，西哈努克亲王一行游览苏州，为招待国宾，最好的厨师做出——席席最好的菜肴，其中有一道，就是美蓉蟹斗。将蟹煮熟后，蟹肉剔出，连同蟹黄装回蟹壳内，再摆成蟹的样子，掀开背壳，那黄和白的满满一兜，入口这肥美，直让亲王们连连点头，说不出来话。令人赞叹并且难忘的还有“蟹黄油”，那是除松鹤楼外绝无仅有的，周渤在抗战前就吃过，他在《令人难忘的苏菜》中说，它全用雄蟹的膏油制成，一菜所需，不知要用多少只雄蟹，作者清楚记得当时的价钱是银元六元。

当然，掰吃整蟹更能品到本味，与三五知己，蟹、诗、酒茶，实在是令人无法抗拒，就如高似孙所云，“大雨洞庭霜，寒躯蟹力忙。全然空俗味，只是作诗香。酒已方才熟，橙犹未肯黄。让渠茶灶火，和月煮沧浪。”西风起，菊花黄，螃蟹正肥，围炉饮酒吃蟹，诚然是一岁佳味，是历代文人向往和追求的生活。每当湖蟹上市，新酒开坛，又逢老友邂逅，在舟中把酒持蟹联句，诚为人间胜事。

螃蟹上市时正逢重阳，酒店里也有供应，螃蟹有大小雌雄之分，也就有价格之别，每只的价格就写在蟹壳上。金孟



○太平欢乐图（清·方薰）

远《吴门新竹枝》云：“杏花村里酒家旗，金爪洋澄映夕晖。最是酒徒诗福好，菊花初绽蟹初肥。”小注：“秋来洋澄湖蟹上市，酒肆中多兼售者，以爪尖作金黄色者为上品。酒徒杯在手，对菊持蟹，风味独绝。”俗话说：“蟹立冬，影无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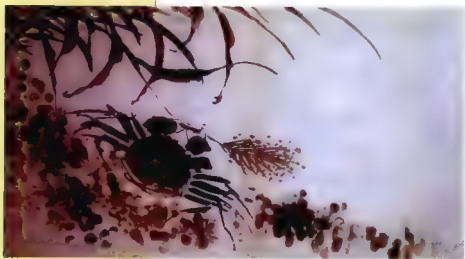
过立冬，蟹就很少见到了。可就是有人别出心裁，将蟹养起来，等来年开春再吃。方法很简单，将蟹放在瓮里，再放些稻草根，然后将瓮口封住，这样蟹就不会死。元人高德从就说“正月十一，渔人所藏看灯蟹，四只，重一斤，风味殊胜”。十一元什节，人树花灯，笙歌闹热，宴席之间，忽送十越冬的肥蟹数只，且称为“看灯蟹”，这真是繁华年景里的希罕之物了。

其实，蟹普遍存在于苏城的湖港河汉中，桃花坞的河道，池塘众多，深秋时节，舟民们捕蟹，百姓们吃蟹，是平常生活的一部分。苏州人家煮蟹方法极其简单，将它们洗净后，

只须放入大镬子，添冷水，加盐苏生姜，再将镬盖盖紧，用旺火煮滚，不用多久就可以取出那琥珀般颜色的熟蟹了。个



品蟹图（局部） 明·沈周画



桃花坞蟹 清·李昉

蟹的关系。在陆文夫小说《美食家》里，朱自治说，那一年重阳节吃螃蟹，光是那剔螃蟹的工具便有六十四件，全是银子做的。这套工具竟然是“蟹八件”的八倍，虽说有点夸饰，但也形象地反映了苏州人吃蟹的艺术。

冬

安排暖閣開紅爐

敲冰洗盞烘牛酥



冬景图（局部）

安排暖阁并红炉，敲冰洗盏烘牛酥。销金帐掩梅梢月，
流酥润滑钩珊瑚。汤作蝉鸣生蟹眼，罐中茶熟在泉铺。寸甘
饼，千金果，饕餮鹅掌山羊脯。作儿烘酒暖银壶，小婢歌阑欲
罢舞。黑貂裘，红氍毹，不知蓑笠渔翁苦。

——唐寅《江南四季歌》

开 炉

农历十月一日为开炉日，苏州的冬人虽不像北方那样冰天雪地，但下起冬雨来也是十分阴冷潮湿，此时围炉而坐，更适合同忆往事，思念亲人。范成大就有《十月朔开炉偶书》一首，小序云：“余病月一年，未能扫扫松楸，曩常以此日侍先兄游洞庭，并写悲感之怀。”诗云：“同享今年景，离恨昨日丹。开炉修故事，听乱说新泉。橘社重游阻，楸行再拜难。此时西望眼，衰涕不胜弹。”

冬季，是一年中最为清闲的日子，也是一年中最为慵懒





○围炉对酒图（清·陆飞）

的时光。十月朔开炉,就意味着人们可以温暖地度过寒冷的冬季,所以人们会举行一个叫“暖炉会”的仪式,以示庆祝。岁时杂记一称“至朔十月朔,沃酒炙羹肉于炉中,围坐饮啖,作暖炉会,不同煮糊以炭”;潘元老《东京梦华录》也说“有司进暖炉炭”“入气个座,家家皆暖炉同如,复常,京一小家碧玉,低垂绣帘,浅斟缓酌;大家围秀,映各取来宝日的珍藏,欢聚一堂,在大如内成席评论,以应月如节气氛”。

范成大困来无事,喜欢约上一五知己,任凭思绪飞扬,人马行空说笑,于是留下《雪寒围炉小集》诗云:“席帘纸窗打香浓,说有谈空爱烛红。高竹时闻澆舍酪,低檐时听松风。康年气象冬一日,浮出功名酒一钟。无事闭门未易得,何人敲门响墙东。”又有“北窗草开昨夜半,冰消;‘休眠醒半’。冬多,竹洞无头断各过。贫同炉中煨糟曲,懒从掌上看庵摩。闲无杂念惟诗在,老不甘心奈镜何?八万四千安乐法,元无秘密可伽陀。”十月正值秋冬交替之际,此时开炉,正是时候。

有条件的人家为了舒适的度过冬季,选一间朝南向阳的屋子作暖室。窗户大多用纸糊,富贵人家则在窗户周围糊上,以新装纸窗通明,以保护绣帷聚暖。发展到后来又有钉铜壳窗的,即以人蚌壳、云母片制成的明瓦窗。一度生意鼎盛之时,以至常需争料断货。然而自出现了玻璃窗,钉铜壳的匠人生意一落千丈。有道是:“铜壳窗,亮汪汪,遮风遮雨兼遮阳。昔年窗上多用此,窗壳壳数十张。近来装潢西洋式,玻璃窗子上书色。铜壳壳意尽抢光,钉铜壳匠发老极。”

开炉后,炉火熊熊,室内顿时暖和了许多,炉上煮茶熬粥。文人雅士将心爱的文房四宝、琴棋书画搬进暖室,结侣为消寒会。围坐围炉,浅斟低唱,大蟹肥鱼,分樽食席,诗牌酒筵,推日为欢,前人称之为暖冬。暖冬席间,最相宜的是暖锅,荤素杂陈,吃得热气腾腾,酣畅淋漓,其乐融融,温暖无限,如此舒适惬意地度过整个冬季。袁学渊诗《暖室避寒》,就是一幅冬日暖洋图,“明窗纸新糊,围炉火正熅。安炉冰雪辰,小古屏帷福。金石列周遭,图书陈陆续。潮啖小鼎茶,

香泛深瓯粥”。

普通人家取暖方式较为简单，即在房中摆放两个炭火盆，以增加室中的热量。酷寒之际，手足冰冷时，在脚炉（也称脚婆）中放入炭火，上面覆盖一层木炭灰，置丁椅了或睡床前，将脚放置其上取暖。俗话说“足寒伤心”，所以再冷也不能伤足，清人李光庭《乡言解颐·卷四·物部·脚婆》说：“在乡人之睡暖炕者，虽极寒亦不全；仍足一若木榻冷衾，睡不可耐，于是有脚婆之设。”除了脚炉还有手炉，李光庭“手炉”条写得很有意思，云：“当不能袖手之时，遇炙手可热之势，炉中造化，与有力焉。人以铜臭之物，得人摩挲而提携之，亦物之缘也。然有善用之者，安置妥帖，抚拭光洁，不著用者，或以烘脚脰，或以熨病旁，亦犹落花于茵席，于羹粥之间味也。世间有幸有不幸，大抵如斯。”

无论哪种取暖方式，都离不开炭掣。炭掣作为燃料，比起一般木炭来，不但烟少，而且可以根据需要做成不同形状，还可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香料，燃烧过程中徐徐发出，香飘满屋，给围炉夜话的人带来愉悦的心情。通常在炉中周围放草木灰、炭灰，中间放烧红的炭掣，若是供多人围炉取暖的陶制火缸，中间须摆放一只品字形或四只田字形炭掣。而铜制的脚炉、手炉中，一般放一只即可取暖数小时。

古人说得好：“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喝得有点微醺，尽管屋外的雨雪依旧不停，而你的身子是暖暖的，你的心是暖暖的，于是也就有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当然，这样的享受只限于富贵人家，对于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家来说，只要每人有一缕炊烟袅袅升起，便心满意足了。



○围炉夜话图（清·史氏）

冬酿酒

桃花坞向来多酒家，唐寅父亲在皋桥堍就开过一家，而酒馆用酒，多为本地酿造。横金镇有酒仙庙，宋元十二年（1079）建造，祭祀杜康，仅兹，可见苏州旧时的酿酒业十分发达。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中有多首与酿酒相关的诗，其中一首与煮酒的就说：“煮酒春前腊后蒸，今年长瓮瓮头清。甕居何似山居乐，秫米新来禁入城。”

苏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人大概是一白酒，它盛行于明代中期，降坛时已口碑甚佳，且非常畅销。当时，有位西胡沙门的苏州人，携“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而苏酒开始出名。后来小民之家，也都爱喝。白酒。王世贞《酒品前序》

上绝。小注云：“姚氏白酒，出吴中，大约用荡口法小变之，盖取水白（水白，曲白也）其味清而冽，视荡口稍有力，亦佳酒也。”诗云：“姚家酒如姚家妇，未映清心剧可怜。嗣宗得醉纵须醉，未许狼藉春风眠。”白酒又可制成花酒，浸以梅花瓣，“花瓣或桂花瓣，使之别有风味。明人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这样描述梅花酒，“灼灼寒葩，未与鼎俎，浮香入瓷，有斯黄流。甘非蜂酿，梦与蝶游，罗浮之宴，以劝以酬。”想必这样的酒，更适合花船上的女子浅酌慢饮。

白酒自明入清，仍不失为酒中佳品。金圣叹《声色移人论》称其“喜残夜月色，喜晓天白色，喜午花色，喜女人淡妆真色，喜白酒色”。乾隆十年（1765），袁枚于苏州周思庵家宴饮，酒味鲜美，日日粘唇，杯满而不溢，饮至十四杯，



○酒神（《中国五百位佛图典》）



宝又召客上北依
客明从此生金局
肥美大酒新新
清星等晚甘四城

即酌食

而不知是何酒。问之主人，才知是陈十餘年的“白酒”。见袁枚爱喝，次日主人又送一坛，则全然不是那个滋味了。什酿之不冉，好事之难全，令这位知识渊博的美食家感叹“世间尤物之难多得也”。

明代太仓还有一种叫靠壁清的白酒，也很有名，1世贞《酒品前后十绝》也曾咏之，小注云：“靠壁清白酒，出自家乡，以草药酿成者，斗米得一斗。置壁前，一月后出之，味极鲜冽甘美。”诗云：“酒母啾啾忽夜阑，朝来玉液已堪拈。黄鸡紫蟹任肥美，与汝相将保岁寒。”关于白酒的酿制，许青浮有《酿白酒》诗咏道：“江南秣田秋获早，粒粒红香绽霜饱。

茅屋疏灯促夜春，酒泉走瞰新移封。大缸小缸春拍拍，家家酿成十月白。白酒之白日如乳，开缸泼面香风起。定州花瓷微透明，秋水无痕清见底。东家银瓶琥珀红，西家玉碗珍珠浓。何如此酒有别趣，糟印直与温柔通。雪花晓日林梢重，地炉不暖黄杨冻。倘有骑驴觅句人，不惜殷勤更问君。”

白酒与鉴壁清的具体酿造方法，袁学澜在《吴郡吴华纪闻》卷十一中有详细叙述：酿酒以小麦为曲，用辣蓼汁一杯，和面一斗，调以井水，揉踏成片，或楮叶包悬当风，两月可用为酒药。自八月至一月，皆可酿酒，惟以小雪后下缸，六十一日入糟者为佳，可留数旬不坏。吴俗，田家多仿效，称之为冬酿酒。有秋露白、鉴壁清、十月白、白酒诸名。有一种榨头酒，是初出糟酒，俗称杜茅柴。也有以木槲花合糯米同酿，香冽而味杂，名杜香；有以淡竹叶煎汤代水，色最清冷，名竹叶青。市中又有福珍、人香、玉露诸名，其酒醇厚，盛在杯中，满而不溢，甘甜爽口，属酒中上品。其酿而未煮者，名生甜酒，其品最下。吴俗，秋收后，取秫米酿白酒，称十月白，若过了这个时间再酿，则色味不那么清冽了。

旧时，苏州有名的酒还有多种，其中有一种，范成大认为是酒中精英的擘醖，他在《除夜地炉书事》的诗中说：“吴人酌酒烧浮醖，谓之擘醖，酒之精英也。”还有《吴门补乘》中记的苏州酒，如陆机松醪，见宋伯仁《西小吏》；齐云清露双瓶，见《南宋市肆记》；徐氏酒，见《檀登》；吴杜编。此外，唐时有五酸酒，见白居易诗，北宋天圣时孙冕为郡守，传酿法于木芍章，因称木芍章酒，见梅尧臣《九月五日得姑苏谢寄木芍章白酒》。道光时，苏州又有以洞庭真相酿酒，称之为洞庭春色，袁学澜《姑苏竹枝词》咏道：“洞庭春色满杯中，泛艇垂虹数友同。正是莼香鲈鲙熟，高柯下醉秋风。”另外，尚有白龙泉等，惜制法都已失传，无可稽考。

其实我国谷物酒的酿造，早在农业种植时代到来不久就已发明，酿造谷物酒是采用糖化和酒化同步进行的复式发酵法，这就具体表现在酒曲的使用上。那些在自然状态下发霉

營業寫真

做酒

一、酒之種類
二、酒之功用
三、酒之歷史
四、酒之製造
五、酒之貯藏
六、酒之飲法
七、酒之配膳
八、酒之醫藥
九、酒之藝術
十、酒之社會



○做酒（營業寫真）

发芽的谷粒,便是天然的酒曲,古人称为曲蘖。用酒曲酿造的谷物酒,就称为甜酒,也有称为清酒的,我国甜酒的酿造,正是中国独步天下的创举。至于酿造烧酒的所谓蒸馏法,则迟至宋元时期方才发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五就说,烧酒并非古法,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入甕,并蒸之令气上,用容器承取滴露。凡酸坏之酒,皆可蒸烧。近时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麦,熟蒸,和曲酿瓮中七日,以甕蒸取,其清如水,味极浓烈,即为酒露。这与甜酒的酿法完全不同。

清康熙时,苏州五龙桥西仙人塘,居人都以酿酒为业,以状元红最为著名,用生泔酒浸糯米饭酿成,味极醇厚。瓶园了《苏州竹枝词》云:“仙人塘畔酒家翁,什酿陈陈瓮尽中。裁向市郎零处卖,乞儿都醉状元红。”清末至民国期间,那里的酿酒业依旧兴旺,范广先《太湖歌》云:“吴门酿酒旧知名,此地犹呼苦酒城。赚得渔家常小住,春缸醉未忘情。”“酒庄村墟不用酤,乌喙春日动提壶。南来北往船如织,吴下石湖入下无。”晚近以来,又有煮酒,以在腊月酿成,煮过,泥封,经两年最醇,或加木香、砂仁、金橘、松仁、玫瑰、佛手、香螺、梅、诸品,味更香冽。另外,苏州民间家酿米酒,称“十月白”,还有“菜花黄”,也久负盛名,酿于菜花盛开时节,酒色略带黄色,口感清冽醇厚。

美酒虽好,但也不能贪杯,否则后果很严重,如果像《点石斋画报》记录的苏州晚清新闻《酒鬼该打》中的某书生,那就得不偿失了。本书《舟妓》一篇提到香舫舫妓院闹事一案,正当吴县知县凌坤查勘此案时,与此案毫不相干的某书生,因为多喝了几杯,居然使酒骂座,被带入县署,而在醉中,知县无奈,责打手心数十下。当时那书生也并无感觉,待他酒醒,只见手心红肿,竟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酒鬼真不可救药,令人啼笑皆非。



○酒鬼该打(《点石斋画报》)

冬 至

苏州人对于过冬至节，颇为隆重，俗称“冬至大如年”，范成大《吴郡志》有“俗重冬至，而略岁节”之说，并有《满江红·冬至》词云：“寒谷春生，薰叶气、玉箫吹谷。新阳后，使占新岁，吉云清穆。休把心情关药里，但逢节序添诗轴。笑强颜、风物岂非痴，终非俗。清昼永，佳眠熟。门外事，何时足。且团圞同社，笑歌相属。着意调停云露酿，从头检举梅花曲。纵不能、将醉作生涯，休拘束。”家家于冬至节的前夜，即冬至夜，团聚一起，吃冬至夜饭。

冬至，通常在十一月二十二日前后，处于“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行南至”，故又称“至节”。此时太阳经过冬至点，北半球白天最短，夜间最长，过了冬至，白天就会一天一天变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太阳又逐渐北移。冬至节，在我国一直都是个隆重的日子，周代就有冬至日郊祀祭天的记载，又因为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因此，周代拜岁和贺冬并没有区别，一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后，才把元日和冬至分月，也就是说，冬至过节源于汉代。当时过“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朝廷上下例行放假，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家家享祀，亲友相互拜访，各以美食相赠，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冬至》记道：“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

所以嫁出去的女儿这天必须待在夫家团聚

冬至节前,苏州家家户户磨粉制团,故里巷间磨声不绝,以糖果、肉菜、豆沙、萝卜丝等物为馅,制成圆形,寓意圆满团圆,名为冬全团。冬全团有大小之分,大者俗称稻窠团,冬至夜祭先用品;小而无馅者称粉团,冬全朝供神用品,故蔡云《吴歃百绝》有“大小团圆两番供,殷雷初听磨声旋”之咏。冬全团也可从糕团店买来,桃花坞的糕团店很多,其中东中市都亭桥堍有家创于乾隆年间的料香村,所制糕团非常有名,生意格外的好。从冬至起,直至岁暮,糕团店制作的应时产品就有年节糕、谢灶团、存朝粉圆、年朝粉圆等。

冬至过后,天气渐冷,需经九九八十一天至春分方始转暖,农家为了安排好春耕农事,于宋代诞生了一种历画——



冬至做团子(清·人第《年节图》局部)

九九消寒图,用于计算并反映这段时间的气候变化,以确保来年农作物丰收。消寒图通常饰以十二生肖、四季花卉等吉祥图案,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梅花作岁寒图。共画有八十一个花瓣,每天涂染一瓣,并根据天气差异采用不同标记,准确记录阴晴风雪变化,从而预测来年土地干湿及虫害情况。待梅花全部涂上色彩,那自然界的梅花也就绽放出花蕊来了。消寒图很受文人的青睐,桃花坞艺圃曾经的主人姜实节也作岁寒图,只是形式和内含已发生根本改变,这种岁寒图更具文人气息和笔墨技巧,毛奇龄《题姜实节岁寒图》诗咏道:“雪里千枝续旧欢,金昌亭下重盘桓。相看多少萧条意,恰好题来是岁寒。”“朔风吹雪满姑苏,浊酒倾来不用沽。松竹院过梅树下,与君同入岁寒图。”陈维崧也有《菩萨蛮·吴门将别为姜学在题岁寒图》云:“潮行不折回门柳,殷勤只劝皋桥酒。笑指岁寒图,交情如不如。领君珍重意,树乃犹如此。题罢上归船,孤帆入晓烟。”这种更具文人情趣的岁寒图,也



九九图 (局部)

頗受閨中女子的推崇，她們在每天的塗塗抹抹中，打发着寂寞的寒冬，期盼着踏青春游、園圃斗草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由于受洋节日的冲击，中国有些传统节日渐渐被洋化了。包大笑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中就说，到了近时，有些人被欧化了，以其与耶稣诞辰相近，人称“外国冬至”。群趋于外国冬至，而中国冬至渐废，吃圣诞大餐，送圣诞礼物，中国老百姓却趋之若鹜。

暖 锅

冬至夜起,苏州人家的饭桌上往往多了一只独特的菜,俗称暖锅。在寒冷的气氛里,鱼肉虾菜,集于一炉,家人小围如畅饮,边煮边吃,热气腾腾,充满了温馨和喜气。

暖锅,可以算做火锅的一种,其历史悠久。称之火锅,形象生动而具体,即底部有火,上面有锅。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火锅形制为陶制的鼎,称陶鼎。六七千年前仰韶文化中已经出现。鼎身像倒置的头盔,人们把肉类等食物投入加水的鼎内,在鼎的底部支架内生火,待鼎内食物煮熟成羹,人们便围鼎而食,这就是暖锅最早的雏形。西周时,制成小型的铜、铁锅了及陶质的器皿(即砂锅),以同样的方式烹制食物。这种形制,已基本相近后来的火锅。同时,出现一种“五熟釜”,就是将锅内分作几格,可同时煮几种不同的食物,而又能各自保持原有的味道,与如今的“鸳鸯火锅”十分相像。南北朝时,铜鼎成了最普遍的器皿,当时名“铜饔”,是灶与锅的结合体,即暖锅。

同时,人们风趣地把暖锅称之为边炉,什憎。顾名思义,边炉是指放在餐桌边可当炉灶烹烧的;什憎即仆人憎恨的东西。仆人为什么憎恨它呢?明人胡侍《掇谈》中就说,“暖饮食之具,谓之什憎,杂投食物于一小釜中,炉而烹之,亦名边炉,亦名暖锅。围坐共食,不复置几案,甚便于冬日小集,而其不利于仆者之窃食,宜仆者之憎也。”

据说乾隆皇帝最爱吃火锅,他六下江南,地方官员安排



○陶鼎

宴席时,诸般珍馐美饌有无都无所谓,但惟独火锅断不可少。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退位,嘉庆登基,于宁寿宫设“千岁宴”招待一品大臣及年逾九十岁的老人,主菜就是“千鼎火锅”。据传,千只火锅不仅锅具造型各不相同,而且千锅之内所投之料也各有区别。千锅千味,可谓历史上最奢侈的火锅盛宴了。

清代普通人家吃冬至夜饭、年夜饭时,餐桌上已少不了暖锅了。年夜饭先分岁,筵中皆用冰盆,或八、或十、或十六,中央则置铜锡之锅,就是暖锅,杂投食物于中,如而烹之。其实在整个隆冬季节都十分适宜吃暖锅,亲友家人围着暖锅或饮或吃,或拣或舀,或忙着手往锅中投放各种菜食,殷勤请吃、热闹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春天般温暖的氣息。潘际云《咏暖锅》写道:“卜箸汤如沸,当筵气似春。热中虽有味,炙手本难亲。药鼎同添水,茶铛共拾薪。莫嗤温饱食,本是饮冰人。”可见苏州人对暖锅十分欣赏,袁学渊也有《咏暖锅》云:“嘘寒变暖妙和羹,鎔锡装成撰具精。五味盐梅资鼎爨,炉火大配侯精。肉屏同席欣融雪,蜡炬炊厨熟结烹。夜饮不须愁冻脯,丹田暖气就中生。”

暖锅通常用紫铜或导热性最强的黄铜制成,上部形为锅状,中有圆筒,上穿全锅顶盖以外,下接底坨,开一大口,为进风口,圆筒中架有铁条或铜条呈网状,以承燃料。吃暖锅前,先把暖锅取出洗擦干净,锅内放入汤汁,若锅内分成几格的,可同时放入不同口味的汤料,合上锅盖后,将“生火”的纸片等易燃物,先从圆筒上口塞到筒内网状铁架上,点火使其燃烧,同时加入木炭。用扇子在暖锅底坨上的开口炉口煽风,风通过炉口将铁架上而纸片、木炭的火苗煽旺,这时和着纸灰的烟气与火苗一起由中洞口,呼呼直响。热量通过圆筒迅速向四周散发渗透,待烟气消失,只见炉内木炭已烧得通红,完全焚烧起来,此时可以把暖锅端上桌子了。不一会,锅内汤料就沸滚了,这时取下锅盖,把事先准备好的各种美味佳肴依各人喜好分别投入锅内,再合上锅盖,过一会锅内食物



○苏式暖锅



煮火锅（中国民间艺术）

便熟了。

若是家中有炉灶正烧着木柴，便可省去“生火”环节，直接从灶内钳出柴炭放入火锅的圆筒内，应注意的，先要令其烧旺，才没有那恼人的木柴烟气。如果是较大的暖锅，圆筒口径又很大的话，可以将一枚已烧着的炭掣代替木炭，这样能令全家舒舒服服地吃上一顿火锅，而不必像用一般木炭那样，吃到一半，炭已燃尽，又得搬下餐桌，再加木炭。过去也有用烧酒作燃料的，这样既干净又方便。曹庭栋《老老恒言》卷一记道：“冬用暖锅，杂置食物为最便，世俗相有之，但中间必分四五格，便诸物各得其味。或锡以碗，以铜架架起，下设小碟，盛烧酒燃火暖之。”

吃暖锅的形式一般分作三类，第一类，锅内放淡汤，以涮牛肉片为主，沾料另放碟内，最常见的是涮羊肉；第二类，是把已烧好的食物放入锅内，锅下炉火不必旺盛，只须维持一定温度，保温即可；第三类，锅内配好咸淡适中的汤料，汤沸

后放入各自想吃的食材,吃什么放什么,吃多少放多少,吃完再放。这种百味杂陈的“什锦火锅”比较受欢迎,更能体现火锅与众不同的优势来。

迄今为止,暖锅仍是冬日里最受欢迎的炊具,只是形制改进了,燃料也变化了。旧时“正宗”的铜制烧炭的暖锅,已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用电的,用煤气的,用酒精的,用可燃冰的,固然干净卫生了,但也失去了木炭燃烧过程中的烟火气,失去了炉中摇曳的红光,故也失去了寒冬里那春水般暖融融的气氛。

冬春米

关于翠桥，因为梁鸿与孟光夫妇曾隐居于此，为人舂米，故而自古有名。皮日休《翠桥》诗云：“翠桥依旧绿杨中，阒里犹生隐士风。惟我到来居土馆，不知何道胜梁鸿。”

梁鸿与孟光的故事，最早记载是《后汉书·梁鸿传》：梁鸿，扶风平陵人，字伯鸾，有高节，一直不娶，同县孟氏有女名孟光，生得肥且面黑，力举石臼，怪对不嫁，至年二十，父母问其缘故，孟光说：“欲得贤如梁伯鸾者。”梁鸿得知，遂娶其为妻。嫁入梁家后，孟光开始时身着盛装，梁鸿见了很不开心，后孟光恢复旧常，乃更为称许，着布衣，操作如前，梁鸿才转忧为喜，说这才是我梁鸿的妻子。梁鸿虽家贫但好学，可惜仕途不顺，便与孟光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后避祸来到吴国，寄居在阊门内翠桥旁的皋伯通居处坑下，以舂米为业。梁鸿舂米虽艰辛，但每日回家，孟光为他准备好饭菜，端上来时，不敢仰视，举案齐眉的情景，皋伯通见了，心中十分惊奇，说：“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于是就请夫妇俩住在家里。这就是“举案齐眉”成语的来历，比喻夫妻相敬如宾。千古佳话，流传至今。

关于冬舂米，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有一首《冬舂米》，小序云：“腊月舂米，为一岁计，多聚杵臼，尽腊中毕事，藏之上瓦仓中，今年不坏，谓之冬舂米。”诗云：“腊中储蓄百事利，第一先舂年计米。群呼步碓满门庭，运杵成风雷动地。筛匀箕健无栖糠，白粳只费二月忙。齐头罔洁箭子长，

六文钱



○清古叶子·举案齐眉（明·陈洪撰）

隔篱耀日雪生光 十仓瓦甍分盖藏，不蠹不腐常新香 去年薄收饭不足，今年顿顿炊白玉 春耕有种夏有粮，接到明年秋刈熟 邻叟来观还叹嗟，贫人 饱不可矜 官租私债纷如麻，有米冬春能几家。”

每年入腊，农田里的活基本结束，农人将一年收获的稻谷舂白储蓄，以备来年食用，叫做冬舂米 农人将砻过的谷由通过砻碾，筛播，箕扬，帚扫，斗斛升量等工序之后，洁白的大米就呈现在人们面前了 冬舂米时节，是最热闹，也是农人最开心的时候，严冬岁晚，人语聚廊庑，碓声振场圃，舂成白米粲粲 大寒冰冻的日子，有穷亲戚到门，泡一碗热气腾腾的炒米汤送到手中，佐以酱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物 霜晨雪早，做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蜷缩而啜之，周身俱暖，真有靠田园、长子孙的气象

逢到丰收之年，家家舂米的热闹景象，就如明人郎瑛



○舂米图（甘肃宋元画像砖）



○舂米图（甘肃宋元画像砖）



图 1-1-1 春米图（局部）

《题农务女红之图》之《春碾竹枝词》说的那样：“人熟之处处处同，田家米臼那停春。一行到前村并后巷，只闻蹄鼓闹从从。”冬春米时节，常常有负舂佃春者，登门拜问，以应需求。雇佃人家，通常是地多而劳力少的富有人家，普通农人都自家春米，家里的妇女承仆，平日都要学习舂、揅、揉、簸等事，春米时全家上阵。

那么为什么要在腊月里春米呢？原来腊月春米，米坚实不易碎，故消耗少，春天一到，稻米开始发身，这时春米，多为碎粒，这是农人在长期劳作中得出的宝贵经验。那么白米要如何放置才能经久不坏呢？宋元间，人们将舂好的米藏于土瓦瓮中，明时，若米多用蓆囤贮存，据说能使米经久不蛀坏；清时，土瓦瓮之制已废，贫家米少用蓆囤保存，富家米多则贮于仓廩或囤廩之中。冬春米分四糙与发极黄等名，舂得又多又好的米，称四糙白，舂得少而粗，入囤七日即发黄的，称为发极黄。

新鲜出炉的冬春米，煮出的米饭香得令人垂涎。袁学渊《冬春米行》诗云：“我有旨蓄可御冬，盖藏项及腊月中。地气严凝米上洁，满屋步碓声雷隆。臼杵合舂乱人语，十日牛计指仓囤。春揅精滑灿生光，簸簸糠秕筛飞雨。唱筹星概数

以斛，瓦甕竹廩收储足。永无朽蠹爆新香，终岁全家饱鼓腹。
老农事业在田谷，今年指望明年熟。年年有米足冬春，便是
人生无景福。“是啊，有米冬春，就是农人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木公鸡，咏白米，咏来咏去咏不起。”这首童谣说的就
是舂米时的米碓子，形象而生动。米碓子是 一种脚踏式舂米
工具，碓身长约两米，舂杵嵌在一块粗大的方形木头上，碓头
对准地上的石臼，碓的尾部有一凹坑，前面有扶手，两边有踏
板，踏板上有个吊环，可供手抓。舂米时，单脚站在碓尾上用
力下踩，碓头即高高翘起，松脚，碓头重重落下，舂杵就冲
进装着稻谷的石臼中，一下一下，直到稻壳与米粒分离。想
当年，爱鸡和孟光，是否一个踩踏，一个翻米，夫妻俩齐心协
力，碓子再重又何妨。

咚，咚，咚，这一声声沉闷有力而节奏均匀的舂米声，意
味着来年吃饭问题得到解决，这恐怕是所有田家辛苦劳作



年最好的回报。郭麐《冬春米乐府》云：“东家稻堆高并屋，西家砻场如切玉。长腰洁白荔枝红，明年之米今年春。前年仅足供官庾，夜夜空闻啮饥鼠。去年米贵官微钱，半粟新谷过残年。雄鸡胶胶雌粥粥，有米冬春一生足。”所以为了不挨饿，人们只有想尽办法来祈求粮食丰收。

太平战争之前，阊门内外商贾发达，市廛繁盛，依河而设的各式商行密密麻麻，其中有一家规模很大且非常有名的米行，就是包天笑父亲的外祖吴炳斋开办的，故而包天笑从小对米就颇有见识。他在《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中说，苏州人自出世以来脱离母乳后，即以稻米为主食，一日三餐，或粥或饭。米谷有不同的名称，有黄白之分，黄米是“与白米相对而言，呈淡黄色，与白米属于同种，不过加工分类不同而已。黄米具有柔和易消化的特点，“膳心”是黄米中的极品。民国时期，苏城中上等人家都吃黄米，而体力劳动者多吃白米，据说耐饥。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大家都统一吃白米了。

施粥厂

旧时，吴郡一邑都有施粥厂，通常设在六城门的诸寺院中。每年自十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止，每人清晨，施粥厂将煮好的粥分发给城中的贫民或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

施粥的对象，是有规定的。慈善机构派人先期挨户作调查，发给补助对象以票据，或以竹筹为凭据。施粥的，凭票至指定米铺领取；施粥的，凭筹至施粥厂领取。施粥厂所用米，皆来自官绅富户的捐赠，然后将捐米汇集厂所，由称为董事



◎ 贫民（西方人笔下的中国风情画）

的人负责所有事务,城内外各善堂也有施粥的善举。每当破晓霜浓,陌郭贫黎,踏冻而来。男妇老弱,错杂拥挤,蚁聚蜂屯,喧声如潮,以谋一饱。至日上一竿而散。清初朱彝尊曾题有一联于粥厂,云:“同是肚皮,饱者不知饥者苦;一般面目,得时休笑失时人。”可谓意味深长。

施粥!表面看来是做善事,是救人无疑,但细细分析,其中确实也暗藏着诸多害处。袁学澜《吴郡岁华纪略》卷十一引《翼鹏御编》就称:“龙钟衰老,就食拥挤,昏眩跌倒,致遭伤害,一害也;童女幼男,随父母舂姑而出,一到男女分厂,各不相顾,全遭掠卖,生伦卑污,死转沟壑,一害也;古声风餐,由雨泥泞,地遭道路,寸步难行,难得一餐,已同九死,一害也;男妇觅食,拥挤并度,偶因秋歉,煮酿来岁春荒,四害也;饥病之缠,跋涉艰苦,粥冷时迟,饥不能療,反速其死,五害也;孕妇将娩,因拥挤胎,饥伤血气,冒风致疾,汤水难怜,六害也;日候美餐,夜寝孤庙,风簪打盹,湿地权眠,秽气熏蒸,染成疾病,七害也;无识妇女,遭逢浪子,失节拐逃,迫寻难返,遗孩啼哭,母独人嫌,八害也;饥虱盈衣,垢腻满体,行者鼻掩,聚处秽薰,染成瘟疫,九害也。”

针对这九害,引文中还提出了整改建议,建议在城中每图设粥担,以图之大小,安排粥担之多寡。桶上设盖,每担只给饥口一人名,备大碗一十只,用过洗净。两担同行,此担未完,彼担已续。再配以腌菜一小桶。乡村也照此法,可济燃眉而缩后福。这样,规模缩小了,施粥点增加了,挤在一起打粥的人明显减少,确保有序施粥的同时,每个人都能吃上热腾腾的粥,干净又卫生。考虑周详,正应了那句俗话,好事做到底。

施粥的情形,虽然存在着危害,但那些体弱的老人及无助的儿童,始终吃不上一口粥的惨淡事实,令袁学澜动容,他在《施粥行》中描述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更令人深思。诗云:“朔风刻骨号穷簷,贫难举鬻突不黔。啼饥隐泣实堪悯,仁者施泽周阡陌。六门设厂煮餲粥,预籍口数粥筹答。同云霰空

下稠雪，穹形千白饥火炎。朝光惨淡霜气重，高城鱼鳞初起铃。争先求食致颠顿，践踏肢体忘危陷。就中老弱最苦惨，几死未得纤一沾。从林方炊腊八粥，香浮瓦甌美味兼。枣栗银杏莲实爨，七宝凑合如饴甜。饘馑未自供节物，调羹妙手存慈父。豪华贵客拥狐貉，肥肉大酒常食厌。随俗尝新亦聊尔，数匙已足不用添。珍厨馀馐饱臧获，手斟菜甲和椒盐。隔墙邻儿贪口腹，倾盂啼索语沾沾。一翁建谓儿勿无羞，须看粥。人众令。白饭及生粥拥挤，粒食未饱形淹淹。尔曹饭啄自安稳，习惯酣泰忘蹉跎。世间寒士更何限，偶卧与屋宇守廉。我闻此语意生侧，作诗冻笔冰棱铄。”

晚近时期，桃花坞又出现一处私人设立的施粥厂。

文庙寺与宝善局旧址之间，叫花巷里，清末民初时这里有一座蜗园的园墅。蜗园的第一任主人是吴光奇（名兆麟，字子璠，号梅隐），吴兆熊兄弟。蜗园名义上是兄弟俩合置，实际上主要山兄吴光奇经营，因为吴兆熊常年做官在外。吴光奇是苏州较有影响的一位诗人、画家，生性善良，蜗园又邻近文庙，与僧人往来十分密切，再加上其妻亡子死后，过度悲伤导致有意遁入空门，即在家为僧，自称“半僧”。他处处以古家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其善举具体表现在施舍上。

施舍分施米、施衣、施药、施粥等，吴家常备有“米票子”，就是与几家米铺约定，贫民在吴家领得米票子（上面写明米的容量，从一升到十斗不等），凭票到指定的米铺领米。吴家还备有冬人御寒衣服及夏人防暑的十滴水、以及防腹痛的知母、槟榔等，以应急需。遇有家人亡故，人力殓葬的，也会舍予棺木（当时棺木都停放在原五山园南的昌善局内）。寒冬腊月，贫民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此刻或许喝上一碗粥，就能挽回一条性命。所以施粥，是吴家每年隆冬必做的善事，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

施粥厂的地点在桃花坞廖家巷北端，今塘寅坟、双荷花池、林机新村一带。这甲原本多水域，后大多淤塞，清末沦为菜园和荒地。关于这块地的来历，颇费周折。光绪三十四年

(1908),沪宁铁路全线开通后,因苏州车站建在城北的外城河北岸,起初上下火车都要绕道阊门外大马路,这样一来,造成那一带的交通拥堵,为了解决这一情况,方便交通,当局便有计划开平门、筑桥北跨外城河及筑平门路。吴光奇从贝润生处听说此事后,便把北寺塔西面一大片荒地抢先买下,打算等政府计划实施后进行开发。可是平门路、平门桥等建设却因故后推,直到1928年才实施《苏州工部计划设想》,开辟平门,修筑了一条从平门至香花桥的新马路,名为平门路;同时又拓宽护龙街从香花桥至察院场一段。由于是有了路,车子经过颠簸甚至倾覆,不久又重修。

因为吴光奇买下的这块地一直闲置着,未曾开发,于是就成了吴家施粥的所在,每到寒冬腊月,吴家便在那里施粥。吴光奇长孙吴霖(字雨苍,字南窗)小时候曾随大叔叔参加施粥的全过程,他老来回忆说:“那人,人地残与未净,路上冰冻,人叔搀着我步履艰难的走过水上桥,到了桃花坞大街,折入廖家巷,路上还有晨星点点,路上没有人声,都紧闭着门,寒风凛冽,四野阴黑。到双荷花池附近,看见许多人围着灯火,看见我们去,都说:‘吴家来了!’不久,从田野小巷里陆续一个一个的人憧憧往来,都集中到这里。同时,两大木桶抬来了,热气腾腾的白粥,经人叔打开木桶的盖了,于是有人就开始喊‘盛粥’,许多人拥上去,手里拿着钵子,也有‘海碗、海碗的,打粥的人每人递上一根竹筹,打了一勺粥,缩着脖子,扛着双肩,弯着腰,低头的依次打粥,但并没有如母亲所说的排队,他们不像学校甲体操排队有秩序,且并不争先恐后,只要有竹筹,可以上去打一勺。我没有见有下粥的菜,但似乎每个人碗里粥面上有少许些萝卜、咸菜,不知哪里来的。也有女的拿回去,不在场内吃的。很少交头接耳,谈话说笑的,大都愁眉苦脸,面黄肌瘦,须发蓬乱,衣衫襁褓。据打粥的说,都是装腔作穷,一边吆喝,一边问他们昨天赌博的输赢,骂他们鸦片吃足了等等,难道这些人都是伪装作假么?都不是真的穷人么?他有钱吸鸦片、推牌九,却没有

‘粥粥吃’我不太相信。特别有少数妇女和老人，怪可怜相，都是提着小木桶打回家去吃的，这些是城市真正的贫民，也许还有隐贫的知识分子，这个古老封建的苏州城内，穷巷僻弯多少败家了，多少寒碜子。我不太相信吃施粥的都是烟鬼、赌棍、地痞、流氓。但我并没有看见小孩子，说明贫穷人家的孩子，同样受到父母的钟爱、呵护、保育，可怜天下父母心，不会让孩子起早摸黑，冒着风雪前来打施粥吃。”

在幼小善良的吴霖眼中，前人担心施粥过程中的九人害处，似乎并不那么明显。



年 景

在农耕时期,农家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农事为本,将无旱无涝、无虫无害、祈求五谷丰登、平安健康,作为新的一年最大的心愿,故吴俗于年底除了欢庆本年的丰硕成果外,还要为来年的丰收预先作些准备,具体表现在吴中年景中的烧火盆、照田蚕、打灰堆、卖痴呆等风俗活动。

烧火盆又叫烧糠盆,俗称相暖烘。危素《腊月村田乐府序》小序说:“爆竹之夕,人家各又以门首燃薪满盆,无贫富皆尔,谓之相暖烘。”《烧火盆行》云:“春前五日初吏后,排门燃火如晴昼。人家新丰胜豆粘,小家带叶烧生柴。青烟满城人半白,栖鸟惊啼飞格磔。儿孙围坐犬鸡忙,邻曲欢笑遥相望。黄宫气应才两月,岁阴犹骄风栗烈。将迎阳艳作好春,政要火盆生暖热。”腊月二十五日夜,烟腾间巷,烂如霞布,家家门前的盆盆火苗,在冬日的寒夜呈现出特别温暖的景象。邻里遥相欢笑,儿孙团团围坐,鸡犬脚边缠绕,惹得栖鸟惊飞,有“盆薪相伴待春回”,这样的冬人,人人心里都是暖暖的。

至明代,苏州烧火盆仍在二十五日夜进行,各家燃火炉于门外,焰高者喜;或于门首架松柴,成井字形齐屋高,举火焚之。别处多在除夕夜进行,家家于门口以五色钱纸、酒果,迎送六神;或燃以松柏桃杏诸柴,称之生盆。合家跨过火盆,据说能燎去一年灾晦之气,以迎新祥。清代时,苏州烧火盆也改在除夕夜进行。袁学澜《烧火盆行》诗云:“岁晚寒气

方铜架，棒盆催转阳和节。松柴架作井字形，骤觉暖热中门庭。烟腾同巷卜光焰，高者谓应喜事验。街衢烂若白昼明，晦灾燎去新祥迎。豪家盛设沉香火，煎竭脂膏夸富侈。谁知贫户断炊烟，落叶添薪困坎坷。只有儿童放学闲，欢然炙手围炉坐。”当然，有钱人家是有吃有喝，开心异常，甚至还在火盆中添加沉香，追求生活中的浪漫情趣。而对于穷得断了炊烟的贫户来说，只指望“落叶添薪困坎坷”，至少孩子们还可以“欢然炙手围炉坐”。

家家烧火盆之时，街巷里火光烛天，绚烂缤纷，站在高处望去，仿佛观看一场盛大的烟火表演，那盆接盆燃烧

壬午年
吳中書畫
畫於...



◎ 吴中书画(《吴中书画报》)



图 1-1-1 烧火盆

的火苗,形成了一条蜿蜒前进的火龙,与天空中的月亮星光以及湖港河汉里的点点渔火,交相辉映,真分不清人同天了。

与烧火盆同日,吴俗还有照田蚕。在宋代,照田蚕与烧火盆在同一天。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小序云:“与烧火盆同日,村落则以壳帚若麻秸竹枝茅燃火灶,缚长竿之杪以照田,烂然遍野,以祈丝谷。”照田蚕同《云》:“乡村腊月二十五,长竿燃炬照南亩。近似云开森列星,远如风起飘流萤。今春雨蚕茧丝少,秋田雨鸣稻堆小。侬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岁田蚕好。一夜朔风焰西复东,此与最当筭难同。不惟桑贱谷见凡,仍史华麻无节菜无虫。”诗中描写的是腊月十五日夜,乡村有田里插长竿,以壳帚、麻秸、竹条缚于竿首,燃为高炬。若夹以爆竹,则流星乱洒;再配以锣鼓,则响彻四野,以照烛田畴,烂然遍境。此举从初史开始,至深更举火把观火色赤或白,据说色白主水,色赤主旱,火之猛烈为年丰,寂然则岁歉。取北风为上,也有取东北风为吉的,此举称

照田蚕，又名烧田财，或烧田蚕，北方庄稼，又称照门庭。

元末明初，苏州照田蚕活动改为除夜，高启有《照田蚕词》：“东村西村作除夕，高如千竿照田亦。老人笑祝小儿歌，愿得宜蚕又宜麦。明星影乱千鸟惊，大光迸寒存已生。夜深燃罢归行屋，共说十年真可卜。”旧时苏州城内桃花坞等地均有农田，郊区农田更多，所以农人对于照田蚕从不怠慢，对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明中后期，照田蚕一度改在十四日夜，并被士人称之为野烧。他在《腊月十四夜观野烧》中云：“千家燃火照田蚕，家壁丹崖烛影含。旋喜春风催节序，不知身世老汀潭。”诗中反映了士大夫亲眼所见的照田蚕场面，反应出农人期盼作物丰收，追求富裕生活的美好心愿。

全清代，照田蚕改在除夜举行，光绪间《点石斋画报》有晚新闻《吴中年景》，记道：“客有自姑苏来者，为余谈除夕风景，知该处去年收获颇丰，民间幸岁有资，皆欣欣有喜色。城厢内外，各家门首皆置一火盆，其中满积兽炭，火焰熊熊，谓



图1-2-3 苏州除夕夜



◎村庆图(明·李士达)

之相暖热,盖犹有古昔遗风焉。某村落则于除夜高燃火炬,缚长竿之杪,遍照田土。一望杳然同,如万点明星掩映于鱼鳞陂陀间,各铺夥伴下乡索通者,当秉烛夜行时,忽遇此光明如昼,皆叹得未曾有。好事者前叩其故,据父老言,此本故事,相传能祈年谷丰稔。道光某年间,吾乡曾有是举,后果岁登大有,今犹有慕于斯风,亦聊尽田家之乐事而已。”

别的地方则有于元夜以灯照来祈祷丰年的习俗,如浙江湖州的“烧田蚕”;上海嘉定的“照田蚕”;江苏武进的“照田财”等。尤其是胜浦农村的照田财最有特色。正月十五日夜,农人在田间点燃田灯,小孩则抱着稻草(一把一把扎好)跟在人人身后,当灯很快燃尽时,就用稻草把接上火继续烧,并举着火把在田间边走边照,一个草把烧完再接一个,始终不让火把熄灭。最后举着燃烧的草把沿着屋子转一圈,连同自家的河滩、家禽的窝棚等处都照一遍,然后投进灶膛。据说此举能去除人们普遍认为的晦气。苏州周边地区同样有照田蚕的习俗,以黎里、屯村为最盛。各村照田蚕的形式基本相似,只是时间略有不同。

苏州地区因气候潮湿,夏天气温往往又很高,所以水稻病虫害也较多。每年冬季,田间到处是枯萎的稻根与野草,若此时放一把火将其燃为灰烬,那么草灰不仅能化为肥料,而且寄生其中的虫卵、虫蛹都会被烧死,这种耕种形式,被称为烧畚田。这是旧时农人可以想到和做到的施肥灭虫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袁学澜《烧畚》诗云:“严霜杀枯荻,新畚稻乍收。郊原野火生,烧空亦飞焰。寒烟满谷迷,夕照前村掩。昏林栖鸟惊,馀势随风飏。小儿见喧呼,归卧梦成魇。夜静黑云深,神灯明一点。”然而此举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所以后来被科学种田法取代。

除烧火盆、照田蚕外,还有卖痴呆、打灰堆。宋代时,卖痴呆、打灰堆也在除夜进行。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小注云:“分岁罢,小儿烧街呼云:‘卖汝痴!卖汝痴!’世传吴人多呆,故儿辈诮之,欲灭其踪,益可笑。”《卖痴呆词》

云“除夕更闌人不睡，仄糲純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痴呆百人買。物丁人誰獨无，就中吳依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殍竊塊坐垂帘下，独要买添令回价。儿云将买不须钱，本畧痴呆千百年。”相传吴人痴呆，除夕夜就是将痴呆卖掉的时候，由孩儿们唱几歌叫卖，充满了生活的趣味。有一个故事，说范成大初入仕途时，同僚听说他是苏州人，即称其呆子，后来同事聚会，索性直呼：“清呆子！”范成大并不生气，口占一首云：“我是苏州监本呆，与爷上寿献棺材。宗室儿来是皇族，雨下水从屋上来。”如此一笑了之，也可看出吴人自己对痴呆的态度。

除夜又有打灰堆，范成大《打灰堆词》云：“除夜将晓星烂，粪扫堆头打如意。杖敲灰起飞扑簌，不嫌灰洒新节衣。老嫗当前内一祝，只要我家长富足。轻舟竹窗重船归，人好引牧鸡哺儿。野蚕可缫麦两岐，短衲换著长衫衣。当年婢子挽不仕，有耳犹能闻我语。但如我愚不汝呼，任汝归彭蠡湖。”除夜将晓，鸡打鸣时，家中妇女持杖击粪壤，并且说祝词，以祈利市，求如意，称打灰堆。袁学澜也有一首《打灰堆》，则意味深长，诗云：“富贵人人要如意，如意不来常守困。求利翻从粪扫堆，此说无稽何足论。却笑吴依信属痴，扑灰偏及岁阑时。新衣溅洒莫知惜，默向清洪致祝词。持杖篱边再一祝，婢子肯来吾德足。有帛盈箱任汝衣，有粟满仓凭我蓄。吁嗟此愿实难偿，茅屋棉裘境最长。扬州那有腰缠鹤，金谷浑同梦枕梁。如意闻言笑点首，不贪为宝堪传后。放婢去归彭蠡湖，词聊聊佐新年酒。”

像卖痴呆、打灰堆这样的风俗活动，早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了。

祭 灶

灶神，又称灶君、灶王、灶公、灶王爷、老灶爷、东厨司命等，苏州人俗称灶界老爷，为各家供奉的家神。包人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说：“送灶这一天，苏州人家有一种特别的食物，以饴糖制成元王形，名之曰‘糖元王’，以之祀灶神，并涂其口，使之上天汇报在玉皇大帝面前，说些好话呢。”

那么我们祖先为什么要祭祀灶神呢？其实在汉代以前，灶神之祀有两种说法。一是祀火神，乃灶的自然属性，即以火烧食物熟；二是报先饮之德，为老妇人之祭。汉代以后，灶神的职责起了变化，主要不是执掌饮食，而是执掌人的寿夭祸福。郑玄注《礼记》称灶为小神，“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演变到最后，灶神是上帝派驻下方的个别监察官，成为各家各户的主要家神，从而理所当然的成为“一家之主”。灶神的主要任务是了解这家人的善恶情况，每年上天汇报一次，上帝以此作为赏善罚恶的依据，根据罪的大小，增减被罚人的寿命，罪人的以“纪”（百日）为单位减寿，罪小的以“算”（一算二天）为单位减寿。

灶神起源很早，它和土地、井、门户、道路等一样，成为自然崇拜的内容之一，并进入国家祀典。历史上关于灶神是谁，众说纷纭，最初的灶神都由火神演变而来，如汉刘安《淮南子·论衡》中说的炎帝、高诱注《吕氏春秋》中说的天官；应劭《风俗通·祀典·灶神》中引《周礼》说的酆瑕氏的儿子黎，即祝融。之后还不断出现多位灶神。到后来灶神才



◎观音灶君（河南开封年画）

与火神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个体。通过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地人们赋予了他丰富的想象,终于使灶神成为了鲜活的社會角色,甚至与发财致富联系在一起。

据说汉宣帝神爵年间,有个叫阴子方的人,腊月初八日晨起做饭,见灶神忽然现身,连忙用家里的一只黄羊(说黄狗)来祭祀灶神。不想,一夜暴富,从此交了好运。于是,大兴土木,建房造屋,占地七百多顷的楼堂瓦舍雪亮一片。一家人穿的是綾罗绸緞,吃的是山珍海味,出门有车马侍候,在家有奴婢使唤,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并且他的孙子阴识、阴兴都做了大官,令人羡慕不已。于是,不明真相的人都纷纷仿效,掀起了以黄羊祭灶神的热潮。

随着这种民间信仰日益普遍而深入,唐宋以来,更出现有趣的变化,因为灶神最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能洞察男女老幼的一举一动,人性善恶,由于怕灶神上天打小报告,同时也为使灶神多为自家谋福利,不少百姓终生小心翼翼,安分守己。时间久了,人们发现,真诚敬重灶神的穷人,贫困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而祭品较多的富人,却越过越富裕。于是,根据所谓的现实生活经验,人们相信灶神也可以行贿买通的。所以,祭灶的祭品种类越来越多。有趣的是,上海人祭灶时必须用炭姑,因为上海方言“炭姑”音谐“是个”,祭灶用炭姑,取义灶神上天汇报工作时只讲“是个”两字就可以了。

吴地清代之前,祭灶的祭品通常以素食为主,范成大的《祭灶词》,就很能说明问题。云:“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粉粉团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酌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入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这首诗说的是人们以猪头鱼和豆馅粉团等物祭灶神,家里市男人出面,酌酒烧钱令灶神欢喜。女性不得参与其间,这样平日里婢子和孩子犯下的小过小错,小狗小猫的破坏,灶神都不好意思计较。待灶神酒醉饭饱登入门,杓长杓短世都忘记汇报,除此还提个小

小请求：请灶神顺便带点福利回来，大家一起分享。

清代之后，大多则流行素食祭灶，说是以佛教、道教礼仪来对待灶神。周宗泰《送灶》就说：“团子年糕汤水圆，饧糖元宝供神前。送君一盏油灯卦，扫却尘灰上碧人。”袁学渊《姑苏竹枝词》也称：“粥灶黄羊漫乞灵，花饧粉饵祭传经。杯盘迎送年头尾，独有厨神醉不醒。”有些地区祭灶分两人进行，十一日夜为祭素灶，十四夜祭素灶。看来人们行贿也讲究技巧，头一人“荤祭”，明摆着是贿赂，让灶神醉生梦死，心生欢喜；第二人“素祭”，令灶神保持清醒，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贿赂情状也不会被上帝察见。各地祭品虽不尽相同，但胶牙饧是少不了的，人们试图以胶牙饧来黏住灶神的嘴，使其口人汇报工作时无意说出“家人小之过错”，即使有话也希望是甜言蜜语。

那么为什么送灶有二十三日夜也有二十四日夜呢？有人说即所谓的“官一民四”，也有人说灶神来回共须七日，并以月大为二十四日送灶，月小为二十三日。还有人认为，娼妓之家送灶为十五日，有谚云：“七颠八倒，廿五送灶。”对此，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她们的职业见不得人，祭灶也显得偷偷摸摸，与众不同，为隐瞒上帝大帝，所以过了十四日这个“口人汇报日”再祭灶，省得难为灶神；有的说十一

十四日她们要接客，无暇送灶，到十五日没客接了，才会祭灶。看来，前者之说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旧时，苏州人家灶头上的灶墙高处，烟囪前面，一般都有一个半亭状的神龛，平日供着纸马“灶界老爷”（纸马为桃花坞刊印的木版年画，也称灶马）。考究一点的是木制的灶君神位，与祠堂里的祖先牌位相似，红框绿底，飞金楷书“东厨司命灶君神位”八字。神龛前檐垂着竹帘，檐角挂着纸铤，神龛前供有香炉蜡灯。祭灶那天，除供奉酒陈果蔬，还必定以胶牙饧祭祀，胶牙饧通常做成元宝形状，俗称糖元宝。还要搓粉作团裹豆沙为馅，叫谢灶团。送灶活动，普通人家在灶间进行，而大户人家则在大厅里举办。

年灶君之神位

大清

[illegible]

位 地 景 壯



苏人准备香烛素斋,前往桃花坞的福济观灶君殿祭祀。有嗜斋为会者,称为灶君素,吃灶君素多为妇女;八月二十四日再祭灶神,家家煮斋团(以糯米和赤豆作团),名叫慈团灶,遇有生产,也必谢灶。大多数人家都选这天为小儿女裹足,据说这人吃了斋团能令胫软,这样能裹得顺利些,小儿女们痛苦也少些。

灶神一年到头为一家司灶管火,既辛苦,又醒醒,每年热热闹闹的祭灶活动,无非想犒劳一下灶神,让他能“上天言善事,下地降吉祥”,保佑人们有个富足安康的来年。半个世纪以来,那种带有神龛,烧柴禾的老灶头逐渐被煤球炉、瓶装液化气、管道煤气、电磁炉等替代,人们步入了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灶神再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九天东厨司命神位,《中华吉祥神祇图》

年夜饭

冬至一过,很快就到了年夜,这是一年即将结束,新的一年就要开始的重要时刻。家之中,男女老少,终岁勤劳,到了年尽岁闌,也该享用一番了。于是购办鱼肉鸡鸭,或烹或炒,或煎或熬。家人欢欢喜喜地相聚在一起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从唐寅的《除夕》诗中,却看不到合家欢聚的幸福场景,只见他独日以酒浇肠,诗云:“柴烟寒屋罐鸡汤,两岁平分此夜长。髣髴影随灯在壁,狂图半落酒浇肠。命临磨蝎穷难送,卧有溪鱼老不妨。扫地明朝拜新岁,吴趋且逐绮罗行。”



年夜饭（中国书画）

吃年夜饭之前，先要祭祖先，祭百神。苏州人家，对于家祭极其隆重，甚至有“逢节必过节”的说法，通常一年有六次，即清明、端午、中元、下元、冬至、除夕，而除夕祭祀最隆重。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小序云：“除夜祭其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谓之分岁。”《分岁词》云：“质明率祠今古同，吴侬用昏盖土风。礼成竣彻夜未艾，饮福之馀即分岁。地炉火软苍朮香，钗盘果饌如蜂房。就中脆饧专节物，四座齿颊锵冰霜。小儿但喜新年至，头角长成添意气。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翻足减吾年。聊叙劝酒仍祝愿，但愿尊前且强健。君看今岁旧交亲，人有人无此杯分。老翁饮罢笑捻须，明朝重来醉屠苏。”

除夕是合家团圆之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共享天伦之乐，谓之合家欢，也称分岁筵。周宗泰《除夕》咏道：“妻孥一室话团圆，鱼肉瓜茄杂果盘。卜箸稽教听漏语，家家家里合家欢。”年夜饭开席，吃的第一道菜叫安乐菜，当时安乐菜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以凤卜茄蒂杂果蔬，另一种以凤卜茄蒂，缕切红萝卜丝，杂果蔬为羹。茄蒂，名落苏，吴语“落”，“乐”同音，故以此作为安乐菜，寓意吉祥。

袁学澜的《分岁词》，道出了一家吃团圆饭时的快乐心情，同时也有感于时光催人老去的无奈，以及看到膝前儿孙的满足，诗云：“一年辛苦终宵乐，守岁筵陈劝杯酌。妻孥团坐叙天伦，旧例乡风不容略。闲庭爆竹积寒灰，几席唐花红艳开。腊雪照窗侵烛影，地炉火暖识春回。后饮屠苏年渐老，转觉光阴度草草。膝前已见满儿孙，童时犹记争梨枣。共话家常酒屡斟，醉眼朦胧入夜深。数声鸡唱林光晓，便有门前贺岁人。”

到了晚近，吃年夜饭则另有讲究。普通人家的年夜饭，用八盆一暖锅，两耳朵。两耳朵是什么？即大菜两碗。八盆之中，须用青菜、黄豆芽各一盆，称青菜为安乐菜，称黄豆芽为如意菜，取其形色，寓意一年安乐、百事如意的意思。饭桌上要多放匕匙，有预祝来年家中添丁之说。还要烧蛰蛸、蚶

子等形状酷似元宝的菜。又要做肉圆、虾圆、鱼圆,取其大小团圆之意。饭中一定要和以大豆,因人豆像金豆,又于饭下碗底埋荸荠两只,类似金银宝藏藏而不露的意思。进餐时,每人点安息香两支,取其终岁劳动,藉此可以安然休息之义。吃时必须余饭粒,意味着人人有余粮。更取残肴粒置于床下,以喂鼠。即使是贫困之家,也要略备菜肴数色,以备应时之需。随着岁月的流逝,尽管餐桌上的菜肴有所变化,但那份浓浓的亲情却一点都没有改变。一家大小在吉祥话中吃着丰盛的年夜饭,在欢乐而又喜庆的氛围里走进新的一年。

吃完年夜饭,家家淘白米盛竹箩中,置红橘、乌菱、荸荠诸果及元宝糕,并插松柏枝。——松柏枝上挂铜钱、果子、历本等物,陈列内室,至新年时熟而食之,取有余粮之意,称为万年粮。又将除夕的剩饭盛起后,置果品于其上,作为新年伊始的吃食,也取年年有余之意,苏人称为年夜饭或隔年饭。吴越云:《故乡节物词》云:“红粮粉饱厨”都簪。洗空厨饯茶。饭粒好将如愿祝,明年耕食要余。”若将隔年饭施予街衢乞丐,有去故取新之意。凡此种种,无不寄托人们对来年的美好祝愿。

一顿年夜饭看似简单,其实人人早早地就做起了准备。包天笑《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中就说,从十一月初八日吃了“腊八粥”以后,各个家庭就忙起来了。就年糕而言,有些大户人家,请了糕饼师傅到家里来做,要做出许多元宝型的,有大元宝,小元宝,有黄糖制成的金元宝,有白粉制成的银元宝。至于糕团店置办好的年糕,则饰以彩色金花,以吸引顾客。年糕是家家必备的年货,除元宝糕外,大抵尺而形方,俗称方头糕,以备年夜祀神、岁朝供先及馈赠亲友之需。凡赏赉仆婢者,则形狭而长,俗称条头糕,稍阔者称为条半糕。这种黄白糕,在不同的节令能吃出不同的寓意来。二月初三日为称腰糕,月初三日为眼亮糕,四月十四日为神仙糕,七月十五日为宜口糕,九月初九日为重阳糕,年尾岁头敬神有顺风糕……苏州人的生活就是这么充满情趣,小小的

營業寫真

一九三五年六月

蒸糕



○蒸糕(《營業寫真》)



元宵佳节，大富人家门前挂灯。

一块糕，就能吃出这么多花样来。

年节前的脉蹴、占色、果品等互相馈赠，是里巷门墙之间的礼尚往来，不失为增进彼此感情的好方法，称为馈岁盘，俗呼送年盘。那几日，仆姬成群，络绎道途，受盘之家，赏赀也稍稍丰盈。富人家兴高采烈，可愁煞了穷人，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什么年盘可送。

守岁

年夜饭后通宵不睡，称之为守岁。就在举国上下家家团聚之时，独坐斋中的唐寅，无限感慨，写下《除夜半蟾蜍斋中》，云：“灯火萧萧岁又除，盘餐草草食无鱼。衰迟日月辞残历，憔悴头颅咏后车。一卷文章半覆瓿，两都踪迹马随驴。明朝转眼更时事，细雨荒鸡漫倚庐。”此情此景，怎不令人心酸。

除夕守岁，全国皆然。守岁，蕴含守着岁星、祈愿岁岁平安的意思。守岁的风俗大概来自先秦的除夜击鼓迎神活动，即传说中驱逐疫鬼的仪式，也就是后来流行的驱傩。守岁对苏州风俗有守岁盘，吃完年夜饭，家人依旧团聚一起围炉而坐，辛苦一年的人们继续以酒食酬劳自己，酌酒唱歌，共叙人伦之乐事，温馨而又满足，正如宋袁文《瓮牖闲评》中所说，“守岁之事，虽近儿戏，然父子团圆，把酒笑歌，相与竟夕不眠，正人家所乐为也”。

年又将过去，计年老多病的范成大心生感伤，思绪万千，《除夜感怀》云：“松楸百年哀，霜露终夕悲。大地已汝偏，鬼神谅无私。孤分罪当尔，我今怨谁谁。暗绝梦自语，伶俜影相随。岂无一经传，政坐五鬼嗤。蒿纳共酣语，榛荆费耘耔。付罪踰丘山，奉承劣毫厘。生男九族欢，所愿作门楣。时命有大漂，生男竟何裨。抱瓜漫枵腹，蒲柳无真姿。蜚蜚高髯髯，萧骚短髭髭。贫病老岁月，斗杓半成移。晓风凌以寒，帘幕相纷披。月星炯我冠，雾雨泣我衣。焚香奉祠事，苦泪落酒卮。逝者日已远，生者日以衰。羸骖驾九折，日暮抱长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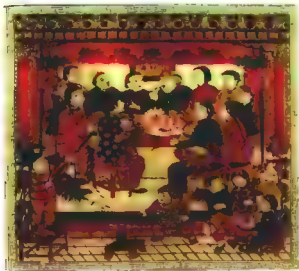


○围炉守岁图，明·盛懋绘

岐路正嵯峨，耿耿谁当知？”

若是老来独白于异地守岁，那又将是怎样的一种情怀？方岳《深雪偶谈》记薛沂久客江湖，濒老怀归，客中作《守岁词》云：“一盃消夜江南东，吃栗看书只清坐。开到梅花料理我，一年心事，半生劳苦，尽向今宵过。此身本是山中住，才出山时原已错。手种青松应也大，缚茅深处，抱琴归去，又是明年话。”如若除夜独自沦落在旅店守岁，那又将会是怎样的百无聊赖，难怪唐寅会做出恶作剧的事来。《唐伯虎全集》附录《軼事》就记道：“梁溪旧俗，元日无春帖，第以双红笔著两门楣而已。唐先生尝薄游，岁暮驰归，抵梁溪，已除夕矣，遂不能复前。旅夜无聊，呼奚奴研糜磨斗许，为各题一句云：‘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下来。’一城儿遍，诘朝门启，相与为神怪也。”

守岁之时，无忧无虑的就是孩子，青灯下，兴高采烈地玩着状元筹、升官图等游戏，就如蔡云《吴歙白绝》说的那样，“宴煞儿童十数人，夺魁入阁快争先。铮铮排户投琼响，关掷



守岁图（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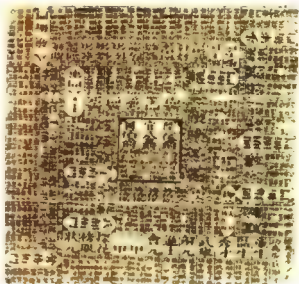


图 1-1-1 桐庐县志

床头压岁钱” 大人将压岁钱和饧、荔等压岁果置于枕畔,小儿临睡时食之,取其吉利,为新年休徵,如袁学渊《姑苏竹枝词》云:“儿童敲鼓动春声,压岁分钱乐意生。隔幔红灯喧笑语,几家楼阁夜投琼。”包大笑小时候守岁时玩的赌具。为状元筹,为升官图,别的都不许赌。他家里有一副象牙的状元筹,刻得很精细,但一过新年,将近开学,祖母便命令收起来。

据说,小儿女守岁时,终夜不寝能延年,所以大人们想尽办法不让他们睡觉,除了给他们玩各种玩具外,还以老鼠即将做亲来哄他们,小孩好奇心重,打起精神来睁大眼睛等着,可久久不见老鼠出现。待到昏昏欲睡之时,东方发白,黎明已至,阵阵春雷般的爆竹声,响彻天空。这样的守岁之夜,对于小儿女们来说,吃得开心,玩得过瘾,还有压岁钱可以拿,每次过年都是他们童年生活最美好的记忆。

守岁时,孩子们可以尽情享受博戏的乐趣,大人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种火、汲水、封井、接灶、挂喜神、画米囤、听响卜、祭床、燃守岁烛、备鼠饭等,放了闭门爆竹才能睡一会,有的甚至通宵不眠。包大笑在《御影楼回忆录》中说,他的母亲在大除夕的夜里通常是不睡的,到深夜以后,还要做封井(苏州人家每个宅子里都有井,除夕要封井,至初五方开),接灶(送了灶君上天后,要于除夕夜里接他回来),挂喜神(祖先的遗容,新年里要悬挂起来,有人来拜年,还要拜喜容),装果盘(自己房里点守岁烛,供果盘,用以待客)等事。除此以外,还要准备小孩子们明天穿的新衣服。

旧时,煤炭店每到年底都要送欢喜团、撑门炭。吴俗于除夕夜将欢喜团埋于炉中,置寝室,焰火腾腾向上,讲究些的人家,将香料埋于炉中,令满屋生香,煦然有兴旺相暖烘之意,称之欢喜过年。沈明德《蝶恋花》词咏道:“锣鼓儿童声聒耳,傍早关门,挂起新帘子。爆竹满街惊耗鬼,松柴烧在糖盆里。”写就神茶并郁垒,奏乐迎神,奠酒焚香椿。分岁筵间扶醉起,团圞骨肉同欢喜。”所谓欢喜团,就是F炭掣,将炭



《老婦觀女》 1955年作



◎ 嬉戏图册·放爆竹（清·无款）

屑用铁锤做成较大的块状物，上下合成，圆中带扁，晒干后俗称为欢喜团。吴穀人《新年杂咏》诗云：“开炉重得彩，惊喜复惊喜。火色明通夕，春光聚一围。几人先附热，举室不知寒。笑指青红意，还将儿女看。”

室内的炉中有欢喜团，门前则倚长炭，也叫撑门炭、封门炭。袁学澜《咏撑门炭》就说：“风雪难逢送炭人，撑门聊博暖生春。思量牖户绸缪计，先办晨炊自积薪。”杭俗则在除夕封门时，束甘蔗几根竖于门侧，取渐入佳境之意。各地做法不同，叫法各异，而兴旺发达的吉祥寓意，却是相同的。

后 记

苏州是座历史名城,文化沉积异常丰厚,经济发展尤为繁荣,因此风俗活动颇为盛观。历代载录风俗的专著也多,如黄省曾的《吴风录》,张大纯的《采风类记》,顾禄的《清嘉录》,袁学澜的《吴郡岁华纪丽》,周振鹤的《苏州风俗》,顾玉振的《苏州风俗谈》等。

我年前写过一本类似题材的小书《古新郭风俗》,自知之明,其价值浅浅,只是一般的描述,无论如何无法与前人的著述作比较的,但我想,各自写作的出发点和存在的意义应该是相同的。这次再接着写《桃花坞岁时风情》,最初的思绪是纷乱的,心情一度处于矛盾和不安之中。尽管有人说,每一次写作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也是身有体会,顾忌的是,桃花坞虽然依托独特的文化背景,优越的地理位置,在诸多方面引领苏州丰富多彩的岁时风俗,如灯市、桃花、看菜花、钱春、轧神仙、旗幟信爆等等,但要将一个城市里的风俗分出此一隅彼一隅,那是不可能的,何况资料少,即使去写,也并不讨巧,至多也就是“又多一本翻版《清嘉录》”。最终让我静下心来,完成这个自认为艰巨的写作任务,主要动力来自两位与我有缘的桃花坞人,一位是我崇拜的明人唐寅,另一位是我尊敬的近人吴霖。

与唐寅这段跨越时空的缘分,始于十几年前,由于对“吴门四家”书画诗文情有独钟,对他们的艺术作品多有关注,并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尤其是唐寅,他在作品中表现出的

才情让我着迷,而他晚年贫病交加的生活窘境更令我心酸,一直难以释怀。这次因为《桃花坞岁时风情》有幸与他在桃花坞重逢,再读唐寅文集,依旧为他的一生遭遇叹息,一身傲骨骄傲,更为他的怀才不遇怜惜;依然被他的一片痴情打动,一腔柔肠唏嘘,更被他的精湛画艺折服。由此及彼,我又一次随他走进了想象中的桃花庵,沉浸于充满岁时风情的明代桃花坞。

与吴霖先生的结缘,是在本世纪初的一次书画活动上。因为当时正在编一份书画报,凡有书画活动,我都习惯地用相机捕捉精彩画面。那天,镜头中出现一位陌生的身影,戴着圆圆的眼镜,留着长长白须的老先生,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认真地听着别人的发言,浑身上下散发着文人特有的儒雅气质,在人群中显得那么不同,我情不自禁地连连按下快门,老先生似乎也感觉到了,笑咪咪地相当配合。经人介绍,得知老先生也姓吴,本家的亲切感油然而生,便有了后来蜗园中的数次约会。

至今仍清楚的记得,那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午后初次走进蜗园一隅的情景:推开两扇陈旧的木门,穿过走道,是一个院子,地上散落着的破缸碎瓦使西墙角悄然绽放的一丛鲜花格外美艳动人,老先生手捧泛黄的书本坐在矮木椅上,一双始终笑咪咪的眼睛透过厚厚的镜片正望向我,背景是饱经风霜、斑斑驳驳的老宅墙体,在淡橘色的阳光笼罩下,像极了一幅静谧、祥和的老照片,刹那间,这幅画面深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当时已近九十岁高龄的老先生,坚持每天早上从他的儿子家中步行数里来到收藏着他太多故事的蜗园,在东厢房看书、画画、写文章,哪怕后来没有了力气就静静地坐着,闭上眼睛,回忆过往,温馨而又满足。那时蜗园的房屋已经破败不堪,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任凭小辈、老友如何劝说,这位蜗园曾经的小主人依旧执著地坚守着祖辈留下的那份家业,同时固守着他的精神家园和心中那份坚定的信念,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与吴老先生的这段忘年交,让我有机会从

蜗园最后一位主人身上领略到桃花坞新老交替时的状态。

唐寅和吴霖虽然生活在不同年代,身上却拥有许多文人共同的特质:人生都遭遇过这样那样的陷害或挫折,但仍然执著坚定地追求心中的梦想,仍然醉心于自己热爱的艺术事业中,在各自的年代都称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并且都为桃花坞的岁时风情增添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有机会再续与两位桃花坞人的缘分,自然不敢错过。于是在他们的文集里展开了一次次交流,一段段对话,还有了与同样是桃花坞人的范成大、包天笑等人的朝夕相处。我努力地将他们字里行间相关的点滴描述拼凑起来,试图再现桃花坞岁时风俗中不同年代的瞬间场景、短暂片段,哪怕最终呈现出的只有桃花水巷里那一抹惊鸿,毕竟也能抛砖引玉。相信桃花坞中的有缘人,对此一定颇感欣慰。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来新夏先生数年来的谆谆教诲,他对我写这本书十分关心,屡屡赐教,哪能不感恩于心。

2010年2月28日于光福紫雨楼